



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

宣化老和尚講述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卷二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講述於

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身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卻本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今日開悟。如失乳兒。忽遇慈母。合掌禮佛。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當爾之時，阿難和這大菩薩、大阿羅漢、大比丘等眾，「聞佛示誨」：聽見佛這種的教化，這種的訓誨。「身心泰然」：身心覺得都舒服。泰然就是非常地舒服，覺得非常輕泰，覺得特別地好，就很自在的，就是一點痛苦也沒有了，覺得不知怎麼好了，再沒有那麼好法了。可是又回想「念無始來」：想起來在以前無始劫以來，「失卻本心」：把自己的本心失去了，盡用妄想心，這個識心、分別心去用事。「妄認緣塵」：妄就是錯誤。誤認這種外邊的境界——這緣和塵，妄認這個妄想心是真實的。「分別影事」：盡在這個影，在六根門頭做一些個虛妄的事情，真正自性的功夫一點也沒有，盡在外邊這妄想心、執著心、驕傲心，這種種的攀緣心來用事了。

「今日開悟」：現在大家都一起開悟了。「如失乳兒」：就好像什麼呢？就好像小孩子沒有奶吃。本來小孩子是吃奶的，但是沒有奶吃了，失乳兒；沒有奶吃，這是

很辛苦囉！很餓了。「忽遇慈母」：忽然他這個慈母回來了，回來了好幹什麼呢？好有奶吃。這比方以前沒有開悟的時候，就好像小孩子沒有奶吃一樣；現在開悟了，就好像媽媽回來了。母親回來了，當然就有奶吃了。「合掌禮佛」：於是乎大家就合起掌來向佛禮拜，來謝佛這個法恩，法的這種恩惠。

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

阿難和一切的大眾，都好像失去乳的小孩子，忽然間又遇到慈母了，所以大眾就都合掌來禮佛。禮佛為什麼呢？「願聞如來，顯出身心」：就為著願意聞到如來顯出身心——顯，就是顯露出來，把它表明出來——表明出來這個身和心。身心什麼呢？

「真妄虛實」：有真的、有妄的，有虛的、有實的。什麼是真？什麼假的？求佛來指示。「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我們每一個人現前這種生滅心與不生滅的心，這兩種的性要顯示出來。

什麼叫生滅的心？什麼叫不生滅的心？生滅的心就是我們這個識心，識心就屬於生滅，也就是我們這個攀緣心。這個攀緣心以前是講過了，什麼叫攀緣心？就是向外馳求，到外邊去找去，不在自性上用功夫。什麼叫不生滅心？就是在自性上來用功夫。在自性上用什麼功夫呢？你能體驗到這個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一切一切無非是諸佛的法身。諸佛的法身沒有生滅的，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心——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也沒有生滅的。為什麼我們有生滅，有生死？就因為不認識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也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狂心沒有息，所謂「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狂心若休息了，停止了，這就是你的菩提心現前。所以我們菩提沒有顯現，就因為那狂心不息；因為有這個狂心，那個菩提心就露不出來，被這狂心給遮蓋住了。現在所講的每一段經文，都是要顯露出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心。

時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敕。見迦旃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為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今此大眾。諸有漏者。咸皆願聞。

「時」：在佛還沒有講話的時候，大眾裏邊就有一個「波斯匿王」：這個波斯匿是梵語，以前講過，叫「戰勝」，又叫「勝軍」，又叫「月光」。他叫月光，因為他生的時候，佛出世放光，他的父親以為就是他出世放光，所以叫月光。這一般大眾想請佛給發揮二發明性——生滅與不生滅這兩種的性。佛還沒有開口呢！這個波斯匿王就「起立」：站起來了。站起來「白佛」：對佛就說了。

「我昔未承，諸佛誨敕」：我在以前沒有受過佛教化的時候，「見迦旃延」：我是

一個信外道的人，信什麼外道呢？信那種斷見的外道。這個外道的名字叫什麼呢？就叫迦旃延。迦旃延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剪髮」，就是用剪子剪髮，就翻譯這麼兩個字。因為這個外道他以前不剪髮，也不剪指甲，就叫長爪外道。那麼又有一個「毘羅胝子」：毘羅胝的兒子。毘羅胝是他母親的名字，翻譯到中文就叫「不作」。不做什麼呢？就不做好事。壞事他可隨便做，不做好事，專門做壞事。

這兩個人說什麼呢？「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為涅槃」：他說這個身死後就沒有了，也沒有因，也沒有果，也沒有來生，也沒有前生，根本人死如燈滅，就什麼都沒有了，斷滅了。斷滅就是也沒有靈魂，也沒知覺，什麼都沒有的，也沒有性，他說這個就叫做涅槃，這就叫一個不生不滅了。斷滅了，就是沒有了嘛！所以他也就沒有生滅了嘛！這是外道這麼樣講。可是我告訴你們每一個人，這個樣子就大錯了，大錯而特錯。人死不是斷滅的，所以佛教和外道有分別就是在這一點。外道他有的就說是斷，有的外道就講說常，一個主斷，一個主常，這種都是外道；這種外道是誤人最厲害的，最誤人的。

「我雖值佛」：現在雖然我值遇到佛出世了，佛現在來教化我。「今猶狐疑」：我現在還是狐疑不信。不信什麼呢？不信佛所說的道理，我還是覺得人死了是斷滅的，是沒有了，歸於斷滅，人死如燈滅，就沒有了，這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不生滅，不生滅就是死了什麼都沒有了。

狐疑，怎麼叫狐疑呢？那狐狸是狐狸精，狐狸的性情多疑不信，你講什麼，牠也不相信。那麼狐狸怎麼樣多疑呢？有一個時候這個水凍冰了，這狐狸在冰上走，牠走一步用耳朵聽一聽，走一步用耳朵聽一聽，牠為什麼這樣子呢？牠就因為聽聽這個冰是不是有響動啊？如果有響動，牠趕快退回去。因為這冰若一響，牠知道這個冰凍得不厚，就會把牠掉到河裏去。牠非常聰明，所以說你那個人聰明，就說有狐狸精那麼聰明。這就叫狐疑，牠心裏多疑善變，和任何人，牠總也防備著你，這狐狸是這樣子。

「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得怎麼樣子能發揮、知道我這個真正不生滅的道理呢？能證明出來我這個心不生不滅，可以證明出來嗎？「今此大眾，諸有漏者」：現在在這個法會這些個大眾，所有一切沒得到漏盡通這些個人。沒得漏盡通，就是有漏，漏到什麼地方去？漏到三界裏邊來，漏到欲界、色界、無色界。漏到這裏怎麼樣？就受生死。沒了生死，這都叫有漏的人。所以諸有漏者，「咸皆願聞」：咸，是統統。這一切沒有證果、有漏這些個人，統統都想要明白這個道理，統統都想要了解這種不生滅法，證知不生滅這種的心了，他們都好證果，可以得到無漏了。

佛告大王。汝身現在。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為同金剛。常住不朽。為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

這一段文是佛告訴波斯匿王，問他你這個身究竟壞不壞？波斯匿王就對佛說，這個身將來是壞的。「佛告大王」：佛對波斯匿王說了。「汝身現在」：你這個身體現在。「今復問汝」：現在我設一個問答來問問你，問你什麼呢？「汝此肉身，為同金剛，常住不朽」：就拿你這個肉身來講，你這個肉身是不是好像金剛那麼堅固呢？永遠都不會壞的呢？好像那個金剛鑽似的，那麼樣子堅固不會變壞的呢？常住不朽，常常地不會朽爛呢？「為復變壞」：還是會變壞呢？究竟怎麼樣子啊？是不會壞啊？是會壞呢？你告訴我！

「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波斯匿王聽到佛這樣一問他，他隨時也不加思索就答覆，說是世尊！我這個身體啊，終從變滅，將來一定會沒有的，終歸於變壞，滅了，沒有了。這是波斯匿王這樣答世尊。

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

佛聽見波斯匿王說他這個身體終究是歸於斷滅的，變滅的，佛就又來問他。「佛言，大王，汝未曾滅」：這個「曾」字應該讀曾（音層）。汝未曾滅，就是你現在還沒有滅呢！「云何知滅」：你怎麼知道你將來就歸於變滅呢？你現在還沒有死呢！你怎麼就知道你將來死呢？你現在還沒有變滅呢！你怎麼就知道你會變滅呢？告訴我，你為什麼知道的？你怎麼就會知道這麼多的道理呢？

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

佛問你怎麼知道你這個身體會滅呢？你現在也沒有滅，你怎麼就知道你滅呢？波斯匿王就回答世尊說了。「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說我現在這個身體不是永遠的，最多也就是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總而言之，不會超過一百歲的，所以這不是長遠的一個身體。我此無常，不會常的一個變壞之身，「雖未曾滅」：現在雖然是沒有壞滅，沒有死。

「我觀現前」：我現在觀察。這觀就是仔細觀察，裏外觀，前後觀察，遠近觀察，自他觀察。我看看人、看看我自己，一般人都是會死的，那麼我自己也是一樣的，所以我這麼觀察，這是對外。現在我觀察現前念念，我不是觀察外邊，我觀察我裏邊這個心，前念生、後念滅，前念生、後念滅，「念念遷謝」：前邊那個念生起了，

後邊那個念就滅了。前念滅、後念又生了，前邊那個念滅去了，後邊那個念又生出了。這好像波浪似的，那個波浪生生不已，那麼一個浪追著一個浪，這叫遷謝。遷就是變遷了，謝就是謝落了，沒有了，這個念生出、那個念就死了。

「新新不住」：這個新念永遠都不會存在的，生出來這個是新，那個念生出，這個又變成舊的，新新不住，這新的念頭永遠都不會住的，不會存在的。「如火成灰」：就好像點的那個香火，點著了，它一點一點都變成灰了。這火現出來，等一等這灰又把這火都蓋去了。這個灰就是表示陳舊了，那火是新的，但是那個新的隨時就變成灰了，隨時就變成灰了，如火成灰，好像這個香火變成香灰一樣。「漸漸銷殞」：漸漸地這個香火變成灰，那灰漸漸一點一點就都落去了。殞就是殞落，銷就是把它變化了；銷殞，由這火上就跌下去了，跌下去變成塵了，沒有了。

「殞亡不息」：這個殞就是落。落下來就沒有了，這等於死亡一樣，這個總也不停止。「決知此身」：所以我決定決定的，毫無疑問的，這一定的。他這口氣是決定的，一點沒有疑問的，毫無疑問的，這個身「當從滅盡」：將來一定會歸到滅盡的，這是決定的，我知道這個是確確實實地要歸滅盡的。這是波斯匿王說的，不是我說的。

佛言。如是。

「佛言，如是」：釋迦牟尼佛聽見波斯匿王這樣子講，就說你說這個對的，是這樣子，念念遷流是終歸變滅的。

大王。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

佛雖然印可波斯匿王這個說法，他這個見解，可是還有問題在後邊呢！所以佛又問波斯匿王，說「大王，汝今生齡」：生齡就是年齡。現在你的年齡「已從衰老」：已經都老了，你現在面上也有皺紋了，鬚鬚大約也白了，頭髮也都變成雪了，這衰老的相現前囉！「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你這個顏，就是你面上的顏色，這顏容；貌，就是相貌。你的相貌比較你在小孩子、孩提之童那個時候怎麼樣呢？有沒有什麼轉變哪？有沒有什麼不同啊？有沒有什麼兩樣呢？問這個波斯匿王。

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

波斯匿王聽世尊問他，老年的相貌和童子的相貌有沒有分別？他答覆「世尊」說，「我昔孩孺」：我在孩孺——孩就是孩提的時候，孺就是孺慕。孺慕就是在小孩子的

時候，對於父母有一種孺慕的樣子，就是小孩子有的時候撒嬌，有的時候對父母不太守規矩，父母也原諒他——我在年輕小孩子的時候。「膚腴潤澤」：膚就是皮膚，腴就是腴理的意思。什麼叫腴理呢？就是在這個皮裏邊、肉外邊，還沒有到肉那個地方，那就叫腴，膚腴。潤澤，潤就是很滋潤的；澤，就很光澤的。你看小孩子那個面貌，有紅似白的，就那樣子，非常地光潤。

「年至長成，血氣充滿」：等我年齡長成了，血氣就充滿了，這時候我血氣方剛，喔！覺得身體非常地壯，血氣充滿了。「而今頹齡」：頹，就是頹老。好像牆倒了，那叫頹垣。這頹齡就表示這個身體要不幫忙了，這個身體就來要迫遷了，就來叫你搬家了，就來不能住了，這叫頹齡。「迫於衰耄」：現在我這個年齡已經迫近到衰耄的時間了；衰就是衰敗了。

這個人哪！君子有三戒：「年少之時，戒之在色」，年少的人要戒色，戒姪欲；如果你不戒姪欲，把你的身體就弄得不健康了。「及其壯年，血氣方剛」，你壯年的時候血氣方剛，要「戒之在鬥」，你不要盡找人去打架去。人家打你嗎？你退一步，不要和人打架。「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就像波斯匿王這時候就可以說是血氣既衰了。「戒之在得」，什麼叫得呢？就貪得無厭。不要生出一種貪心來，老年人不要生出一種貪心來，戒之在得。

那麼波斯匿王迫於衰耄，這個耄也就是老年的一個稱呼，本來人到七十歲叫耄，八十歲叫耄，七十曰耄、八十曰耄。所以帝堯不是說「耄耄倦於勤」，因為他七十多歲了，也懶惰了，不願意去管理國家的政事，所以這叫耄耄倦於勤，很懶惰了。「形色枯悴」：這個形色都枯槁而憔悴了。憔悴到什麼樣子了呢？「精神昏昧」：精神也昏昧了，啊！什麼東西也記不住了，不像年紀輕的時候，記什麼東西記得很清楚的，這年紀老了記東西也記不住了，就昏昧了；昏昧就是不明白了，什麼事情也都看不明白了，人說：「老糊塗了！」老得糊塗了，精神也不好了。但是不是精神病，可沒有得精神病，相信是這樣子的。

「髮白面皺」：我方才不說他的髮變成雪了嗎！這叫髮白。印度的人很少白頭髮，年紀輕的印度人沒有白頭髮的，老年人也就變成白頭髮了，髮白了。所謂「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那個肉皮子就像雞那個皮似的，一個疙瘩一個疙瘩的，這叫雞皮。鶴髮，就是頭髮都白了，可是不是童顏，他是什麼呢？面皺了，面左一個褶子、右一個褶子，喔！很難看的。年紀輕的時候，很英俊的、很美貌的；到年紀老，面上這個皺紋不知多少了，比牛皮那個皺紋恐怕還多，所以這非常難看了，英文叫什麼？ugly。

「逮將不久」：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唉！有無量的感慨啊！一定是：「唉！」嘆一口氣，「逮將不久啊！我就來死了！」廣東話說離那頭兒近了，哪一頭呢？死那頭，離死那頭兒近了。所以他說逮將不久，逮將不久幹什麼呢？就將死了，不長久了。

「如何見比充盛之時」：怎麼可以和壯年那個充盛的時候來相比呢？這是不同的了！

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

佛聽波斯匿王有無窮的感慨，很嘆氣的，說是他也就快死了，青年的時代已經都跑了，大約也不會好像青年時候那麼樣活動。青年歡喜譬如去運動啊、打球啊，或者跳舞啊，什麼地方都想去看一看，活動活動；這年紀老了，這些個事情也都不能做了，於是乎就覺得很不高興的樣子。所以說我現在老囉！不能和青年的時候來比囉！那個時候真快樂，現在，啊！真是沒有意思了。「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你這個身形不應該完全都老了，你還有不老的存在呢！你說你這個會變壞的，還有不變壞的呢！你到你裏邊去找一找。

「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波斯匿王聽佛說，他有應該不立刻就朽壞的。他說世尊哪！變化密移，人老這種的情形密移，你覺察不到的。你由小而大，由少而壯，由壯而老，都不知道怎麼就會壯的？怎麼就會老的？這種變化密移，它是默默中你不知不覺，它就遷變了，就改變了。我誠不覺，我自己誠然，我實實在在地、老老實實地講，我不知道！我沒有感覺到我怎麼樣老的，我不知道我怎麼就老了？但是現在這老相也現前了，我不知道哪一天老的。

「寒暑遷流」：由夏而冬，由冬而夏，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這麼變化遷流，一年一年地這個寒暑的遷流，「漸至於此」：漸漸地就到現在我這個老樣子了。老樣子是什麼樣子？就是這個老樣子，就是波斯匿王那個老樣子。什麼樣子啊？頭髮白了，面上皺紋不知多少，眼睛眉毛也很長了，有的時候看東西要把眉毛撥一撥才能看得見，你說這個多麻煩！

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

「何以故」：為什麼我見到這個老樣子了呢？我現在老得這個樣子——邁步，這個腿也要不幫忙了；吃飯，手也要不幫忙了，手就振了，手不幫忙了，腿也懶了，老得這個樣子，為什麼呢？「我年二十」：我在二十歲的時候，「雖號年少」：雖然這

個名稱那時候說是少年。我方才所說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那麼我二十的時候，是個年輕人，「顏貌已老，初十歲時」：我二十歲的時候又老過我十歲那個時候，我十歲那時候是個小孩子，我到二十歲已經成了一個壯年人了，但是可老過十歲那個時候，已老初十歲時。

「三十之年」：等到我三十歲的時候，「又衰二十」：又比二十歲的時候又老了，「於今六十，又過於二」：我現在六十二歲了，六十花甲子，又過了兩歲了。「觀五十時」：我現在回想，觀察觀察我五十歲那個時候，「宛然強壯」：我五十歲的時候比現在可強壯得多囉！五十歲那時候，嘿！我這兩手或者還可以拿動幾百斤的東西，現在大約幾十斤的也困難了。這是波斯匿王感覺他都老了，沒有什麼用了。

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唯年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

波斯匿王又叫一聲「世尊」：說世尊哪！「我見密移」：我見潛移默化這種的道理，真是不容易知道。「雖此殂落」：雖然一天比一天降落。「其間流易」：在這個期間，這種好像流水那麼變更，時光非常之快的，所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把我就趕得也老了。「且限十年」：我以前說從我十歲那時候來做比較，二十歲就老過十歲，三十歲就老過二十歲，四十歲就老過三十歲，五十歲就老過四十歲，六十歲又老過五十歲，這麼樣子以十年做這個限期。

「若復令我，微細思惟」：若再叫我微細微細地來想一想，來思惟，來算一算這種的經過。「其變寧唯一紀、二紀」：一紀是十二年。寧為一紀，它這個變遷就不只一紀，不僅僅就是十二年，或者二十四年。「實唯年變」：這實實在在地年年都有變化，年年都不同樣的，年年都會老的，就是我一年老過一年。「豈唯年變」：豈但僅僅這個年而有變化，不只一年老過一年哪，「亦兼月化」：每一個月都有變化的，每一個月，這個月就老過前一個月。「何直月化」：這個「直」和那個「止」一樣的講法。何止，就怎麼只單單地月化呢？「兼又日遷」：兼，並兼著，這一天就比一天老，一天就老過一天。

「沈思諦觀」：沈思，我這麼把腦筋沈靜下來，我想一想；諦觀，諦審而觀，我問一問自己：「你怎麼樣老的啊？你哪一天老的？哪一年老的？哪一個月老的啊？哪一個日子老的啊？哪一個時候老的啊？」這麼算計算計，這叫諦觀，自己這麼觀察一下。「剎那剎那」：怎麼叫剎那呢？在《仁王護國般若經》上說得很明白，說這一念裏頭有九十個剎那。一念是很短啊，就這一念的時候，就有九十個剎那。在一剎那之中呢？有九百個生滅。不容易明白的，不容易覺察到的，在這一剎那裏邊就有九百個生滅。

講到這個地方，這是很微細的。剎那剎那，在這很短的時間、很短的時間，「念念之間，不得停住」：這個老的情形不停，所以到現在我老得這樣，太不中用了，一點用都沒有了，吃東西也不香了，睡覺覺得這個皮肉都攔著很痛的，啊！這個老境現前哪！實在是苦囉！

故知我身。終從變滅。（註一）

「故知我身，終從變滅」：波斯匿王說完了前邊這個變滅的道理，時時刻刻都在遷變，都有生滅這種相的存在，所以他說：「我現在知道我這個身體，始終它是變滅的，不是常住的。」

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

「佛告大王」：波斯匿王說完了前邊他自己身體是一定會變滅的，佛於是乎就告訴波斯匿王，說：大王！「汝見變化」：你看見你這個身體的變化「遷改不停」：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將來會死。所以「悟知汝滅」：你知道你將來一定是斷滅的。「亦於滅時」：可是就在斷滅這個時候，「汝知身中，有不滅耶」：你知不知道你身中還有不斷滅的東西嗎？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波斯匿王聽佛這樣講，於是乎他合起掌來，對佛就說了，「我實不知」：我真真實實地我不知道這個道理。「佛言：我今示汝」：說我現在指示你，「不生滅性」：不是斷滅，不屬於生滅的這種本性。

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

佛說：「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說你在幾歲的時候，你年齡幾歲的時候，見過這恆河的水呢？「王言：我生三歲」：波斯匿王就說，我生了，在三歲的時候，

「慈母攜我」：我母親攜帶著我，「謁耆婆天」：到耆婆天這個廟上去，「經過此流」：經過恆河這個流水。「爾時即知是恆河水」：在那時候我看見就知道這是恆河的水。

上人：這個「耆婆」，知道怎麼樣講嗎？耆婆天？

弟子：長壽天？

上人：嗯！長壽天，不錯了。耆婆天也就是長壽天，到長壽天那兒去求去。

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

「佛言」：佛對波斯匿王說：「大王」，「如汝所說」：就像你所說的，「二十之時」：二十的時候「衰於十歲」：比十歲就衰朽了，就老了。「乃至六十」：乃至六十歲。「日月歲時」：經過日月歲這個時候，「念念遷變」：每一念念中都在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可是在你三歲見這恆河水的時候，「至年十三」：到你十三的時候，「其水云何」：這個水是什麼樣子呢？

「王言：如三歲時」：波斯匿王說，和我三歲見那個水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分別，「宛然無異」：宛然還是三歲那時候所見的那個水。「乃至於今年六十二」：我年已經六十二歲了。「亦無有異」：也沒有什麼兩樣，都是一樣的。

那麼有一些個學者在皮毛上用功夫，說是波斯匿王的年齡有問題。這根本就是沒有事情來找事情幹，吃飽了飯願意收拾收拾垃圾、清潔清潔地方，沒有旁的可幹了，所以到廁所裏去收拾收拾糞，這是應該的。

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佛又說，波斯匿王！「汝今自傷，髮白面皺」：你現在自己悲痛自己頭髮也白了，面也生了皺紋了。「其面必定皺於童年」：你這個面目、你這個臉面當然是有皺紋了，童年的時候沒有。「則汝今時」：可是你現在「觀此恆河」：你見這個恆河，「與昔童時」：和你童年的時候所觀這個恆河「觀河之見」，「有童耄不」：有沒有童子和耄老的分別？這個見有沒有什麼分別呢？你三歲見水，和你現

在見水這個「見」沒有一個年輕的和老的吧？有沒有呢？這麼來問波斯匿王。

「王言：不也，世尊」：波斯匿王雖然像那個 scholar（學者）那麼愚癡，但是他也知道不是這樣子，他知道沒有變，所以說：「不也，世尊。」不會，他這個「見」沒有變。

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

「佛言：大王，汝面雖皺」：佛又對波斯匿王說，大王啊！你面雖然有皺紋了。「而此見精」：可是你見恆河這個「見」，「性未曾皺」：見精這個性可是沒有皺紋，還是一樣的。「皺者為變」：那麼你面上有皺紋，這是變了。「不皺非變」：那麼這個見精它沒有皺紋，這你怎麼能說它是變呢？這個是沒有變的。

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

上人：「末伽黎」你知道是什麼嗎？翻譯叫什麼？

弟子：不見道。

上人：嗯！不見道。你看了是嗎？

弟子：嗯！

「變者受滅」：變者它就沒有了，「彼不變者」：可是那個沒有變的，「元無生滅」：它本來是沒有生滅的。「云何於中受汝生死」：既然沒有生滅，你怎麼可以說這個見精也和你這個身體一樣而受生死呢？「而猶引彼」：況且你又引出來那個「末伽黎等」：不見道的那些個外道的人，「都言此身，死後全滅」：他們都說這個身體死後就全滅，就斷了。所以他們完全是執斷、執常。

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踴躍歡喜。得未曾有。

波斯匿王聽見佛這樣說了之後，他們生出一種信心，知道這個身死了之後，捨這個身又有來生，又到來生那個地方去了。「與諸大眾」：他在這個時候，與法會的大眾，「踴躍歡喜」：都歡喜地蹦起來、跳起來。「得未曾有」：說：「哦！這個道理從來我們都不知道的，我們完全迷於生滅、斷常這個道理。」

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

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

「阿難即從座起」：在這個時候，阿難又有了問題了，於是乎就從座起來了，即從座起，站起來了。「禮佛合掌」：向佛先頂禮，然後合起掌來。「長跪白佛」：在那兒長跪對佛說了，「世尊」啊！「若此見聞」：若見聞的這個見精，「必不生滅」：它要是不生滅的話，「云何世尊」：為什麼世尊你「名我等輩遺失真性」：說我們這些個人把真性都丟了，「顛倒行事」：做的事都很顛倒的。「願興慈悲」：願佛你發大慈悲，「洗我塵垢」：洗一洗我這種懷疑的塵垢。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為正為倒。阿難言。世間眾生。以此為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那麼佛聽見阿難這麼說，於是乎就把金色的手臂垂到下邊去了，「輪手下指」：這五輪指手向下指。「示阿難言」：對阿難說，「汝今見我母陀羅手」：你現在看見我這個印手了嗎？「為正為倒」：我現在這樣是正呢？是倒呢？「阿難言：世間眾生」：阿難說世間所有的眾生、所有的人，「以此為倒」：以這樣子，這是倒了。「而我不知，誰正誰倒」：而我阿難不知道怎麼樣叫正？怎麼樣叫倒？他自己不說一個決定辭，那麼很滑稽的，就是有不對的，也不是他自己的，是眾生的，說錯了也不是自己的。

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為倒。即世間人。將何為正。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為正。

「佛告阿難」：佛對阿難又說了，「若世間人」：你說世間的眾生，「以此為倒」：這樣做為是倒。「即世間人」：那麼現在我再問問你，就算這所有的眾生，「將何為正」：怎麼樣才算是正呢？「阿難言」：阿難就說了，說「如來豎臂」：如來你把臂向上豎，「兜羅綿手」：你這個兜羅綿手「上指於空」：上指虛空，「則名為正」：這個就是正的，上指於空就是正的。

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

「佛即豎臂」：就把這個手臂豎起來，「告阿難言」：告訴阿難說了。「若此顛倒，首尾相換」：這個上指，你說是正；下指，你說是倒，這是一種顛倒，這根本就是個顛倒。若此顛倒首尾相換，只是一個向上、一個向下，換一個位子而已。「諸世間人」：所有的世間人，「一倍瞻視」：都是迷中更迷，不懂得這個正倒的道理。

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號

性顛倒。

「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那麼這樣，由這個迷中之迷，才知道你這個身與佛的身，與諸如來清淨的法身。「比類發明」：來比較、來發明這個真理。「如來之身」：佛的身「名正遍知」：就叫正遍知。那麼「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這個是自性的顛倒。

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為顛倒。於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瞞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

佛又說，「隨汝諦觀」：你好好觀察觀察，審視而觀，你觀察一下。「汝身佛身」：你的身和佛的身，「稱顛倒者」：那麼叫「性顛倒」的這個，「名字何處」：是什麼地方叫顛倒呢？哪個地方號為顛倒呢？「於時阿難，與諸大眾」：在這個時候，阿難和所有在法會的大眾。「瞪瞞瞻佛」：瞪起眼睛，好像盲目的人看不見東西；瞻佛，瞻仰於佛。「目睛不瞬」：這個眼睛連動也不動了。「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也不知道身心這個顛倒在什麼地方？都迷了。

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海潮音。遍告同會。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

「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因為阿難請佛興大慈悲，佛就遂心滿願，滿阿難的願，興大慈悲，憐憫阿難和在會的大眾，「發海潮音」：發出這種海潮音，「遍告同會」：所有在會的這些個人。說「諸善男子」：這善男子就是所有這麼多的善男子。「我常說言」：我以前常常講過。講過什麼呢？「色心諸緣」：色就是色法，心就是心法。按照《百法明門論》所說，色法有十一種，心法有八種，心法就是八識心王；五十一個心所法，心所法有五十一個；二十四個不相應，有二十四個不相應法，與色法、心法都不相應，與無為法也不相應；六個無為成百法，有六種無為，這共計合起來是百法。那麼這個色就是色法，心就是心法。

諸緣，這緣有四種，有親因緣，就是比較相接近的；有增上緣；又有次第緣，這次第緣又有一個名字叫等無間緣；和所緣緣，所緣的這種東西。「及心所使」：和這個心所法，心所法有五十一種，因為沒有多少時間，不能詳細講；若想詳細研究，就查一查佛學辭典，那上邊說得都很詳細。

「諸所緣法，唯心所現」：所有緣生的這種法，都是不出我們現前的一念真心。所有的法，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從什麼地方有的呢？都是從我們人心裏生出來的，

這些個東西都包藏著在我們心裏頭；不是心被這些個東西包括著，而是心包括這一切的萬事萬物。所謂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一切一切的，房廊屋舍，都在我們人一念心裏來包著，也都是由這個心生出來的。如果你認識你本有的真心了，這些個東西也都沒有了。

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

「汝身汝心」：你這個身和你這個心；身就是現在你這個身，你的心是哪一個心呢？這個是識心。這識心也「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你這個身和你這個識心，都是妙而又明這種的真精妙心中物，這是妙心中所現物，所現出來的。那麼這個妙心和這個識心，是不是在這個識心之外，另有一個妙心？不是的。就在這個識心本體上，就有個妙心，不過我們人不知道用，所以就以為就這個識心就是我們的心了。其實這是認賊作子了，所以就變成顛倒了。

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

「云何汝等，遺失本妙」：我怎麼說你這一班人都把本來這種常住真心，本來就是微妙的，怎麼失去了呢？你「圓妙明心」：和你這個圓滿而微妙，又光明這個心，「寶明妙性」：光明這種妙性又非常寶貴的。「認悟中迷」：你認為你是明白了，實際你是不明白。你不明白什麼呢？你就不明白你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你沒有知道你有圓妙明心、寶明妙性。你以為你所知道那個識心，那就是你的心了，你以為你明白、你了悟這種的心。其實這是你一種的迷，你沒有明白，也就是你的顛倒，也就是你認賊作子這種的毛病。

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

我對你們說的色、心這個法，什麼叫一個色呢？我現在告訴你，「晦昧為空」：這個色法是晦，晦也就是一種黑暗表現。昧，也是不光明，就是很黑暗的。很黑暗的什麼呢？空。晦昧為空，就是很黑暗的，就變成一個空。「空晦暗中」：在這個空，又不光明這裏邊，「結暗為色」：結集到一起了，這結暗，暗結到一起，這個暗的情形為色，就變成有一個形色了，有一個暗的色存在了，這黑的色存在了，這算一個黑色。

色雜妄想。想相為身。

「色雜妄想」：這種色，有了形色了，然後就攙雜上這種妄想。「想相為身」：由妄想這個相，又結成一個身。這個晦昧為空也就是無明；無明就是晦昧；為空，這

無明，雖然說無明，但是你看不見的，所以它就等於空了。在這個空和無明的裏邊，結暗為色，就有一個形色，這也就是無明緣行這種的道理。色雜妄想，既然有了色了，這色又生出一種妄想，這色就是形色，有形色然後就有了妄想。這妄想就是什麼呢？就是那個識。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這想相為身呢？也就是那個名色，這是十二因緣裏頭這個道理。那麼想相為身，因為這個妄想造成這個身體，就有了身體了。

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

「聚緣」：聚這種種的因緣，聚集到一起。「內搖」：這個時候也就可以說是有了眼、耳、鼻、舌、身、意，有了六入了，名色緣六入了。聚緣內搖，這也可以就說是有六入了。「趣外奔逸」：趣外奔逸，這就是一種觸，有了觸了。怎麼叫趣外呢？趣是走，走到外邊去了，走到外邊去就各處跑，這叫奔逸。奔就是奔跑，從這兒跑到那兒去，從那兒跑到那兒去。這妄想心也可以奔跑，那麼這個觸也可以說奔跑，好像那小孩子一樣，所以有觸覺了，這也叫奔跑。

但是「昏擾擾相」：各處奔跑，因為他自己沒有真正的智慧，就昏擾擾相，啊！不知道往什麼地方跑，昏擾擾。這個擾擾就是亂跑的樣子，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東南西北也分別不清。「以為心性」：以這種的不明白就做自己的心性。自己既然不明白，所以就好像丟了似的。丟了什麼呢？把自己那個真正的圓妙明心、寶明妙性都失去了。這個失去不是真失去，就是好像失去而沒有失去。因為以昏擾擾這種相做我們的心性，沒有用圓陀陀、光灼灼，有光明的那種心，沒有用那個心，所以它就昏擾擾，以這個不明白的、不光明的做自己的心了。

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

「一迷為心」：那麼第一種，你就迷，有一種執迷不悟、迷而不悟，以為這個心怎麼樣呢？「決定惑為，色身之內」：你以為自己這個真心，在色身之內，這是第一個迷。

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一般的人都認為心在這個身裏邊，這是一個最大的錯誤，我們這個心並不在身裏邊。那麼在身外邊嗎？也不是。因為不是心在我們身裏邊，是我們人在這個真心裏邊。所以才說「不知色身外」：不明白在你這個色身外邊，「泊山河」：所有這個山和河，「虛空大地」，房廊屋舍，「咸是妙明，真心中物」：這種種的東西都是你本

妙明心、真心中物，是你那個真心裏頭的東西，不是你這個心外邊的東西。所以你要知道，我們這個心包羅虛空萬有，不是虛空包括著我們。你若明白這種道理了，那你就沒有丟，你這個真性就沒有丟，你這個真心也沒有丟。

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

這個好像什麼呢？我給你舉個比方，「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好像這個澄清的一百個、一千個那麼多的大海。「棄之」：你不要它了，不要這個大海，你把它放棄了。

「唯認一浮漚體」：你就認那麼一個水泡。浮漚，在海上那一個水泡泡，那一個浮漚體，你說這個浮漚就是大海了，這豈不是太錯了嗎！我們身裏頭那個心，就好像浮漚那麼小；身外邊我們那個真心，就像百千大海那麼大。你把百千大海那麼大的海放棄了，你不認識，也就是你不知道它是海，你拿這麼小小的一個浮漚就當海了。這也就好像你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你這個法性身是周遍法界的，什麼地方它都在的，這是我們的真心；可是你不曉得這是你的真心，你就認為你身裏邊那個是你的心，就好像你看見那麼一個水泡、大海上的浮漚，很小很小那麼一個浮漚，你說這個是大海了，這豈不是大錯了嗎！

目為全海。窮盡瀛渤。

「目為全海」：那一個浮漚的體，你就認為它是一個全海了，你看這個浮漚體就是全海了。「窮盡瀛渤」：窮盡那個大的海和小的海，你都放棄了，就認為一個浮漚就是那個大海的本體了，這是錯誤的。也就好像你認你身裏邊那麼小的，做為你的心了；你那個真心，也不是外邊，也不是裏邊，你每一個人都具足的，你不認識，不認識你自己那個真心。

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如來說為。可憐愍者。

「汝等即是迷中倍人」：現在你們沒有證果的、沒有得到無漏這些個人，就是在迷中之迷。迷中倍人就是迷裏頭的迷人。「如我垂手」：好像我這手下垂，你就說是倒；往上升，你又說是正。其實這一個手本來沒有倒正，你要起一個名，說是有倒正，這就是迷中之迷，迷中的倍人。本來這沒有問題，你把它造出一個問題來；本來沒有這麼多的麻煩，你自己找麻煩，所以這叫迷中的倍人，迷中之迷，好像我垂手，你就說有倒、有正，這一個樣子。「等無差別」：一點沒有分別。等無差別就是沒有分別，和我垂手這個道理是沒有分別的。這個「差」字，讀差（音疵）別。

「如來說為可憐愍者」：佛看這種人真是又可憐、又可愍，啊！真是可憐愍者，可

憐愍的人。什麼樣人呢？就是迷中的倍人。本來不迷，他找來個迷；找來個迷還不要緊，一個迷不要緊，啊！他又迷上加迷，倍起來，加一倍，或者加兩倍，這叫迷中的倍人。為什麼是迷中的倍人呢？你看！這麼大的百千大海他不要了，他只取海裏頭一個小小的浮漚，他就認為是全海了，他說窮盡瀛渤，把所有大的瀛、小的渤窮盡了。瀛就是大的一種海，渤就是在海旁邊大約那個小的水的地方，不那麼大，這叫渤，這是瀛渤。

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

這個阿難，佛這樣來開示他，說是他是一個真正可憐愍的這類的眾生，所以「阿難承佛悲救」：阿難墮落到外道的家裏了，在那兒非常地危險，將毀戒體，佛叫文殊菩薩用〈楞嚴咒〉去把他救回來，所以說承佛悲救。「深誨」：那麼佛左一次教誨他，右一次教誨他，這叫深誨，教誨他不知道多少次了，所以這叫深深地教誨。「垂泣叉手」：阿難感激佛感激得沒有辦法了，就垂泣。垂泣就是落淚，就是往下掉眼淚，這叫垂泣。眼淚左往下掉、右往下掉，叉著手，手這麼叉著腰，垂泣。

「而白佛言」：對佛就講了。「我雖承佛，如是妙音」：現在我阿難雖然承蒙佛如是的妙音，像上邊所說這麼微妙的這種道理、這種法音。「悟妙明心」：我現在明白這種的妙明心是這樣子。什麼樣子呢？「元所圓滿」：元就是本來。我這個圓妙明心、這個真心本來是圓滿的。「常住心地」：心地也就是真心，常住心地，它是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我現在是明白了。

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

「而我悟佛，現說法音」：阿難又說，而我阿難所明白的，我所覺悟到現在佛所說這種微妙的法音，最妙的。「現以緣心，允所瞻仰」：我現在還是用這個攀緣的心，用它來瞻仰佛的相貌，和所說的音聲。

徒獲此心。未敢認為。本元心地。

「徒獲此心」：我現在僅僅方才明白，我現在才得到這個心，「未敢認為本元心地」：我才得著，我還不敢承認。我雖然現在得到這個心，可是我還有點認不清楚，不敢認為本元心地，我不敢承認它。這是阿難又來請問佛，這個阿難總有話講，總有 question（問題），問完了一個，又一個。他現在得到這個心了，但是還不敢確實承認這個是他的心。佛指示說這個山河大地，所有的都是你真心裏邊的東西，他明白

這個道理，但是還不敢接受，即刻還沒有轉過身來，這個身還沒有轉過來，所以不敢正式承認，所以未敢認為本元心地，他不敢承認，很奇怪！

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道。

阿難雖然聽見佛指示這種見性，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常住真心；可是他雖然聽著了，但是還不敢接受這種道理。為什麼不敢接受道理呢？他說他聽佛說法的時候，就是用這個攀緣心來聽的；如果沒有這個攀緣心，不也就沒有法聽了嗎？他認為沒有攀緣心就沒有法了，這個是阿難又多了一重迷惑。為什麼呢？這個攀緣心沒有了，他認為這法也沒有了，這是一種錯誤。所以他雖然聽見這個道理了，未敢認取，他不敢立刻就接受這種的道理，不敢接受這種道理做為他自己的真心。所以又說「願佛哀愍」：願佛哀憐他、可憐他。

「宣示圓音」：圓音就是圓滿無礙的音。圓音也就是一個音，一個音也就是圓音，佛是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這叫圓音，這是一個音。雖然是一個音，但是人聽著人就懂，神聽著神也懂，鬼聽到鬼也懂，甚至於畜生聽到畜生也懂，每一類的眾生都明白佛所說的道理，這叫一音演說法，一個音來演說這個佛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眾生就是所有一切的眾生。隨類，這個類就是每一同類，或者人和人是一類，神和神是一類，菩薩和菩薩是一類，羅漢和羅漢是一類，大比丘和大比丘是一類，那麼畜生就和畜生是一類，地獄就和地獄是一類，餓鬼和餓鬼也是一類。那麼佛說法的時候，只要和佛有緣的眾生，無論距離多遠，也一樣聽得見。不但聽見，而且就像在佛的身體旁邊聽法是一個樣，並不覺得遠，你說這是妙不妙呢？所以阿難現在請佛用這個圓音來開示他，來「拔我疑根」：我現在這個懷疑還沒有去盡呢！在心裏頭還有這種懷疑的根，請佛幫我拔出去。「歸無上道」：我好能明白這無上的道理。

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明月故。

「佛告阿難」：阿難請示佛拔他的疑根，他好可以得到無上的道果，佛隨著就告訴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說你們這一般人哪！尚以緣心聽法，你現在仍然用這個攀緣心來聽我說法。「此法亦緣」：你用攀緣心來聽法，這個法也變成一個緣了，而不是不生滅的，也變成一個生滅法了。「非得法性」：這你沒得到法的本體，

法的那個體性沒有得到。為什麼我這樣說你們呢？

「如人以手指月」：我給你舉一個譬喻；如，就是好像，好像什麼呢？好像有人以手指月，用手指這個月亮，「示人」：來告訴人，說那是個月亮，你看見了沒有？那個是月亮啊！用這個手指著月亮。「彼人因指，當應看月」：我告訴你，說是月亮在那兒呢！你不向月亮那兒看，你看我這個手指頭。因為這個手指頭指著月，你應該看那個月亮才對。

「若復觀指，以為月體」：可是我指著月亮，你以為我這個手指頭就是月亮了，你不向月亮那兒看，你看我這個手指頭：「啊！這是月亮啊！月亮就是這樣子的啊！」拿這個手指頭當月亮了。「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亡就是沒有，丟了，亡失就是丟了。這個人不單他丟了這個月輪。前面那兒說疑失真性，現在這個人看這個手指頭，拿手指頭當月亮了，所以這個人不僅僅就失去月輪，「亦亡其指」：連這個人的手指頭他都不認識了，都丟了，手指頭都丟了。

「何以故」：什麼緣故我這樣說，他連指頭都丟了呢？「以所標指，為明月故」：為什麼說他連指頭都沒有了？就因為他認這個指頭就當明月了。以所標指，標就是目標，這個目標所看的指頭，他以為這個手指頭是明月了。你看這個人！他連明月也都不認識了，連手指頭也不認識了。

這個人是誰呢？就是阿難這樣的人，就是這樣子。這個月就是真心，所說的法就是指，那麼那個人叫你觀月，你不觀月，你單觀這個手指頭，單看這個手指頭了，所以真心也失了，連這個法也不懂了。所以佛說你這是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這個法也變成一個緣了，也不是一個不生滅的了。這就比方說有人用手指頭指著月，指月就是指著那個真心，這個人不找那個真心，他看這個手指頭，以為手指頭就是真心了，所以這個真心他也不認識，這個指頭也不認識，他把真心那種光明也都失掉了。所以這種人你說可憐、不可憐，我覺得這種人是可憐。

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為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

「豈唯亡指」：豈只是不認識這個手指呢！說他不認識這個月，把月也丟了，把手指頭也丟了。豈唯亡指，不僅僅就把這個手指沒有了、丟了、失去了。那麼究竟這個手指頭失了、沒失呢？沒有失；明月失了、沒有失呢？沒有失，還是存在，不過他以為是失了。也不是他以為是失了，因為他不明白、不認識，所以這就說他失了。

「亦復不識明之與暗」：這個人他也不明白、不認識這個明——光明；與暗，和這

個黑暗，也不認識光明和黑暗。這就是說這個人根本他也就不知道什麼叫開悟？什麼叫沒有開悟？也不知道什麼叫無明？也不知道什麼叫真明？所以他沒明白。

「何以故」：什麼緣故他不明白呢？「即以指體，為月明性」：他以指頭這個體性，為月明性，他說這個手指頭就是個明月了。這你說是不是顛倒？任何人都知道是顛倒了，可是他就要這麼顛倒來做。「明暗二性」：明，光明；暗，黑暗，這兩種的性質，這兩種的體性，「無所了故」：他不懂、不知道，不知道什麼叫明？什麼叫暗？這也就是什麼道理呢？太愚癡了！明暗都不知道，你說這是不是愚癡呢？

「汝亦如是」：阿難你也就是這樣子。什麼樣子？你也就是人家指著這個月，你不看月，你看指。啊！你不單看指，你以指為月了，你以這個指頭就當了月了。所以你明暗也不知道，把月亮也丟了，把手指頭也跑了，啊！把明和暗也無所明了了，你就是這樣子。你以攀緣心聽法，聽了，聽來聽去你就聽得愈聽愈愚癡，愈聽愈笨，你愈跑愈遠。

阿難這個時候不知道他做什麼感想？以前把這個心丟了，啊！他就驚慌恐怖，不知怎麼樣子了，瞿然起座。那麼現在佛說他把這個手指頭和月都丟了，不知道他做什麼感想？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說阿難就是這樣子，以手指頭做為月光的本體？那個手指頭是沒有明相的，月光是明相的，這手指頭是一個黑暗的，月光是明朗的，那麼他分別不出來這個明朗和黑暗，所以這是沒有真正的智慧。這就是佛說的法所指的是真心，而阿難聽見這個真心所在的地方，就以為在這個法上頭就是真心了。所以他說他聽法是用這個攀緣心聽的，如果把這個攀緣心若不用了，那也就沒有法可聽了，他所以生出有這種的疑惑，說：「我不要我這個攀緣心是可以的，但是我這攀緣心放下，我用什麼聽法呢？我又沒有心了嘛！」他還是以為這個攀緣心是他的心。

他不知道你這個攀緣分別心，這是個識心，是個生滅心，你要把它放下，那才是真正能聽到這個法。他以為捨棄了這個攀緣心，再就沒有辦法聽法了，他所怕的就是聽不見法了。他不知道你若用真心聽法，那法法皆真，一切法都是真了。你用攀緣心聽法，聽來聽去，總似是而非的，好像是這樣子，又不對吧？總有疑惑。

所以前邊我不是說，阿難他不敢接受這個法，釋迦牟尼佛所說這個真心，他不敢接受。他恐怕若接受這個真心，他就不能聽法了，他所恐懼的是在這一點，他最要緊的是聽法，我不管他是生滅心、是什麼心，總而言之，我有法聽就好了！所以他在這個地方沒有了解，又生出一種疑惑心來問佛，佛就說他好像因指見月，他不見月，

以指為月，他就是這種人，這是佛來教化他。

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為亭主。

「若以分別我說法音」：假設你若以分別我說法這種音聲，你用這個攀緣的分別心，「為汝心者」：你用這個攀緣分別就是你的真心的話。「此心自應離分別音」：這個心就應該離開這個分別音，「有分別性」：離開這個分別音，還有一個分別性才對的。在沒有聽法的時候，你也有一種分別性存在才對呢！為什麼呢？「譬如有客」：有一個客人，「寄宿旅亭」：在這一個旅店裏住宿。寄就是在那兒住宿，寄宿就是住宿，旅亭就是一個旅館。「暫止便去」：暫時間住了一天，或者兩天、三天就走了，便去。「終不常住」：他不會在這個旅店裏常住的。「而掌亭人」：而管理旅亭這個人，「都無所去」：他不會走的。「名為亭主」：這個就叫亭主。

這個也就是說，你用分別心，你那個分別心就好像那個人住旅館似的，住了幾天，它又該走了；那走，它到什麼地方去呢？它應該還有一個分別性。要是真正你自己這個真心，它不會走的，那就比方這個旅館的主人，他常常在那兒住，他不會走的。這是佛又給阿難來分別一下，分別為什麼你也如是，佛現在又給他用種種比喻，令他明白。

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

「此亦如是」：我方才所說這種的道理，這要是和法來相比較、來相合，也就是這個樣子。「若真汝心」：假如這個真是你心的話，「則無所去」：就應該沒有所去，不會走的。你這個識心就等於那個住店的客人一樣，不是你的真心；如果是你真心，則無所去，就不會走的。「云何離聲，無分別性」：怎麼會離開聲塵，就沒有分別性了，怎麼會這樣子呢？所以你是錯誤。

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分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別性。

「斯則」：這個道理，「豈唯聲分別心」：不單單就是所說這個聲的分別心。有聲音，你就聽到，有分別了；沒有聲音的時候，你就沒有分別了。「分別我容」：乃至於你看我這個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離諸色相，無分別性」：你見著我這個相，你有了；離開我這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你又沒有了，無分別性。有的人就會這樣說，說我聽見這個說法的聲音，我回去，在我這個腦海裏頭，還會聽見；我看見東西，我這眼睛一閉上，還有這種感覺，還好像看見我所看見的東西來著，

這個你說是真的、是假的呢？你真聽見了嗎？那個是在你八識田留下的那種痕跡，留下那種影子，這叫影塵，這不是真的，這是一種幻覺。所以這幻覺你不能認為他是真實了，這不是分別性，不是分別那個相的性，無分別性。

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為冥諦。離諸法緣。無分別性。

「如是」：像上邊我所說這個道理，離開那個聲塵，就沒有分別性了；離開那個色塵，也沒有分別性了。如是，像這樣子。「乃至分別都無」：分別都沒有了，什麼分別都沒有了。「非色非空」：這時候你說它是空嘛！又不是空；你說它是色嘛！又不是色，非色非空，到這個境界上了。到這個境界，也就是那個內守幽閑的境界。那個外道修這種冥諦，到這種什麼也不知道了，他認為這個就是最高的境界了，最妙了。

「拘舍離」：拘舍離也是印度話，翻譯到中文叫牛舍，舍就是個房子，房舍的舍。就是或者他挨著牛房子住，或者他就住到牛房子裏頭，所以就叫牛舍。又說這個牛舍是他母親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他母親不會是個牛。他叫牛舍、牛房子，或者是住在牛房子旁邊，這是他母親的名字。「等」：這拘舍離是外道六師之一。

「昧為冥諦」：昧就是迷昧了，不明白了，他根本就不了解了。到這個境界上，就不了解了，他就昧了。在佛教裏說三昧，三昧是個定。他這單單一個昧，這就不是定，就是好像睡著了，又沒睡著；你說醒著呢，他又糊里糊塗的，就是這個時候。但是也不是入定，不是像佛教裏說入定了，入定那還明明了了，他這個是糊里八塗的，到那時候，啊！他覺得自己與天地同壽了，自己這身體和天地是一樣了，天地不會壞的，他也不會壞了，但是他不明白。他也有一點神通，他這個神通也和初果阿羅漢的神通一樣的，但是他可不是證果的這種通。所以說起來，這裏邊的分別太多了，就是神通裏邊，也有種種的神通，不是神通就都是這樣子，不是的。

昧為冥諦，昧就是他不明白，不明白他就給它起個名字，叫什麼呢？冥諦。什麼叫冥呢？冥也是什麼也沒有了，什麼都空了，但是還沒有真正地空。這個空是什麼空呢？這個空是個頑空。我方才沒講嗎？就好像睡著了覺，又好像醒著；好像醒著，又是睡覺，似知不知，似覺非覺，這麼樣子個境界，這叫冥諦。他追究他那個道理到極點了，他說就是這個冥諦了，到這個冥諦，這是個最高的境界了，這是外道他這種理論。

「離諸法緣，無分別性」：他這個冥諦，把這一切的法緣都離開了，也沒有一種分別性，這就叫冥諦。也就可以說這個冥諦就是沒有一切法緣的時候，他就沒有分別

性了；如果有法緣一生起，他還有分別性的，所以這是外道的一種冥諦。

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

釋迦牟尼佛對阿難講，說你認為你是緣心聽法，你如果用一種攀緣心來聽法，這個法也都是一種攀緣的性，你這種心離開這個塵就沒有分別了，沒有分別性了。那麼「則汝心性」：現在你這個心性，「各有所還」：應該就各有所還。所還，這個還就是歸還。怎麼叫歸還呢？就譬如你借人家的債目，那麼現在你要給人家了，要給回去了，這叫還了。那麼你如果因為塵而有你這個心，你也應該就還給塵。所以說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那麼各有所還，哪一個是你的主人翁呢？你的主人翁又是誰呢？所以就問阿難。

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惟垂哀愍。為我宣說。

「阿難言」：阿難在這個時候，更不明白了，更糊塗起來了。阿難說，「若我心性」：假設我這個心性，「各有所還」：不是我自己的，應該還給人家。「則如來說」：如來你所說的那個「妙明元心」：微密而妙明本來那個真心，那個本來的常住真心，「云何無還」：它怎麼就沒有地方去呢？沒有地方還呢？這個道理我愈聽愈糊塗，愈聽愈不明白了，啊！真是搞得我不知什麼是心了？說是所有的一切都有所還，怎麼我這個真心就沒有所還呢？「惟垂哀愍」：我現在惟望如來，垂哀愍啊！垂就是降下來，本來如來是很高的，如來這種法身和報身、應身，都很高的。垂就是垂下來，你往下看我，哀愍，哀憐而愍念我。「為我宣說」：為我阿難來說一說真心不還這個道理。

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升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遍是空性。鬱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

「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說「且汝見我，見精明元」：你見我這個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你這種的見精，明元，那個本來的樣子，那個光明的本體。「此見雖非妙精明心」：看見我這個「見」，雖然不是妙精明心。看見這個「見」本來就是個八識心王。這個八識心王就是第八識，第八識叫心王，心王這個見，它也可以往善那邊走，也可以往惡那邊走，它再往上一上，就通到佛性；往下一降，就通到

第七識裏邊。所以這個八識的本體，雖然不是我們那個真心，我們那個真心也就在那個八識裏邊包著。所以不要誤會，說是這個地方不是妙精明心，就不敢承認這是真心，這個見精也就是個真心，前邊佛已經給印證了，這個所見的見，這也就是個真心。

「如第二月」：那麼這個見精明元就好像什麼呢？就好像是第二月似的。怎麼樣第二月呢？你用手捏著一個眼睛，這個眼睛捏上了，它看見兩個月亮，但是這兩個月亮都是一個月亮，並不是兩個月亮。因為你用手這麼捏著眼睛，這個眼睛再這麼看，看了好像兩個月似的。本來是一個月亮，因為你眼睛中間這兒捏上，它看成兩個月，但是也就是那個月體。佛也就是說這個八識心王，就是我們真心的本體，你不要錯認，認這個八識不是真心。「非是月影」：你捏著眼睛看成兩個月，都是真正的月，並不是水裏頭那個月，水裏頭那個月是個月影，那不是個真的。可是你捏著眼睛，看成兩個月亮，這兩個本來是一個的，因為你把眼睛中間隔開了，所以它看成兩個月，這一段文就是這個意思。

「汝應諦聽」：你阿難應該審諦而聽，你聽著，注意！我講話你不要馬馬虎虎的，你要注意聽！「今當示汝」：我現在就指示給你，我現在就告訴你，「無所還地」：你不是問為什麼沒有所還的地方嗎？我現在就告訴你這個真心沒有所還的地方。現在我先來問你，「阿難」：這是佛叫他一聲，來問他，說「此大講堂」：我現在在這兒講《楞嚴經》這個大講堂。佛那個大講堂有多大呢？最少也容納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況且這一次，這些大菩薩、大羅漢、大比丘，十方三千大千世界都來了，那沒有數那麼多，那個大講堂容納的人太多了。

此大講堂，「洞開東方」：這個東方開開了，洞開東方。「日輪升天」：這個太陽升到天空裏了。「則有明耀」：太陽升到天上，就有光明照耀到這個講堂裏邊來了。

「中夜黑月」：到晚間半夜的時候。這個月有黑月、有白月，有月亮的時候叫白月，沒有月亮的時候叫黑月。半夜沒有月亮的時候，這黑暗的時候，「雲霧晦暝」：虛空的雲、霧，晦暝。什麼叫太陽升空？太陽升空就表示我們人有一種智慧的光明，來照破我們的黑暗。什麼叫雲霧晦暝？就是我們人愚癡不明理，就好像這空中有了雲彩，地上有了霧，有雲霧你什麼也看不見了。這就表示這個人愚癡到極點，沒有智慧，對一切的理都不明白了，也不知道這個路在什麼地方？道在什麼地方？想要修道也找不著道路；想要去做一點好事，也不知道怎麼樣做好了，這就是雲霧晦暝。

「則復昏暗」：就又黑暗了，黑暗就是表示我們人的愚癡。我們人愚癡就是黑暗，我們人有智慧就是光明，可是智慧和愚癡在什麼地方分？是不是我們自己想：啊！我真有智慧，我真聰明啊！這就有了智慧了？不是的。你越想你有智慧，你越想你

聰明，那你就是比豬都蠢了。那個豬都不會自己想自己是聰明，你若自己認為你自己是聰明了，那就是最愚癡的人。為什麼呢？太自滿了嘛！自滿了，就認為：「喔！你看我啊！誰都不如我。」這個人是最笨的人！誰都不如你，那你就不是個人。我告訴你，你要是個人，就不會人不如你，聽得懂嗎？這個地方最要緊的！

誰都不如你，你就不是個人。為什麼呢？人都不如你了嘛！你要是個人，為什麼人不如你呢？人和人，大家都一樣的嘛！為什麼人不如你呢？所以這個地方，就見出最愚笨來了，最蠢來了；要是不蠢，自己就怎麼樣也不會覺得自己了不起的，不會貢高我慢：啊！你看！你看我是 first（第一）。你歡喜 first 的那個人，那正是最（上人以手表示最後）。為什麼呢？你還有數目可數呢！你若真正是第一了，那根本就沒有數目了。沒有數目，就是 don't have number。什麼叫 first？Don't have number is first. Have number, no first.（沒有數目，才是第一；有數目，就不是第一。）所以這個地方很要緊的。自己根本蠢得不得了這個人，他才認為自己是聰明的。真聰明的人，他就不覺得他聰明，他就不會想到他自己聰明這個問題。所以這黑暗就是什麼也看不見，好像那個瞎子似的；那個瞎子什麼也看不見，他覺得他比誰都聰明。

「戶牖之隙」：你在窗戶和門那個縫的地方，「則復見通」：就從裏邊可以看到外邊，這叫通。通就是通達無礙，沒有障礙了，這叫通。那五眼六通，怎麼叫通呢？就是通達無礙。所以有一次，我不記得是哪一天了，果地告訴我，說：「有的人吃完飯就用功，有的人就去睡覺去了。」他說有一個人去睡覺去了，為什麼他知道這個人睡覺呢？這個人又沒有告訴他，因為他有佛眼，哪個人幹什麼，他都知道。我說：「你管這麼多閒事幹什麼？」所以這個通，就是通達無礙，沒有障礙，你誰怎麼樣，他都知道的。

以前我一個人，有的人或者有什麼事情不告訴我，以為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他。現在我有一個幫手了，有個助手，他看見誰有什麼毛病，我叫他就告訴我。這回有人告訴我，我有證據了，我就要責問這個犯毛病的人了。但是你們先不要恐懼，不要怕，小小的事情我也不問，等你們實在有大的事情，我再問，小的事情我不管的，所以現在你們先不要害怕的。誰是我助手？這果地是我的一個助手，將來你們誰去偷東西，他也看得見的；誰去殺人，他也看得見的。將來如果我願意管閒事的時候，隨時都有事情可以管；我若不願意管閒事呢，什麼事情也可以沒有的。所以你們每一個人，想偷東西的人，也不要害怕；想做不讓我知道的事情的人，也不要害怕，我暫時還不管這些個閒事。

「牆宇之間，則復觀壅」：這個「壅」字，本來有的經上是個「塞」字來著，這裏是個「壅」字。牆宇之間，牆就是這個牆，宇就是近簷那個地方叫宇。這牆宇之間

則復觀壅，觀壅就是壅塞了，它不通了，有縫的地方是通了，沒有縫的地方它就不通了，則復觀塞。「分別之處，則復見緣」：分別之處，就是見著一切的境界，或者山河大地、林泉，這一切一切有所分別的，有高低、有好壞，有房廊屋舍，有這個水的地方，這就有一種分別心；有分別心，這就是一種緣，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在冥頑不靈這個虛之中，「遍是空性」：就見著空了，沒有什麼知覺那個地方有一個空。

「鬱 之象」：鬱，就是有地氣；有地氣的地方，這就叫鬱。什麼叫地氣呢？地氣就是在那個地有陽燄。什麼叫陽燄呢？沒有太陽的時候，看見好像冒煙似的，好像那個煙，smoke；等有太陽一出來，它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這叫陽燄，這就叫鬱。鬱 之象，就是那個地方有沙，這個風颳的，有一些個沙土地，這都叫 。就是言其這個陽燄，和颳這個沙塵起來，這就叫鬱 之象。「則紆昏塵」：紆就是彎彎曲曲的，你看那個有陽燄的地方，就是看著這麼一條一條的，一縷一縷的，它很不直的，這個紆就是彎曲不直的樣子。紆曲而行，就是走路走很遠的路，不是走近路，這叫紆曲。則紆昏塵，就是很黑暗的。

「澄霽斂氛」：澄就是澄清了；霽就是天下雨，方才晴天了，沒有雨下了，這叫霽，雨霽天晴，這是天晴的時候。斂是收斂；氛，就是氣氛，什麼叫氛？好像下雨的時候，有一股霧氣，那就叫氛。「又觀清淨」：又看清淨了。

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 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

「阿難，汝咸看此」：佛又告訴阿難，說現在你看一看這一些個「諸變化相」：明暗、通塞、清濁，這種種的相，有八種的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我現在把它們每一種，就還給它本來所來的地方。因處就是它來的地方，它從什麼地方來，我還把它還到什麼地方去，這就叫因處，本所因處。

「云何本因」：怎麼叫它本來那個來的地方呢？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阿難」，你現在諦聽，就是我現在講出來給你聽，你要特別注意。「此諸變化」：這八種的變化相，「明還日輪」：這個明，我把它給回去太陽。「何以故」：為什麼呢？「無日不明」：若沒有太陽就不光明了；不光明，這個明就回去了。回到什麼地方去了？回到太陽那兒去了，這明回到太陽那兒去了。「明因屬日」：因為有太陽，有這日光，才有明，所以這個明就是屬於太陽的。「是故還日」：是，因為這個；故，所

以。所以我把這個明就還給太陽，你說對不對啊？阿難！你有沒有什麼意見哪？阿難也沒有口開了，所以佛就接續著再往下講。佛看這個地方阿難是不是又有了疑問了，或有了說辭了，或有了問題，要提出來問了，have question 了；可是阿難沒有，no question，佛就繼續說了。

說什麼呢？說「暗還黑月」：明還太陽了，那麼這個黑暗，我就把它還給黑月去。這個黑月不是一定說是有月光那個月，黑月就是沒有月光，那就叫黑月。一個月，有半個月叫白月，有半個月的時間叫黑月。所以這個黑月，有的人說是這個月亮黑了；不是月亮黑了，是這段日子、這個時間沒有月亮，所以叫黑月，並不是月亮黑了。所以這個地方不要以文害義，不要食古不化，不要吃下去不會消化了，要會消化。吃下東西你要會消化，這個經的文也是這樣子，你若食古不化：「啊！這黑月，大約是月亮黑了吧！」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人，一看見這黑月，就：「喔！那《楞嚴經》上說還有黑月呢！月亮是黑色的！」你說這弄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不要以文害義。

「通還戶牖」：這個門和窗有縫、有孔，有通風的地方，這還給戶牖去。「壅還牆宇」：這個壅塞不通的地方，就還給牆和宇的地方。「緣還分別」：這個緣，就還給分別這個心。「頑虛還空」：頑虛這個地方就還給空。「鬱還塵」：這個鬱，這有一種塵的境界就還給塵。「清明還霽」：這個清明就給回到晴天這個地方去。

「則諸世間」：現在我所說這八種的相，有四對，各有所還，這個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世界所有一切一切的，由少而多，由近而遠，你推廣都不出這一種類。斯類就是這一種類，就是以上所說這八種的相貌，都不出這八種變化相。

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

這個「差」字讀差（音疵），差(音疵)別，差別也就是分別，「差」這個字，我們應該讀去聲。

「汝見八種」：上邊我所說這八種的相貌，八種的變化相。「見精明性」：你能見到這八種，這種精明的性，「當欲誰還」：你能看見的這個見精明性，是應該還給誰啊？就問阿難。這個地方就包括著說，你看你還給誰啊？是不是沒有地方還哪？你還到哪個地方去啊？你講啦！你講這個見精明性是應該還給哪一種呢？沒有地方還吧！「何以故」：為什麼我說沒有地方還呢？「若還於明」：假設你這個見精若還給明的時候，「則不明時，無復見暗」：暗的時候，這個見就看不見暗了；它沒有還給這個明，才能看見暗。那麼你若說這個見還給暗了，但是到明的時候，它還

能看得見，所以它也沒有還給暗；既沒還給明，又沒有還給暗。

「雖明暗等，種種差別」：雖然這是單單說明暗這兩種，其餘那六種也是一樣的。種種差別，種種東西種種的相貌，種種變化相，都有它的分別性，都有它的差別，差別就是分別性。「見無差別」：可是這個見，你說它有什麼差別呢？有什麼分別呢？見明也是見，見暗也是見，見清也是見，見濁也是見，見通也是見，見塞也是見，你說這個見有什麼分別呢？

有人就這樣講了，說：「這個見就是有分別！你看見明的就知道是明的，看見暗的又知道是暗的，這不是分別嗎！」不錯，這個是分別；但是你知道明暗，這不是個見，這是你那個分別心，你的攀緣心，你不要拿這個又當做見了。你知道明暗，那是你的心；你這個見，見什麼都是一樣的見，沒有分別，看見什麼都是看見，沒有分別的；你那個分別不是見，而是你那個心——分別心。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每一個人要特別地注意，不要把這個分別心，就當我們這個見精明元了。你能知道明暗，那不是這個見，而是這個分別心，所以這個地方要知道。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啊！你看這個文章說得多好！這幾句話就把這個道理說得太明白了。你看！它說「諸可還者」：諸，就是那些諸變化相，各有所還。者，就是那些個相；諸可還者，諸可還的那些個相，「自然非汝」：那不是你的。「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不汝還者，就是在你這兒，不到旁的地方去，不是你所能還給人的。非汝而誰，不是你可以還給人的，那麼這不是你的，又是誰的？要不是你的，你應該還給人哪！那麼現在你還不出去，你給誰，誰不要；你給明的，明的也不要；給暗的，暗的也不要；給清的，清的也不要你的；給濁的，濁的也不要你的。你如果能給出去，你再就不見了，這是你不能給人的，你沒有法子把它還給人的。你雖然證到初果，你也沒有辦法、沒有這個神通，把你的見送給旁人，令你自己沒有見了。你說這不是你的，這是誰的？你自己還不敢承認這是你自己的，還不明白，你說你這個阿難，你太可憐了！所謂可憐愍者啊！你看看。

這十六個字，把這個道理就說得很清楚了。所以《楞嚴經》這個中文真好，你若想學中文，不學《楞嚴經》，那你中文沒有學好；你若學過《楞嚴經》，那你的中文，你做出文來，那恐怕一般中國古來的秀才、舉人，都沒有你學問這麼好。所以《楞嚴經》這個文，你只要懂了幾段，已經就受用不窮了，用不了的用了，這個文是真的。你歡喜學中文的人，不要放過這個機會，你不要「如入寶山，空手而回」，

不要到那個寶山裏邊了，完了看見寶貝太多了，想拿起這個，把那個又放下了。

好像那個黑瞎子劈包米，你懂得什麼叫黑瞎子？就是熊，熊就是 bear，你懂得 bear 嗎？bear, animal. 它好吃那個 corn，就是包米，中國人叫包穀、包米，我北方叫包米，廣東人叫包穀，英文叫 corn，有這麼長，這麼粗，是吃的東西，甜甜的，叫 corn，長得這麼高。那個 bear go to this place, he take this corn, he take one, put it there. Take other one, put there. Put there, this down. Put there, this down. He think he take much, much, too much, Oh! Go to have a look, have one, no much.（熊走到那個地方採包米，牠採一個就放這裏；又採另一個，又放這裏，放一個掉一個，牠以為牠採很多很多；到最後一看，只有一個，沒多的。）

這個就是你走到寶山裏了，我們現在講經，這就是寶山。我告訴你，這比寶山那個寶貝還有價值，比那個金銀、琉璃、玻瓈、磈磈、赤珠、瑪瑙，都有價值的。為什麼呢？你若明白一句經典，你就修行、用功，總也不退，往前勇猛精進，你就成佛了，所以比到寶山那個價值還高得多。所以你不要像方才說那個 bear 似的，提那個 corn, go to way, one don't have.（走到後面，一個也沒有。）中國有一句話，說：「黑瞎子劈包米，隨得隨失。」隨得到一點，隨又丟了；隨得到一點，隨又丟了，不要這樣子。所以《楞嚴經》這個中文也好，是經文也好，意思也好，沒有不好的，統統都好的，只看你能不能接受。你若能接受，不要說什麼，我用棒子打你，趕你走，說：「啊！走！走！走！」你都不會走的，你若真明白了。所以這種境界不可思議的。

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

釋迦牟尼佛說，諸可還者，那麼自然非汝，這不是你的；不汝還者，非汝而誰？說是各有所還的，當然不是你的；那麼不汝還者，不能有地方還的，這不是你，是誰啊？是哪一個啊？你自己還不明白。所以我才說「則知汝心」：因為你不敢承認這個真心，所以我就知道，知道什麼呢？「本妙明淨」：本來這種妙明淨的心，「汝自迷悶」：這個真心沒有地方還，但是你自己迷悶。迷，你不明白；悶，似是而非的。所以在前邊我說你丟了，說你遺失了，也就是這個意思。本來是你的東西，你自己不曉得了，所以好像丟了似的。「喪本受淪」：你喪失你那個本性、那個真心，不明白真心，所以就受淪了。這個淪是個淪落，就是墮落了。

怎麼墮落呢？就一生比一生往下降、墮落，往下邊落，不是向上升，是向下邊降了，這個淪是淪落。為什麼你淪落？就因為你喪失你那個真心。這個喪失，也就是好像

喪亡，而沒有真正地喪亡；但是受這種淪落，可是真正淪落了。淪落到什麼地方去？

「於生死中」：淪落在這個生死苦海裏邊，在這個生死的苦海裏邊，轉來轉去的。

「常被漂溺」：在這個生死苦海裏頭，猶如在那個水上漂著似的。溺，就是被水淹的樣子，就是被水淹了。這言其你生死不了，就好像在這個汪洋大海裏邊漂來漂去，你就會游泳，將來時間久了，有一天也會淹死的，所以這是溺，溺就是溺死了。「是故如來，名可憐愍」：是，因為；故，所以。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如來才給你起個名，叫可憐愍者，說你太可憐愍了，你這個人。

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知。是我真性。

這個阿難哪！說一遍他也不明白，說兩遍也不明白，說了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他還不明白，還是對自己這個真心沒有認識清楚。在前邊佛說你在這個生死的裏邊常被漂溺，生死就比方一個大海，所造的這種業就像那個海水似的，把你這個人的身體就在那水上漂來漂去。這就是由起惑造業，因為他不認識這個真心，所以就造了業；造業就隨這個業，在這麼一個好像海似的——所以有的時候叫這個業，說業海，業海茫茫，這個業的海沒有邊的——漂來漂去。有的時候漂到上邊，有的時候又沈底了；有的時候，喔！那種在水裏頭的境界是很危險的，所以說他是一個可憐愍者。

那麼阿難在這個地方又生了懷疑了，由什麼上證明他生了懷疑呢？這「阿難言」：阿難說了，「我雖識此見性無還」：由這個「識」字上，他說他認識了，其實認識就是沒有認識。怎麼呢？他說識了，究竟是怎麼回事，他還不曉得；他說他知道了，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又知道了。他說他知道這個見性是無還了，前邊說那八相各有所還，唯獨這個見性，你想給誰，也給不出去，沒有辦法把這個見性送給人，還給人。阿難說，我現在知道這個見性無還了。但是他這個知道裏邊，已經就生出了懷疑，這懷疑就是在「知道」這個上面生出來的，由這個「識」字，就知道他是生懷疑了。

「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你看！這更顯明了。阿難說我知道它無還，但是無還是無還，云何能知啊？我怎麼樣能知道它是我的真性呢？你說他要是沒有懷疑，若認識了，怎麼會不知道是自己的真性呢？上邊這一句經文說，我雖識此見性無還，見性沒有法子給人這個道理，他知道了。但是他還不知道這個見性就是自己的真心，還沒有辦法知道，說云何得知？我怎麼樣才能知道，我這個見性是我真性呢？這個見性是我真正的心性呢？我現在還是不知道。講到現在阿難還是沒有心，還是把心丟了。為什麼呢？他不認識心，不知道他有個心。所以現在阿難說這一段經文，相信他心裏非常地沒有主宰，一點主宰也沒有。他為什麼沒有主宰？就因為沒有認識

這個真心。

佛告阿難。吾今問汝。汝今未得無漏清淨。承佛神力。見於初禪。得無障礙。而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

佛看見這個阿難太可憐了，說一遍他也不明白，說一遍又不明白；左有問題來問，右有問題來問，盡在這個多聞上用功夫，所以就無葉生枝，沒有葉子，它就生出枝子。所謂節外生枝，好像那個樹本來樹葉在樹枝子上長的，它沒有樹枝子，又想生個樹葉子，這叫節外生枝。佛因為阿難是太可憐了，於是乎佛也就本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種精神告訴阿難。

什麼叫無緣大慈呢？慈運無緣，誰和你最沒有緣，你應該對他最慈悲，這叫無緣慈。沒有緣，同你不好，你應該用慈悲心來待他，這叫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我對你們講，我說一個人就是一切人，一切人就是一個人，一 is all, all is one，這就叫同體大悲。譬如你有困苦，我就認為好像我的困苦一樣，所以我想法子，無論如何把你的困苦艱難給消除了。

所以我常常看我的皈依弟子，有的抽香菸的，我就希望他把香菸戒了，把香菸戒除去，好和佛能接上氣。如果你不戒了香菸，你那兒吞雲吐霧的——吞，這麼吞一口雲彩；吐，吐出一口霧去——那佛放光也被你這個雲霧給遮住了。所以我希望每一個我的皈依弟子，真想要學佛的人，把這種毛病要趕快戒除了最好。如果你不戒除，我就認為這種痛苦，這種不合法的行為，像在我身上一樣。為什麼呢？我本照佛同體大悲這種精神，所以我不希望每一個人有毛病，要每一個都沒有毛病了，都做一個完人。什麼叫完人呢？就是完全的一個好人，每一個都是這樣子，你們哪一個不做完全的好人，我就覺得我不是好人，我和你是一樣的。因為這樣子，我願意做個好人，所以我必須要想法子令你也做個好人，這就是同體大悲。現在每一個人你若都這樣存心，這個世界就沒有爭戰了，也沒有鬥爭了，什麼都沒有了。

「佛告阿難，吾今問汝」：我現在問問你，「汝今未得無漏清淨」：你現在沒得到四果阿羅漢，你只證到初果，初果沒有到無漏清淨那種程度上。這個無漏清淨就是最清淨了，再沒有染污體了。這講好像很容易似的，其實這個無漏是很難的。無漏，眼耳鼻舌身意不漏；你眼睛看東西，神也就往外跑，這也是漏；耳朵聽東西，你不會反聞的功夫，只知道往外聽，這也叫漏；你鼻子嗅香，舌頭嚐味，身覺觸，意緣法，這都是屬於漏的。我以前沒有講過嗎？好像這麼一個玻璃瓶子，那底下有個窟窿，水裝了它就漏了，裝了就漏了。你人若不修行，沒得到無漏的境界，每一個人都像那個漏瓶子似的，常常漏的。漏來漏去，由天上漏到人間來，由人間再漏到畜

生裏邊去，畜生再漏到餓鬼、地獄裏頭去。這麼漏來漏去，不知道漏到什麼地方去，那就看你自己造的業了。

沒得到無漏的清淨，「承佛神力」：你現在藉著我佛這種神通的力量，「見於初禪」：你看見初禪天的境界。阿難也開佛的智慧眼，不過雖然他開眼，這個開眼裏頭又有千差萬別，不是說一開眼，像我們人有眼睛都可以看東西，不是的。這個開佛眼裏邊，又有種種的階段，有的譬如可以看十里路，有的又可以看二十里路，有的可以看三十里路，有的可以看一百里，有的可以看一千里，有的又可以看一萬里；那麼最多的，看八萬四千里，可以觀到八萬大劫的事情，這是最多的；但是他不一開眼，就什麼都可以看得見了。那麼阿難這時候也開佛眼了，但是他看不見初禪天，現在他藉著佛的這種神通的力量，才看見初禪天那種境界。「得無障礙」：能看見初禪天，一點障礙沒有，沒有障礙物，看得清清楚楚的。

「而阿那律，見閻浮提」：阿那律尊者，他是天眼第一。阿那律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不貧」，就是不貧窮。他不單今生不貧窮，生生世世他都不貧窮。在《彌陀經》上叫阿樓陀，具足就叫阿律陀。這一位尊者也是佛的一個堂弟，佛的弟弟，我前幾天不是講過，他有個奇怪的毛病，什麼奇怪的毛病呢？佛除非不講經，佛一講經他就睡覺。他在那兒睡著了，佛就罵他，說：「咄咄胡為寐，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佛就罵他，說你這個人！為什麼這樣睡，你好像那個蛤螺和蚌那種東西，總在那個殼子裏邊睡覺，像那個海螺在那海螺裏邊，頭總也不出來，在裏邊就像睡覺似的。一睡一千年，這一睡，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你永遠也聽不見佛的名字。

佛這樣一罵他，一鬧他，他發了奮了，再也不睡覺了，瞪著眼睛一天到晚也不睡覺。經過了七天七宿，七日七夜沒睡覺，怎麼樣啊？兩個眼睛瞎了，盲了，變成瞎子了。這一回，去見佛，求佛來救他，說他眼睛盲了。佛說不要緊，佛教他金剛照明三昧，他修這種三昧，得了天眼通。得了天眼通，「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他觀這個閻浮提，這閻浮提就是整個所有的世界，但是閻浮提有很多閻浮提，我們這不過是閻浮提的一個。他觀這個閻浮提，就好像觀掌中的菴摩羅果似的。這種菴摩羅果是印度有，在中國沒有，此地不知道有沒有？這個世界這麼大，他好像看手上的菴摩羅果那麼樣清楚。

那麼再講這個阿那律，阿那律他以前是做一個耕田的農夫，就是種穀的，種穀的一個農夫。他很窮的，每一天大約就拿一個 lunch box（便當）。那時候或者沒有 box，他或者用紙，或者用布，或者用什麼東西包一包。包一包什麼呢？稗子的飯。這個稗子是米裏頭最下等的、最不好的這種東西，但是最便宜，不要多少錢。他因為沒

有錢的關係，就吃這種稗子飯，去做工，沒有肉吃，也沒有牛奶飲，就僅僅吃這個最下等、最下級的稗子飯。

他帶這個飯到田裏邊去，這一天他就遇到一個老比丘，這個老比丘在山上住著，已經證得辟支佛果——辟支迦羅，證得這個果。他在山上修道，每逢七天到城裏邊去化一趟緣，就是托鉢乞食，拿著他這個鉢到那兒去要飯去。七天下山一次，每下山一次化七家，化七個門口；這七個門口，要是化到齋他就吃，化不著齋他也就回去，就不吃了。

這一天這個辟支佛這時正趕上一個什麼時候呢？大約荒旱的時候，人人都沒有飯吃，這個飯貴得不得了，特別貴。所以這個辟支佛下山去化齋，他這個願力就化七個門口就不化了，他化了七個門口也沒有化到齋，沒有飯吃，拖著空鉢回來了。回來，那麼在路上就遇著這個農夫，這個農夫大約也是看見這個老修行回來了，他就問：「老修行啊！你今天化到齋了沒有啊？」這老修行說：「沒有啊！今天沒有飯吃喔！肚皮要餓囉！」他一想，啊！你今天沒有化到齋，你又要餓七天，挨七天肚餓，才再下山化齋，這怎麼可以呢？你如果不怕我這個飯不好吃的話，那我這個飯我不吃，我給你吃了。

這個辟支佛，啊！就歡喜得不得了。為什麼呢？已經餓了七天了，這回如果還是沒有飯吃，就要餓十四天了，餓兩個禮拜。於是乎就給他迴向，說是「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這麼給他迴向，說你現在布施我，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你想求什麼，我一定滿你的心願。若為樂故施，你要是因為想要快樂的緣故，你布施給我。後必得安樂，以後一定得到安樂這種果報。給他迴向完了，這個辟支佛雖然證果了，也是吃飯要緊哪！不吃也是肚皮餓，所以就很感激他的，好像中國人說：太謝謝你了！英文說 Thank you very much. 這麼樣子，就回去給他迴向。

由他把飯布施給這個辟支佛了，你說怎麼樣啊？這就奇怪了！奇怪的事情就生出來了。什麼奇怪的事情啊？哈！講起來你們都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不過這個經上釋迦牟尼佛這樣講的，不由得你不信，不信都要信。怎麼樣子呢？他用這個鋤頭一鏟地，一鋤那個地，從地裏就跳出一個兔子來，兔子就是 rabbit。這個兔子往上一跳，就跳到他的臂膀上了；跳到他的臂膀上，就不動彈了。不動彈，你說怎麼樣啊？他心裏就生一種恐懼心：「哇！怎麼這個兔子跑到自己的背上去了，牠也不下來了。」於是乎也不做工了，就趕快回家讓他的太太看一看，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怎麼這個兔子趴到他身上，就不動彈了呢？晃也晃不掉，是怎麼樣子也拿不下來了。就跑到家

去，叫他的太太一看，原來變成金兔子，是一個金子的了，這個兔子是一塊金子。

那麼由此之後，把這個金子拿去換成錢，割一塊，這個金子又長出來；割一塊，這個金子又長出來。因為窮人他不敢拿著這一個金兔子去賣，所以他先剝下一條腿來，再剝前腿，然後四條腿剝下來，拿去賣了，回來，這個兔子又長出四條腿來。就這麼樣子，所以這個錢、財寶就無窮無盡了，由此他不單這一生富貴，生生世世都富貴，九十一個大劫享受富貴，在天上、在人間、在任何地方，他也不窮，所以叫不貧。這阿那律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不貧。他怎麼不貧呢？就因為他供養這個辟支佛來著，因為供養辟支佛他所吃這個最低級的飯，而解決這個辟支佛的肚皮餓，這個辟支佛給他一迴向，他就得這樣的好處。

在佛教裏頭，這個布施是「捨一得萬報」，在《地藏經》上是這樣子講的。那麼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深信這種道理，對於這個道理不應該生一種懷疑心，你看阿那律尊者，他供養了辟支佛，就得到這種的果報。在中國，要是有一千個和尚，有一千個法師裏頭，一定會有一個阿羅漢。你不要見著這個和尚，就以為是阿羅漢了，不是這麼容易的。一定要夠一千個裏頭，會有一個阿羅漢；不夠一千個的時候，沒有阿羅漢的。或者單單一個也是阿羅漢，那要看你認識、不認識，好像阿那律尊者他就只供養一個和尚，但是這個和尚就是辟支佛，他就得到這種的好果。

那麼講到這個辟支佛去托鉢、化齋，為什麼他化不著齋？這又要講起因果來。「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鉢；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你單知道修智慧，說是我學習經典，來研究佛法，這不錯！開智慧。但是你又要做布施，又要栽培你的福，又要求福，在三寶面前種福。如果你不種福，就羅漢托空鉢，你單單修智慧，不修福的話，你這個羅漢出去化緣，就沒有人布施給你。為什麼呢？你在以前沒有種過福，沒有修過福，所以就沒有福。

修福不修慧，單單知道做好事、做功德、做善事，而不修智慧，不求智慧，這將來怎麼樣呢？象身掛瓔珞，你就托身做一個大笨象，elephant，在那個象的身上掛很多珠寶、玉器、瓔珞。瓔珞也是一種裝飾品，戴上好看的，那麼以前的女人頭上都戴瓔珞，這個瓔珞看得是很美麗的，中間是空的。那麼象身掛瓔珞，這有福，但是沒有智慧，象沒有什麼大的智慧。所以我們修道應該又要修福，又要修慧，內裏邊也要修，外邊也要修，內聖才能外王。內聖就是自己裏邊修得光明了，有智慧了，聖明了；外王，外邊你也要去做好事。所以要內功外果雙管齊下，這才能得到道的相應。

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眾生洞視。不

過分寸。

拿看東西這一種情形來說，就有不同的，初果羅漢，初禪天上看不到；二果的羅漢可以看見初禪天，而不能看見二禪天；三果的羅漢可以看見二禪天，而不能看見三禪天。可是如果有佛的神力來幫助他，他也可以看到四禪天，也可以看到四空處天，這要藉著佛的神力才可以。菩薩呢？菩薩與羅漢又不同了，「諸菩薩等」：所有一切的菩薩摩訶薩，他可以「見百千界」：初地的菩薩可以見一百個世界，二地的菩薩就可以見一千個世界，三地的菩薩就可以見一萬個世界，所以這每一個果位所見的不同。

那麼「十方如來」：至於佛所看見的，是「窮盡微塵」：窮，就是把他算盡了、看盡了。窮盡也就是看明白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什麼呢？微塵「清淨國土」：看見像微塵那麼多清淨莊嚴的諸佛國土。「無所不矚」：就是沒有看不見的了。諸佛所見的是窮盡微塵清淨國土，所以說：「一切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悉見。」不要說佛，就是菩薩，他若有他心通，有他心智慧的，你想要講什麼，沒有說出口來，這個菩薩知道的，這有他心智的；那麼諸佛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眾生洞視，不過分寸」：眾生就是凡夫，我們凡夫洞視，就是盡你的力量去看，在聖人來比較，也就不過一分一寸這麼多的地方，不過分寸。這是說我們凡夫所見到的東西，和諸佛來比較，那不過就是一分一寸那麼樣子少，諸佛可以看見盡微塵清淨國土，我們這一個國土都看不完。不要說這一個國土，就這一個三藩市我們看都看不完，我們往左看，右邊就看不見了；往右邊看，左邊的又看不見了；往前面看，後邊的看不見了；你想看後邊，前邊又看不見了。這是凡夫這個眼睛有所障礙，雖然這個見性是不生不滅的，但是我們這個身體是有所限度的，所以不能看得見。

若和羅漢、菩薩、佛來比較，就佛所看的我們不過僅僅就一分一寸那麼多，這是這樣子。你看諸佛、羅漢，他有天眼通，他看的通達無礙。我們眾生所看見的，你看！現在我能看見你們，這有一張紙隔著就看不見了，這一張紙連一分都沒有；或者隔著一塊板，也看不見了，這是說凡夫的肉眼。你要是開了天眼，那當然什麼都無障礙了，什麼你都看得見的。那麼隔著一塊板，也看不見了，這叫寸，哪一塊木板就好像一寸似的，隔著一張紙好像一分似的。我們所看的，隔著一張紙也看不通了，隔著一塊板也看不通了，所以眾生洞視，洞就是你注意去看，也不過分寸而已，所以我們和諸佛一比較，那真是相差得太遠囉！

阿難。且吾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中間遍覽。水陸空行。雖有昏明。種種形

象。無非前塵。分別留礙。

佛對阿難又說，說「阿難」哪！「且吾與汝」：現在暫且以我和你來講。「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你看看這個四天王。四天王，就是接近我們這個天，就叫四天王天。據佛經上講，這個天在須彌山的半山區，沒有到須彌山頂，有東天王、南天王、北天王、西天王，這是四大天王。四天王天人的壽命是五百歲，等活到五百歲的時候，又該墮落了。這墮落我以前講過，有五衰現相，五種的衰相。

那麼四王天的一晝夜，就是我們人間的五十年。說是怎麼四王天的一晝夜就是人間五十年呢？我舉一個例子，你們就都可以明白了。我們每一個人如果覺得這一天很快樂的，不知不覺這一天就過了，覺得這天很短的。因為天上他都快樂，所以他的一晝夜就等於我們這五十年那麼長。我們人間為什麼就五十年這麼長呢？就因為人間煩煩惱惱、苦苦惱惱、爭爭吵吵，一天到晚這麼忙忙碌碌，都不知幹什麼？就好像那個蒼蠅在空中，飛到東邊，飛到西邊，飛到南邊，飛到北邊，也不知幹些個什麼？你看！在這兒沒有什麼快樂，所以這個時間就長了。

你看我們人間一晝夜，又是地獄裏五十年。為什麼地獄它那時間又長了呢？也就因為它太痛苦了，所以就覺得這時間延長了。由這個我們應該明白，這個時間沒有長短的。所以以前果循問我，什麼叫時間？我說沒有時間。這個時間就是每一個人自己的感覺長短而已，你要是天天覺得很快樂的，你恐怕過五百年，也覺得沒有好長的時間。不要說五百年，五十年吧！這個人一生很快樂，也不憂也不愁，也沒有脾氣，也沒有煩惱，快快樂樂的，他這一生覺得是這麼一轉眼的時間。為什麼呢？他太快樂了。究竟這個時間，就是在每一個人的感覺來分別而已。所以這果循問我什麼叫時間？我說沒有時間。我這個沒有時間，也可以說我不知道時間；又可以說我太忙了，不知道時間了；又可以說，我也不想知道這個時間。我這個沒有時間，有這三個意思。

觀這四王天的宮殿，「中間」：在宮殿裏頭。「遍覽」：遍覽就是看一切。我現在真不知道時間了，又講過鐘了。「水陸空行」：水，就是在水裏頭的東西；陸，在陸上的東西；空，在虛空裏的東西。行，在水陸空所有的動物、一切物都包括在內。

「雖有昏明」：雖然有昏、有明的。「種種形象」：種種，就是不一樣。「無非前塵」：這都是你眼前的一種塵，眼前的東西。「分別留礙」：是你有一種分別的心，而留下的一種障礙，不是你自己的東西，這個境界都是外邊的一種塵，這個塵一種的留礙，留到你的腦筋裏和你的思想裏頭，這都不是你的東西。

汝應於此。分別自他。今吾將汝。擇於見中。誰是我體。誰為物象。

因為阿難還沒有明白這個真心的道理，所以就分別不出真心和妄心的關係。在昨天晚間說，這種種的形象，無非前塵，完全都是眼前的一種塵境分別留礙，有所分別而發生了障礙。所以釋迦牟尼佛說「汝應於此」：阿難你應該在這個地方，「分別自他」：你分別分別什麼是自己的真心？什麼是個物體？自就是自己的真心。

「今吾將汝」：我現在把你阿難「擇於見中」：放到選擇你這個見性裏邊。「誰是我體」：你這個見性和這個物體，哪一個是我見性的體？這個「誰是我體」，是見性這個體。「誰為物象」：哪一個是物的那種影像呢？那種的樣子呢？你分別分別。這叫阿難分別分別看，我們現在也分別分別看，看哪個是我見的體？哪一個是這個物的體？分別一下。如果你能分別出來，你就聰明過阿難；如果你分別不出來，你就蠢過阿難，就愚癡過阿難。所以現在我們也可以試驗出來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每一個人是不是比阿難聰明，你們試試看。

阿難。極汝見源。從日月宮。是物非汝。至七金山。周遍諦觀。雖種種光。亦物非汝。漸漸更觀。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

這種道理真是妙不可言，你說出來的都不是了，你能形容出來的也不是了。怎麼樣子呢？就是說不出來了，你還問怎麼樣子？「阿難，極汝見源」：極，就是到極處了。你見的這種源頭，到極處，到極點，到什麼地方呢？「從日月宮」：從這個太陽和月亮；宮，它的宮殿裏邊。「是物非汝」：這都是一種物，而不是你。「至七金山」：什麼叫七金山哪？是不是七種金子的山？這七金山是在須彌山的四周圍，隔一重香水海，有一重金山，這個山是金子的。說：「在什麼地方？我到那個地方去掘一點金子來，那我就發財了。」這個我不能告訴你，我如果告訴你，你去把那個金子都偷來，那個金山就少了金子，怎麼會變金山呢！這個金山就在須彌山的四周圍，有一重香水海，有一重金山；有一重香水海，有一重金山，在這個須彌山的外邊，就有這麼七重的金山。

須彌山是梵語，翻到中文叫什麼呢？克爾康，須彌山翻中文是什麼？(弟子：不知道) 易象乾知道嗎？(弟子：不知道。)韓光先知道嗎？(弟子：我不知道。)哦！你們都不知道，我也忘了，那怎麼辦哪！哈！My friend，須彌山翻到英文和中文是什麼？現在我想起了，My friend told me.是妙高山，又妙又高，這個山叫妙高山，這是中文。英文我又知道了，那又要找我的徒弟去翻了，要找果璞，你看妙高山翻譯成英文，應該翻譯成什麼？wonderful high mountain,須彌山的四外邊有這七重金山。我現在告訴你們，你們雖然沒有受過五戒，也不准你們去偷我這個金山去，那個金山是我的，

我告訴你。你若偷我的金山，那我一念咒，你就頭痛了；你一頭痛，那你金子就拿不動了，不要欺負這個師父，這個師父有 too much power（很大的力量），哈！。

「周遍諦觀」：所有的地方你都看，用你這個天眼來看，用你這個佛眼來看，用你這個智慧眼來看，你看去。「雖種種光」：雖然有種種的光明。「亦物非汝」：都是一種物象，而不是你自己，你說哪個是你自己？你找出來啊！「漸漸更觀」：漸漸，就一點一點的，就是你一點一點地來看。更觀，你再看。看什麼呢？「雲騰」：這個雲彩，喔！在空中走來走去的，這叫騰；騰就是飛起來了，這個雲飛起來了。

「鳥飛」：這個鳥在空中那麼翱翔，飛就是翱翔。

「風動」：你看！這個地方沒有法子講了，這個經我沒法子講了，這要停止，去問六祖惠能大師了。你看這個地方說風動，《六祖壇經》上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你看這個經上又說明白了是風動，究竟是誰動？《六祖壇經》上說：「仁者心動。」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不知是誰的心動呢？是你的心動啊？是我的心動？是他的心動？是誰的心動呢？所以你說這個經我怎麼講，簡直沒有法子講了，不知道是什麼動了？《六祖壇經》上說不是風動，現在說是風動，你說哪個對？若說不是風動，說心動了，那誰的心動了？我們現在在座的，問問哪一個心動了，你心動了？是我心動了？還是他心動了？哪一個心動了？

說：「那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心就沒有動。你心沒有動，那誰心動了？這個地方，現在還是照這個經文上的意思講了，說是就算風動，你心也沒動，我心也沒動，他心也沒動，風動了。你看那個風，喔！颳得烏煙瘴氣的，那個風動就是發脾氣了，那個天地發脾氣了，喔！颳起大風來了，把樹木連根都給拔出來了，颳起颶風，把房子也給颳倒了，這個風動不得了的，所以這是風動。

「塵起」：塵怎麼會起呢？塵自己會起嗎？不是的。這個塵起就因為風動，它才塵起。這個風一颳，那個塵也就飛起來了，本來它在地下睡得好好的，在那個地方，啊！它覺得很舒服的、很快樂的，在地下睡得很自在的。啊！來了風了，說：「啊！wake up, wake up, go away.」（醒醒！醒醒！走開！）這個塵就起來了，起來就做工了。做什麼工呢？塵它做什麼工啊？塵就去把所有世界什麼東西，它到那兒都去觸，就到那兒去 touch, touch everything, make everything dirty, go to dirty,這是塵土的工作。塵土的工作，它就叫一切的地方都不清淨，明白了嗎？

「樹木山川」：還有東西，還有什麼東西？有樹木、有山川。「草芥人畜」：又有草，又有這一切植物的東西，又有人，又有畜生。「咸物非汝」：你說所有所有這些東西，倒是物象啊？還是你的見性呢？你講啊！你說啊！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審問

的詞，就審問你，快點講啊！怎麼不講哪！有這麼個口氣。是物非汝，你說是物，是不是？佛在這兒，這叫當頭棒喝啊！你看！當面審問，就像個法官似的，法官來判案：「你快說，你偷了沒偷？若偷了，快點承認；沒有偷，也說出個理由來。」
Okay!

阿難。是諸近遠。諸有物性。雖復差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則諸物類。自有差別。見性無殊。此精妙明。誠汝見性。

釋迦牟尼佛前邊說了許多的道理，問阿難，你看這些個東西，哪個是你的見精？你找一找。現在是分別這個見精和物象，因為阿難他分別不出這個物和見，他說物見是混合到一起了，也不知道哪個是物？哪個是見？所以佛就設出來這個問答，顯明了這個見的性。這一段就直指這個見性，告訴他。

「阿難」，「是諸近遠」：這所有的東西，近的在你身邊，遠的到日月宮；乃至須彌山、七金山，到這麼遠的地方。「諸有物性」：所有這一切的物象、一切的東西、一切物品的體性。「雖復差殊」：雖然各有不同。復就是所有的都不同的，風是風，塵是塵，鳥是鳥，雲是雲，樹木是樹木，山川是山川，草芥是草芥，人畜是人畜，各有不同，這叫雖復差殊。

這個「差」，凡是有這個「差」字，都應該讀差（音疵），差殊。所以你們學中文的人，在這個地方，這是一種很要緊的學問。你們若能明白這個「差」字，應該讀差（音疵），這在一般普普通通讀中文讀過十年、八年書，他都不懂這個的。懂這種字義的，最少要有十五年以上的功夫，才能把這個學問都明白了。那麼我讀了多少年書呢？我老實告訴你們，我讀兩年半書，比你們讀的都時間少。那麼你為什麼懂呢？我也不知我為什麼懂，我現在就是懂了，你不要問我為什麼懂？總而言之，我是懂，是吧！

「同汝見精清淨所矚」：這種種的分別，是你這個見精看見的，所矚就是看見的。「則諸物類」：你這個見精所接觸的一切物類，「自有差別」：它自然有不同的。「見性無殊」：可是你能看見物象、能看見東西、能看見物質的這個見性，有什麼分別？你看見張三也是見，看見李四也是這個見，你看見一個王八蛋也是個見，這不是罵人，這是比方。所以你說都是一樣的見，沒有分別的，你看見一個貓也是個見，你看見人也是個見；甚至於你看見一切一切，都是這個見，這個見變了、沒變？有沒有分別？你看見這個見有沒有分別？這是問阿難哪！我不是問你們，這是釋迦牟尼佛就這樣問阿難：「你說它有沒有分別？」阿難沒有話講，那個時候張口結舌——張開口，可是舌頭說不出話了；結舌，好像舌頭被這個繩綁住了似的，這叫張

口結舌。口張開了，舌頭不能說話了，但是也不是啞巴。這個地方要注意的，如果啞巴當然他不會說話了，阿難也不是個啞巴，啞巴他會：「啊啊啊…」還會這麼樣叫一叫呢！阿難也不會叫了。

「此精妙明」：這一種最精微、最微妙而最光明的東西是什麼？是什麼？講啊！阿難還是沒有聲出。在這裏你可以這麼想一想，佛當初在這個地方一定問阿難就是這麼問：「你說這是什麼？」阿難還沒有聲出，還是張口結舌。「誠汝見性」：阿難沒有話講了，佛是大慈大悲的，一看把這個徒弟給難住了，沒有話可講了，釋迦牟尼佛就說了，說我告訴你，誠汝見精啊！這就是你那個見精嘛！知道嗎？現在明白了嗎？有這樣的口氣。

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

你看這個文說得真的很妙，真是好啊！「若見是物」：以前你說這個見和物體是相雜的，分別不清楚，你認為這個見就是物了。阿難！你說這個見就是物，沒有什麼分別，那麼現在我問你，「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見既然是物了，那你可以看見我這個見是什麼樣子的，我也可以看見你那個見是什麼樣子的，那你看見了沒有？你看見我這個見是什麼樣子？這不是說我看見東西，這是我看見東西這個見，是什麼樣子的？是個白色的，是個黑色的，是個黃色的，是個紅色的，什麼顏色？

阿難這個時候，大約又是張口結舌，又是說不出話了。那麼這個見是個長的，是短的，是個方的，是個圓的？能看見東西這個見，是個什麼樣子的？這麼問阿難。若見是物，你如果說這個見是一個物質的話，物質一定都要有形象的，它是個什麼形象呢？就是方才我說，是個青黃赤白黑，什麼顏色？是個長短方圓高低，究竟是個什麼形象？你看這個山有山的形象，樹有樹的形象，河川有河川的形象，那麼究竟你這個見是個什麼樣子的？你看見過沒有啊？這樣問阿難。

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哎！這個經文真是難講，不容易講，來回來回表露這個道理。你如果頭腦不清楚的，不要說你講，你一看這個文，就把你看糊塗了，看了覺得：「說什麼？這是什麼？」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假設你說你可以看見我這個見，你說你也看見了，我也看見了，這個就算看見我了，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啊？阿難沒有開口，這是佛這麼樣猜想，說一定你心裏講，說我看見這個東西，你也看見這個東西了，大家都見，這是你也看見我這個見了。好！你這樣講，名為見吾。

「吾不見時」：我沒有看見這個東西的時候，「何不見吾」：你看見這個東西了，我沒有看見，那麼你應該也知道我沒有看見，你怎麼看不見我這個沒有看見呢？吾不見時，我不見那個時候，你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我沒有看那個見，你怎麼看不見呢？譬如一樣東西，你看這個東西，我是睜著眼睛，但是我沒有看這個東西，你應該看見我沒有看，但是你不知道的，你看不見我有沒有看，有沒有看這個見，你看不見的，這還是問阿難。

你說的道理就是這樣的，你說這個物是個見，那麼你也看見這個東西，我也看見這個東西，你就說這是看見我這個見了。那麼我沒有看，你也應該看見我沒有看這個見，你能看見嗎？你看得見嗎？沒有看見。那你還是沒有看見我這個見，這是舉出來一種比喻。這個地方是不是好像很不容易把它表示出來，不過你要是明白這個理了，那也就很容易懂的；若沒有明白這個理，講來講去就把人講糊塗了，講得人：「啊！到底是什麼？說的是什麼？怎麼這麼多見？見的什麼見？」所以我最歡喜這個《楞嚴經》，它說的這個理論說得太妙了，比那個妙高山還妙。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這一段經文就很容易講，前面那一段很不容易講的。你要是明白前面一段，這一段我就這麼一念，你就會明白了，不要講了。所以我說要罷工了，因為它太容易了，不必講你也可以懂。現在又有一個人聽說我不講就懂了，他說：「喔！我還沒懂呢！你都是講一講好吧！」所以我現在就再講一講，暫時先不罷工。

「若見不見」：你要是見到我不見的地方，「自然非彼不見之相」：你說你能以看得見我這個沒看見的，這談不到你見得到「我沒有看見」這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你要是看不見我不見那個地方，不見那種的相。「自然非物」：這個見就不是個物了。以前你總懷疑說，這個見和物體夾雜到一起，分別不清楚，現在你明白了吧！現在我告訴你，你看不見「我看不見」那個地方，我看了沒看，你不知道。因為什麼呢？我這個見沒有形象，也不是青黃赤白黑，也不是長短方圓，什麼都不是，所以你看不見的。那麼你看不見，自然就不是物了，這不是個東西。

說：「你不是東西，你真不是東西！」不是東西，那還是好東西呢！那就是那個見性，我告訴你見性就不是東西。中國人罵人說：「欸！你這個人真不是東西！」其實這裏頭就包藏著很妙的意思，但是一般人他只知道說，而不明白這個意思。不是個東西，就是個見精了嘛！為什麼說不是東西這個微妙的意思，他不明白？就因為他不懂《楞嚴經》；若懂《楞嚴經》，他就知道：「喔！不是個東西，真正就是我

們自己這個見性呢！」

自然非物，這個也和前邊那個「諸可還者，自然非汝」，能給人家的東西，就不是你的；「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你沒有法子還給人家的，這個東西不是你的，是誰的？這個地方這一句經文，和前邊那個道理是一樣的。所以說你能看見的東西，當然是物；你看不見的，那自然就不是物了，不是一種物象了。那麼現在你看不見的那個見，你又不能把它和其他的物象去歸夥去。歸夥就是合夥，合到一起，合到一起叫什麼？stick，不能和旁人合到一起，黏到一起。你這個見和那個物，根本就是貼不上的，不能和這個物在一起的。

所以它既然不能和物在一起，那麼你說這是誰的？和誰在一起？你想一想看！這就是要你參一參。參禪的人講參話頭，這也就是話頭，你參一參：你看這不是物象，那麼你說它是誰？說：「念佛是誰？」也就是參這個嘛！也就是這個地方啊！這個地方你若明白這個見：「喔！這個見原來是不去不來的，原來是不生不滅的，原來是圓融無礙的。」你明白這個道理了，那你就知道你自己這個見性，真正是你的，所以他說非汝而誰，不是你的，是誰的？「云何非汝」：你怎麼說它不是 你的，你怎麼又說它和這個物去夾雜到一起了，分不清了，現在你明白了嗎？現在應該明白了，我給你講這麼多道理，你再若不明白啊！那你真是一個糊塗蟲！糊塗蟲，這個蟲，英文叫什麼？worm，是一個糊塗的蟲子。

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既見物。物亦見汝。體性紛雜。則汝與我。並諸世間。不成安立。

釋迦牟尼佛說，你既然看不見我這個見，這個見沒有形象可見，那麼究竟有沒有見呢？這個見還是有的。可是雖然有，它又沒有一個體相，沒有一個形體，也沒有地方可還，你怎麼不敢承認這是你自己的呢？「又則汝今見物之時」：假如你又執著，說你現在看見東西的時候，「汝既見物」：你能看見物了，你若說你這個見一定是物，「物亦見汝」：你既然說這個見是一個物，那麼你能看見物。物既然能看見物，那麼物也能看見你這個見，因為你說你這個見是個物，能看見其他的物。既然你這個見是個物，那麼其他的物也就有見，也應該看見你這個見。

「體性紛雜」：那麼你也看見物了，物也看見你了，究竟是誰看見誰？你說啊！哪一個看見哪一個？或者阿難這樣說，說就好像兩個人似的，你也看見我，我也看見你了，那麼人和人是你看見我，我也知道；我看見你，你也知道。可是物看見你的時候，那個物知道不知道呢？你的見這個物，看見其他的物，其他的物知道不知道呢？如果你的見這個物，也可以看見物品的物，這就體性紛雜，你說到底是誰看見

誰了？根本就分別不清楚了嘛！所以這叫物體紛雜啊！根本就亂了，你說誰看見誰啊？你也能看見，它也能看見，這個物品也能看見你，你也能看見這個物品，並且你認為你這個見就是個物了，這互相都可以看得見，所以這叫體性紛雜，這就搞亂了嘛！這亂搞一通了嘛！

「則汝與我」：那麼既然你的見這個物，也可以看見物品的物。可是現在甚至於連你和我的身體，「並諸世間」：和所有世間——有情世間和器世間。什麼叫有情世間呢？就是我們一切的人類，這叫有情世間。器世間，就是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叫器世間。器就是器皿的器，說你這個人成器不成器，那個器，這叫器世間。又者，所有的有情，這叫正報；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叫依報。

怎麼叫正報呢？正報，就是正當那個正，不偏，因為一切眾生這個身體都叫正報，正當受報的時候。而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叫依報，依就是依靠的依，報就是因果報應的報。所以要是你看見這個見是個物，則汝與我，並諸世間，和這所有世間，「不成安立」：都互相不能相容了，都亂了，不會安立了；不成安立，也就不成一個世界了，這個世界一切一切也都不成世界了，這個意思也就是這樣子。

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遍。非汝而誰。

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阿難，說「阿難」哪！你現在明白了嗎？我講這麼多的道理，你還迷迷糊糊的，沒有清楚。「若汝見時」：假設你看見的時候，「是汝非我」：你看見的見就是你的見，而不是我的見。「見性周遍」：那麼這個見性，你也有見性，我也有見性，任何人都有見性，這個見性是周遍的，在佛的份上，這個見性也是有這麼多多；在眾生的份上，這個見性也是有這麼多多。

所謂「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在聖人的地位上，也沒有增加一點點；在凡夫這個地位上，也沒有減少了一點點，都是這麼多。你有你的見，我有我的見，各有各的見。這個見，也沒有多一點，也沒有少一點，各人都正夠用，也不會不夠用，妙的地方就在這兒，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見精。既然這樣周遍，那麼你不要這個見，你想要給誰啊？你不敢承認這個見，那麼這是誰的呢？「非汝而誰」：不是你的，你說！是誰的？啊？這時候阿難又是沒話講，張口結舌。

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

「云何自疑」：為什麼你要自己疑惑你自己這個東西？你自己這個東西，你不承認，你生了一種懷疑。懷疑什麼呢？你懷疑這個見不是你自己的。「汝之真性」：你那

種真實不虛的見性，你那種真性，真性就是沒有一點假，這叫真性。「性汝不真」：你自己認為你這個見性不真，你有所懷疑。你懷疑你這個見性不真，「取我求實」：你向我來要求，叫我給你證明你這個見性是不是你的。你這個思想越跑越遠，真是迂道而行啊！你真是太可憐了！佛這時候也沒有辦法他，好像我的弟子不聽話，我也沒有辦法的。這個時候佛講這麼多道理，阿難也不聽，盡是往遠了跑，越給他講，他越不明白，所以佛也沒有辦法了，這時候就等著阿難的回答呢！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非餘。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居日月宮。此見周圓。遍娑婆國。退歸精舍。祇見伽藍。清心戶堂。但瞻簷廡。

「阿難白佛言」：阿難又對佛講了，說「世尊」哪！「若此見性」：假設能看見的這個見性，「必我非餘」：一定是我的，你一定說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不是其他的物。這個非餘，也就是不是其他的物品，不是其他的東西。「我與如來」：現在我和如來你，「觀四天王」：世尊以神通的力，帶著我看見這四天王「勝藏寶殿」：勝就是特別妙好，特別殊勝，非常地妙好。藏，用特別的寶、非常有價值這個寶造的寶殿。「居日月宮」：又到日宮和月宮那裏邊。「此見周圓」：這個見那時候看得可就遠囉！看得可就寬囉！什麼地方都看見了。周圓，沒有一個地方看不見的，所以這個見證明是周圓的。

「遍娑婆國」：這個地方有的人說，這個娑婆國和前邊那個閻浮提調換，其實不換也是一樣的，這個不關重要，就是我們人在這個地方明白這個道理就得了。他為什麼要換呢？說娑婆國僅僅就是我們這個世界，閻浮提就是很多世界了。那麼你拿娑婆國當很多世界，也都可以嘛！你何必換它呢！所以我現在講這個經，決定是不調換的。遍娑婆國，也都看得見，所有地方都看得見。

可是我「退歸精舍」：現在從四王天、日月宮、娑婆世界回來了。退回來到什麼地方呢？到祇桓精舍裏邊來了。「祇見伽藍」：我只見這個伽藍。伽藍是護法神，好像關帝公，這個長鬍子、紅臉的，他就是伽藍。說是有護法的地方，就叫伽藍。我看見這兒有護法，有伽藍菩薩在這兒。「清心戶堂」：我到這個精舍裏邊。清心，這個心不是說人心的心，就是那個精舍裏邊，就是說這個房子裏邊，那個中間，那叫心。清心戶堂，到這個戶堂。我到這房子裏邊，我「但瞻簷廡」：我所看見的就是前邊這房簷，就這麼多多。我到天上去，我就看到那麼多，到這個房裏邊了，我就看見這麼少，究竟我這個見怎麼會小了呢？外邊怎麼我就看不見了呢？他又有了理由來辯論來了，又和佛來辯論，看看他這個理由。這後邊說得更妙了。

世尊。此見如是。其體本來。周遍一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為復此見。縮大為

小。為當牆宇。夾令斷絕。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願垂弘慈。為我敷演。

啊！你說收了這麼個徒弟多麻煩！多頭痛！佛有這麼個徒弟，你看！問長問短，問大問小，問方問圓，問這個見，怎麼他在那兒看見那麼多，現在在房裏看見那麼少，是不是這個牆把這個見夾斷了呢？「世尊」：阿難又稱了一聲世尊，說「此見如是」：這個見，我在天上看得就多，到我這房裏看得就少，此見如是，就是像這個樣子。

「其體本來，周遍一界」：這個見的體本來周遍這一界，就是一個虛空世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我在室外邊，它就周遍這一個世界；我現在到這房子裏邊，我這個見只能把房子裏頭看滿了。唯滿一室，就是在這個房子裏邊。

「為復此見，縮大為小」：為復，是不是這個見由大的而縮成小的了，由這個世界上縮到這房裏頭來了？那麼究竟怎麼樣縮的呢？我也不了解這個道理。這個縮就是收縮了。縮大為小，就是把大的東西縮成小的。那麼大的東西怎麼樣縮小的呢？好像那個氣球裏頭有氣，它很大的，把那個氣放了，它就小了，就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這個見是不是像這個氣球似的？

他把這個見又弄成一個東西了，他總想：「這個見是一個東西，我總要想方法用一個比喻，和佛來辯論，一定我要把佛勝了。你那個理由，我想辦法叫你理由不成立，我總要找一個方法來，表示我講這個道理是對了，你給我印證了。」阿難的心理是這樣的。「怎麼我說什麼，你都說不對，我一定要找一個對的給你看看。」阿難這時候大約也是我見、那種「我」很厲害的：怎麼我說的，你都說不對？於是乎他又說縮大為小，是不是把它由大縮成小了？

「為當牆宇，夾令斷絕」：或者是由這個牆宇隔斷了，把它夾令斷絕。夾，就是好像兩個東西這麼一夾，就夾扁掉了，這叫夾。因為我在外邊進到房裏邊來，被這個牆宇把我這個見給夾斷了。要不然我以前那麼大，現在怎麼這麼小了，現在怎麼就這一個房子這麼多？

講到這兒，我給你們講一個笑話。什麼笑話呢？在中國，有個人教學生，這個學生是一個開蒙的學生。怎麼叫開蒙呢？就是頭一天讀書。他父親、母親非常有錢，很有錢、很有錢，就請了一個專門的、有學問的 professor、教授，來教他這個學生。那麼這有錢的人對這個教授就說了，說：「你不要太嚴了，你只要把我這個小孩子，一天教他認識一個字，那我就給你多少錢都可以，你要多少錢，我給你多少錢。甚至於你就教他認識一個字，就可以。」這個教授說那容易，那好了！就教這個學生。這個學生很笨的，他就專門教這個「一」字，左寫一個，就說：「你看看，就這麼樣，這是一橫，這就叫『一』，你記清楚了。」教了幾天，他都不忘了，就記得這

個「一」字了。

那麼這個東家，東家就是有錢的這個主人，有一天就請這個教授喝酒、吃飯。吃完飯，就帶他這個小孩子到花園裏去看花。看花，這個教授就覺得很自滿的，說：「你這小孩子都很聰明，你說他很笨的，我教他，他都可以認字了。」這個東主，就是這個主人很高興的，說：「他認識什麼字？你考一考他看看？」這個教授就在這個花園地下，用腳這麼一畫這個土，畫出來一個大的「一」字來，就問這個小孩子，說：「這是個什麼啊？」

小孩子看了半天，這頭看到那頭兒，那頭看到這頭兒，說：「我不認得。」這個教授說：「我天天教你，這不是個「一」字嗎！」你說這小孩怎麼樣講？說：「你教我那個『一』沒有這麼大嘛！不是這麼大嘛！」阿難也就和這個小孩一個樣，說我在外邊看見那麼大個兒，怎麼我到房裏看到那麼小個兒呢？這奇怪了！是不是這個牆把我這個兒給夾斷了呢？夾令斷絕。

「我今不知斯義所在」：我現在不明白了，越講越糊塗，這怎麼搞的啊！這個兒究竟怎麼會大、會小的啊？我也沒有縮它，它怎麼就會小呢？它若可以縮小，應該要有一個人來縮它，它可以小，現在又沒有縮它，它就小了，是不是牆把我這個兒給我夾斷了呢？我不明白這個道理，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這個道理究竟是怎麼回事啊？求佛慈悲，「願垂弘慈」：世尊，你大發慈悲，解除我這個疑惑啦！解除我的疑惑，「為我敷演」：敷就是分布；把這個道理分析清楚了，這叫敷演。就是我現在不明白，請佛你用你的大慈悲——弘慈就是大慈悲心——幫我講一講，指示指示我。唉！阿難哪！比我都糊塗，我現在都懂得這個道理，阿難當時都不懂，你說是不是比我糊塗！

佛告阿難。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各屬前塵。不應說言。見有舒縮。

阿難在前邊說是他這個兒，忽然間就大了，忽然間就小了。忽然間，就是有一個時候它大了，有一個時候它就小了，這什麼道理呢？是不是它會伸縮呢？可以由大縮而為小，或者是這個牆夾著它斷了呢？我怎麼在外邊看見那麼多地方，在房裏邊就看見這麼小的地方，我對於這個道理是實實在在不明白，我願意佛大發慈悲，來開示我，來教導我。

「佛告阿難」：釋迦牟尼佛就告訴阿難，說「一切世間」：這所有的世間，就是有情世間和器世間。這一切世間，「大小內外」：或者大，或者小，或者內，或者外。「諸所事業」：事業就是指前邊這大、小、內、外，這種種的形象而說的，叫事業。

諸所事業，「各屬前塵」：這都是眼前邊一種塵相；各屬，都是屬於眼前這種塵相。

「不應說言，見有舒縮」：你不應該這樣說，怎麼說呢？說這個見有舒，舒就是伸開了；縮，縮就是縮小了，你不應該這樣說法。

譬如方器。中見方空。吾復問汝。此方器中。所見方空。為復定方。為不定方。

為什麼我說你不應該說這個見有伸縮性呢？有舒伸開和縮回來？「譬如方器」：我說一個比方，有個四方的器皿，這個器就是一個四方的，或者箱子，或者一個什麼東西，就叫器皿、器具。「中見方空」：因為這個箱子是四方的，所以這箱子裏邊也就有四方的空，這空也就變成四方的了。「吾復問汝」：我現在再問問你，「此方器中」：這個方的器皿裏邊，「所見方空」：所看見這個空，這個是四方的空，四方的空的位子。「為復定方」：這一定是四方的嗎？「為不定方」：還是這個四方的空是不一定呢？

這個就是說，你若說見有伸縮性，有大有小，那麼現在我用一個四方的器皿來做比喻，這四方的器皿裏邊的空就是四方的，那麼你說這個四方器裏邊的空，是不是四方的呢？這空的性是不是就變成四方的呢？如果是四方的話，那麼等把這個器皿拿開的話，這個四方的空和一般的空，就不能合到一起了。所以說為復定方，為不定方，你說這個空一定是四方的嗎？還是不是四方的？如果不是四方的，它是普遍的，這和你這個見是一樣的嘛！你為什麼懷疑它有大有小，又有伸縮性呢？

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

「若定方者」：假設這個四方的空，要是有一定的話。「別安圓器」：別安，再換一個，換一個圓圓的箱子、圓圓的器皿。「空應不圓」：你若說這個空是四方的，那麼換一個圓的器，一個圓圓的東西，裏邊這個空就不應該圓，應該還是四方的。

「若不定者」：假設你說這個空的位置沒有一定的，不是一定方的。「在方器中，應無方空」：你若說它不是一定四方的，那麼在四方的器皿裏頭，這個空的位置，怎麼它也變成四方的呢？你說這是什麼道理呢？問阿難，你說這個空到底是四方的，是圓的呢？這個空就比方這個見，你說這個見可以伸縮，有大有小，那麼這虛空，你說是四方的呢？是圓的呢？他不說大小，他就說四方的、是圓的啊？這樣來問阿難。你看這個問題，越來越不能解答，阿難越問越糊塗。

汝言不知斯義所在。義性如是。云何為在。

「汝言不知斯義所在」：阿難，你說你不知道這個道理，不明白這個道理，你對於

這個道理有所懷疑，不知道這個見到底在什麼地方？它怎麼又能縮大為小？怎麼隔著牆又沒有見了，這個見是不是被牆夾斷了？你不懂得這個道理，你不知道這個道理在什麼地方？「義性如是」：你說那個見，和這空的道理是一樣的，你說這空究竟是方的、是圓的呢？你說一定是方的，那麼放到圓的器裏，它就應該不圓；你若說是圓的，它放到四方的器裏邊，又不應該是四方的。究竟你說這個虛空是個方的？是個圓的？這個道理你不懂，我現在所說這個空的意思，這個義性，這種的道理，就像這樣子似的。你所說那個見的那個義性，那個道理也就像這空一樣，你說它究竟是縮大為小啊？還是隔著牆，被牆夾斷了呢？這個道理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云何為在」：現在你懂得這空的道理了，你怎麼可以問，說這個見在什麼地方呢？見是遍一切處的，你怎麼可以立論，自己這麼立一個言說，問我這個見在什麼地方呢？

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所在。

什麼道理呢？「阿難」哪！「若復」：假設你再想，「欲令入無方圓」：你要令這個虛空到這個方器裏頭和圓器裏頭，沒有方圓，不隨這個方圓的器。「但除器方」：你把這個器皿除去了，「空體無方」：這虛空的體性，它是沒有一個四方、不四方的，或者是圓的、方的，虛空的體性沒有方圓的。

「不應說言」：所以阿難！你不要亂講話的，不應說言，你不應該這樣講。怎麼樣講呢？「更除虛空，方相所在」：你不能說是我在這個虛空裏，把這個方的這種形象除去。根本虛空就沒有方，也沒有圓嘛！方圓是隨著那個器而有的；但是隨那個器而有的，這個器外邊的虛空，也並不是和器裏邊的虛空是斷了，它還是接連著的。所以你因為看有個器在這兒擋著，在這兒隔著，在這兒障礙著，你覺得器裏邊這個虛空是方的、是圓的。實際上這個虛空怎麼會有方、有圓呢？也就是你那個見，怎麼又會縮大為小，牆宇夾斷呢？這個牆把它夾斷了呢？沒有這個道理，你怎麼立這一種的言說呢！不應該這麼講嘛！這是呵斥阿難。

若如汝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仰觀日時。汝豈挽見。齊於日面。若築牆宇。能夾見斷。穿為小竇。寧無續跡。是義不然。

「若如汝問」：假設像你所問的這個道理。「入室之時」：進到這個房子裏邊，「縮見令小」：把看見這個見性收縮回來。收縮，就好像那個相機似的，那麼一撐，撐開來了；那麼一放，它收縮回來了，這叫收縮。你能把你看見這個見，由大把它收

縮回來，叫它變成小的了，縮見為小。

「仰觀日時」：仰觀，你這麼一仰面，就看見太陽了。你這個見可以把它縮小了，現在你仰面看見太陽這個時候，「汝豈挽見」：挽，就是用手來提。你是不是用手拿著你這個見，送到太陽那個地方去呢？汝豈挽見，你豈是用手拿著你這個見，到太陽那個地方去嗎？「齊於日面」：齊到太陽那個日面，就是你看見太陽了，這就叫日面，並不是說這個日頭有了面，就是到太陽那兒，就說是面。

「若築牆宇，能夾見斷」：要是造房子的時候，能把看見這個見夾斷了它。「穿為小竇」：那麼既然能夾斷，又可以把它續起來。穿為小竇，穿就是穿鑿，把這個牆穿出來一個小竇；小竇就是小窟窿、小洞，從裏邊穿到外邊去，可以看見，通了它。那麼把這個小竇通了的時候，你怎麼接上你這個見呢？「寧無續跡」：譬如有一條繩要是斷了，你再接的時候，那個地方要打一個結，中國人叫疙瘩，這個繩要有一個疙瘩，這才能把它接上了。那麼你這個見和見已經斷了，你又把它接到一起，怎麼一點形跡都沒有呢？如果它已經斷了，你再把它接到一起，一定會有一個形象的。

「是義不然」：所以你所說這個道理，完全完全是不對的，完全是錯誤的。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己為物。失於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

「一切眾生」：這所有一切的眾生，胎卵溼化、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這一切的眾生。「從無始來」：從無始那個時候來，「迷己為物」：把自己迷住了。怎麼迷住了呢？以為自己就是物，不知道那個物本來是在自己真心裏邊的東西。他去隨物轉了，而不能轉物，迷己為物。「失於本心」：把這個本心，本來不是丟了，它就好像丟了似的，不知道自己還有個本心。「為物所轉」：本來這個常住真心，被物所轉了。「故於是中」：所以你在這個裏邊，就「觀大觀小」：你看了，你就說這個見是大了，又說這個見是小了。你這真是顛倒到極點了！阿難哪！你太可憐了！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什麼叫「若能轉物」：若，是假設；能，是能夠；轉，是轉動；物，是一切的境界，一切外邊的物象。「即同如來」：同如來，就和如來是一樣的。怎麼樣能轉物，即同如來呢？因為我們這一切的人，都是被物所轉，而沒能轉物。怎麼叫被物所轉呢？就是見著什麼境界，就著住到什麼境界上了。因為你一著住，就跟著這個物跑了，你這個自性就失去主宰了。跟著外邊這個境界跑，follow outside things. 跟著外邊境界一跑，越跑就越遠，越遠就越跑。好像一個迷路的人找不著路，越找不著路，他越

著急；越著急，他就越走；越走，就越走到錯的路上去。跟著物轉，也就是這樣的道理，這叫被物所轉。

你若能轉物。怎麼叫轉物呢？就是不跟著物跑，而叫物來跟著你跑。物怎麼會跑呢？這個物是個死物，它怎麼會跟著你跑呢？活物可以跟著跑，我們人為什麼跟著物跑，因為會動，所以會跑。物，它自己不會跑，怎麼會跟著我們跑呢？你不要太死板了，怎麼叫太死板了呢？所謂轉物，你不跟著物跑，物就隨你轉了。物隨你轉，你就明白你自己的真心，這一切的外境都是唯心所現的，都是你自己心裏所現出來的這種東西。既然是在你自己心裏，你為什麼要跟它去跑呢？就不要跟它去跑。這個物和你本來也沒有什麼離開的，你若明白一切唯心造、唯心所現這種境界，那就是轉物了。

這個為物轉，就是背覺合塵，這叫為物所轉。背覺，背就是背棄了，違背這個覺悟的道理了；合塵，和外邊這個物去合夥了，也可以說合股。背覺合塵，就是和這一切的物去合股了。合股，就好像做買賣，做生意，說是一股一股的，股票，stock,你懂股票嗎？買股票、賣股票，買 stock,好像紐約市場很多賣股票的，譬如有鋼鐵的股票、電燈股票，很多種股票。這股票就是大家合作合到一起，合股，就是你也去參加一份，譬如你做生意，一個人沒有這麼多錢，說我也幫你，兩個一起做啦！

你背覺合塵，就好像和那個物象去合作了，合到一起，這就叫為物所轉。你若轉物，就是背塵合覺。背塵，違背這個物象，物就是現在看見這個 things,你違背它了；合覺，和覺悟這個覺又合股了，合到一起了。這合就是合到一起，together.你和那個物離開了，你和這個覺，和這個 enlightenment 合起來了，所以這就叫背塵合覺。譬如這反掌之易，(上人以手表示) 這樣子，就是背覺合塵；這麼樣子，這就背塵合覺，只要你翻過來；翻過來，這就叫轉物。你若能以反過來，這就和如來是一樣的。如來為什麼他成如來呢？也就因為他回過頭來了，所謂明白過來了，就是他真明白了，所以就是如來。我們若明白自己的真心，也和如來是一樣的，所以說即同如來。

身心圓明。不動道場。

「身心圓明」：你身和心都圓明了。身心怎麼圓明呢？因為你得到一種覺悟，和如來是一樣的，所以你也就有光明而特別圓滿。「不動道場」：這個時候，你隨處都是道場，隨處也都是法身。什麼叫道場呢？道，就是修道的地方，這叫道場。好像佛坐在菩提樹下修行開悟，這就叫菩提道場；我們現在在這個佛教講堂，這就是佛教講堂的道場。你要是能轉物了，隨處都是法身，隨處都是如如不動，到什麼地方都是沒有困難的，在什麼地方都是不動道場。不動就是有一種定力，這個定力道場。

為什麼會轉物？就因為有定力。有什麼定力？有這個楞嚴的定力，楞嚴大定。

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

十方國土，應該讀國「土」（音度）。「於一毛端」：這毛不是頭毛，就這一條汗毛，汗毛的那個端，就是那個尖上。汗毛尖上你說怎麼樣啊？「遍能」：遍是普遍，能就是能夠。「含受」：含就是包含，受就是在這個地方。什麼地方？就在那一根汗毛的那個尖端。怎麼樣啊？遍能含受，「十方國土」：這十方國土都是容納到這一條汗毛的尖上。你看！這個汗毛的地方很小不是嗎？可是這個小的地方就能包藏十方一切國土。那個端就是那個汗毛的頭上，汗毛的尖端，那個最梢上，那個頂上，可以遍含十方國土。你說十方國土這個地方多大啊！說：「這個道理我不信，我這一個汗毛，不要說十方國土，連一個人，這個上邊都沒有地方擺。不要說連一個人，就甚至於一個最小的微生物，它都禁不住，怎麼能遍含十方國土呢？」

佛法就是這樣地妙，你不懂佛法也就在這個地方。汗毛尖上雖然小，但是可小中能現大，在這個小的裏邊，可以現出十方國土那個境界。這個境界，你要是開佛眼了，你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可以有這種神通，有這種的妙用，這叫小中現大。也可以大中現小，所以在後邊就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坐到一粒微塵裏邊，去講經說法，轉法輪，教化眾生。這個道理是特別微妙，你要學佛法學得時間久了，才能領會到這種的妙義。現在我講，就是怎麼樣比喻，你還是都不能接受這個道理的。所以現在就只是在這個字義上講一講，就是在這一個汗毛的頂上、梢上，也可以變現十方的諸佛國土。它地方雖然小，可是能現出來大的境界，就是這麼妙法。為什麼？你同如來嘛！如來就是能在小中現大，現無量無邊這種的國土。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現在我前。見必我真。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分辨我身。

佛說出這樣的妙理、妙法、妙定，啊！阿難還是沒明白，又對佛講了，「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你若說這個看見的見精，「必我妙性」：這必定是我的妙性。「今此妙性」：我現在這個妙性，「現在我前」：在我的前邊。他又說這個妙性、他這個心在他前邊。

「見必我真」：那麼我這個見在我前邊，它應該看見我的。「我今身心，復是何物」：那麼我這個見看見我，現在我這個身心又叫個什麼呢？又是個什麼東西？叫什麼名字呢？「而今身心，分別有實」：而現在我這個身和這個心，有分別，這是有實在的東西。「彼見無別」：彼——我看見那個見，它沒有分別的，「分辨我身」：它

也不能分辨我這個身體。

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

「若實我心」：如果說這個見性實實在在是我的心，真是我真實的真心。「令我今見」：它能令我現在看見這個見。「見性實我」：看見這個見性才真是我的，因為我看見了，我知道它真是我的；現在我沒看見我這個見，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我？

「而身非我」：如果這個見能看見我，見性能看見我，而我這個身體就不是我的，那又變成一個物了，變成旁人的了。你說這個阿難講話，講得真是令人不明白。現在這幸好是佛有大智大慧，他這樣問，才有辦法答覆他；如果他問我這樣的道理，我一定不會怎麼樣子答覆他。等到下邊佛又會答覆他的。

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惟垂大慈。開發未悟。

「何殊如來先所難言」：何殊，就是有什麼分別。和世尊你以前來向我問難這種的說話，有什麼分別呢？「物能見我」：世尊你曾經說過，見要是物，這個物就應該能看見我，現在這個見若在我的前邊，這就和佛以前所說那個道理是一樣的啊！沒什麼分別啊？「惟垂大慈，開發未悟」：我現在就很希望世尊你發大慈悲心，開示開示我這個沒有明白的道理。

佛告阿難。汝今所言。見在汝前。是義非實。

阿難可以說是迷中之迷，為什麼他表現得迷中之迷呢？其實阿難並不迷，不過他示現這種迷的情形，而令一切眾生不迷。也就是他給眾生做一個榜樣，令眾生看阿難這樣地迷，以後都能開悟，那麼我們現在看這個經典的意思，或者有的人比阿難聰明，所以更不會迷了，這就是這個意思。

前邊那個經文，阿難又說這個見在面前，而和自己的身體沒有什麼關係，於是乎，就請佛開示這種的道理。「佛告阿難」：現在釋迦牟尼佛因為阿難請問，所以就告訴阿難。「汝今所言」：你現在所說的這個話，什麼話呢？「見在汝前」：你說能看見這個見在你前邊，「是義非實」：這個道理、這個義理，不實在的，這不是真的！你說這個是完全錯誤而沒有對，是不對了！佛當面就斥責他，說你這種的思想是錯了。

若實汝前。汝實見者。則此見精。既有方所。非無指示。

「若實汝前」：說要是真真實實的這個見只在你前邊。「汝實見者」：你應該看見

它，你實實在在應該看見這個見。那麼現在你沒有看見這個見，你所說的是不對的。如果是實實在在地你能看見的話，「則此見精」：就是能見這種的見精，「既有方所」：你說在你前邊，這就有方了；在你前邊，一定還有個地方，這又有了所了。一定在你前面，這就叫方所。「非無指示」：可是既然在你前邊，以什麼做為這個見的表示呢？指示，就是有什麼目標呢？或者有一個什麼記號來表示出來這個見，令你知曉它在你的前邊呢？

且今與汝。坐祇陀林。遍觀林渠。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恆河。汝今於我。師子座前。舉手指陳。是種種相。陰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大小雖殊。但可有形。無不指著。

這一段文就是破阿難這種的執著。「且今與汝」：那麼現在我和你，今與汝，就是釋迦牟尼佛和阿難。「坐祇陀林」：坐在戰勝太子這個樹林子。「遍觀林渠」：遍是周遍；觀，就這麼看看。周遍而觀察這個祇陀林，和這個溝渠。溝渠就是有水的地方，是個沿溝，但是也不是海，不是河，不是江，只有少少的水。「及與殿堂」：和祇桓精舍這個殿堂。「上至日月」：往上看，到日月的宮殿裏邊。「前對恆河」：前面所對著的，就是這個恆河。

「汝今於我師子座前」：你現在在我這個師子座前。「舉手指陳」：你舉手指一指。「是種種相」：這種種的形象。「陰者是林」：這個有背陰的地方就是樹林子。「明者是日」：有光明的地方，就是太陽照到的。「礙者是壁」：這有障礙的、有阻礙的，擋著不通達的，這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牆壁。「通者是空」：那麼相通的地方呢？這就是空，而沒有障礙。「如是乃至草樹」：像這樣子，我所說的這是個大概。乃至，是超略辭，其中還有好多種東西沒有說出來。草，草這麼微細的，和樹。「纖毫」：纖是最微細的，毫也是一根毫毛，今天不是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嗎？纖是纖塵，一粒微塵，這可以說是纖；毫，那麼一條毫毛，這是言其最少了。

「大小雖殊」：這個形象有大的、有小的、有高的、有低的，這大小的形象雖然不一樣；殊，是不一樣的。「但可有形」：可是，但自有它的形象的，「無不指著」：所有有形象的都可以指出來，指出來它是有一個地方，有一個著住的這個相。所以你說哪一種東西是你的見？

前邊已經講了好多這個見，阿難不懂得，現在還是講這個見。講來講去，這十番顯見，有十種的分別，顯示這個見是不生不滅的，無去無來的。可是阿難當時或者他已經明白了，但是他為眾生而請法，因為眾生還有很多不明白的。這就像唱戲的，

一唱一和，那麼和釋迦牟尼佛來研究這種的見性。

若必其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阿難當知。若空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若物是見。既已是見。何者為物。

「若必其見」：假設你一定說你這個見，就是個物的話，「現在汝前」：這個見擺在你前邊，現在你前邊就是這個見放在你前邊。你說在你前邊，當然就好像東西似的，可以擺到那個地方。那麼你現在說是見在你前邊，「汝應以手」：你現在應該用你的手，「確實指陳」：你確確實實的，就是實實在在的，你指明了，你說哪個是個見？在你前邊，你說你前邊哪個是個見？你講啊！講出來啊！「何者是見」：你不妨詳細指出來，哪一種東西是你的見？快講啊！阿難也不出聲，為什麼呢？他沒有把握，想要再辯出一個理由嘛！現在還沒有想出來呢！他要想出這個理由，才可以開口，因為他沒想出來，所以阿難還是張口結舌，把舌頭結上一個疙瘩，說不出來話了。

「阿難當知」：阿難你應該知道了！你應當知道了！你還不明白嗎？啊！真是的！佛現在都著急了，佛本來沒有火的，現在大約都發了火了。「若空是見」：你應該知道，要是你前邊那個虛空就是你看見這個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既然這個虛空你認為它就是見了，就不應該有一個虛空的名字，哪個又是空呢？那空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既然前邊你說這個虛空就是你的見，那麼這個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有見就不應該有空，你見在這個地方，這空就應該沒有的，那麼哪一個又是空？你講啊！

「若物是見」：假設你說我這個見不是虛空，就是我前邊所看見這個東西，所看見這個物質，都是我的見。「既已是見」：既然它是個見。「何者為物」：你說這個物就是你的見，那什麼又是個物呢？物要是你的見，就不應該有個物的名，就應該說是你的見了。那麼沒有物的名，究竟物又是個什麼呢？何者是為物呢？哪個又是一個物質呢？你講啊！這真是啊！當面來逼著問他。

汝可微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淨妙見元。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

「汝可微細，披剝萬象」：現在你要仔仔細細，特別用你那個腦筋來想一想，想一想研究清楚了，你不要糊里八塗再講糊塗話了，你不要不加思索就答覆我這個問題。你現在應該沈靜你的腦筋，來研究這個問題。披，就是用刀把它劈開，劈竹鞭，削竹簡，這是劈開。剝，也就是好像用刀一點一點這麼把那個皮剝去了，剝皮的樣子，好像豬、牛這個皮給它剝下來，那就叫剝皮。披剝萬象，你把萬物的這種形象都分

析一下。

「析出精明」：析就是分析，你把它分析清楚了，分析它那個精妙的，那種人人人都可以知道的，人人都可以看得見的這種精明。「淨妙見元」：這個最清淨、最微妙，能看見本來的這個見。「指陳示我」：你告訴我，你指陳——陳就是擺列在這個地方——你可以一點一點告訴我，哪個是你的見？「同彼諸物」：哪一個物是你的見。「分明無惑」：你把你這個見和這個物，分明指出來說清楚了，一點疑惑沒有，你告訴我，試試看！

阿難言。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泊恆河。上觀日月。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世尊。如佛所說。況我有漏。初學聲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佛言。如是。如是。

「阿難言」：阿難聽見佛前邊問他，你分別清楚這個物和見，究竟什麼是見？什麼是物？阿難現在說話了，說「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重樓曰閣，我現在在這個有兩層樓的一個大講堂。「遠泊恆河，上觀日月」：我往遠了看，就看見恆河了；往上邊看，又看見日月了。「舉手所指」：我舉起來手，指到任何一種東西。「縱目所觀」：我把眼睛放開。怎麼叫把眼睛收起來？他把眼睛閉上，就是把眼睛收起來；放開它，眼睛睜得大大的，往前看，看前邊，這叫縱目；所觀，放開眼睛所看見的東西。「指皆是物」：所有的東西，所可指陳的，都是物。「無是見者」：哪一樣東西也不是見，所有的物質，都是物質而不是這個見精，不是能看見的這個見精。

「世尊」，所以沒有東西可以是見的，「如佛所說」：像佛以前所說的道理似的。佛所說的什麼呢？佛以前曾經說過，說「況我有漏初學聲聞」：我現在沒有證到四果阿羅漢，所以還是有漏的眾生；要證到四果的阿羅漢，方是無漏的眾生。「乃至菩薩」：不單說我是初學的聲聞，初學的聲聞就是初初證初果阿羅漢的聲聞，這個神通的力量是很小的。乃至菩薩，就是到菩薩的地位，「亦不能於萬物象前」：他也沒有這個能力，對於萬事萬物這種形象的前邊，「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剖，就是剖解，也是用刀把它割開，一塊一塊地割開來研究看，剖出精見，他也不能把它剖解出來，離開這個物，另外有一個自己的見性。所有的物質，你剖解出來，離開這個物了，就沒有它自己那個見性，所以這個見不是物，現在他這樣講。

「佛言：如是、如是」：這回你說得對了，是這樣子。你這回說得是對了，對了！對了！說兩句，這佛是有一種嘉許的辭：「對了！對了！」說重一句「如是」，這

是佛很同意他這個見解，說你現在這個見的沒有錯，不像以前所說的那個錯誤了。

佛復告阿難。如汝所言。無有見精。離一切物。別有自性。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

「佛復告阿難」：佛又設了一個問題，來顯示出來這個見精。「如汝所言」：就像你所說的這樣子。「無有見精」：沒有看見這個見精，「離一切物」：離開這個物。

「別有自性」：再另外有一個見。那麼「則汝所指」：現在你所指出來的，「是物之中」：所有你指出這一切物裏邊，「無是見者」：沒有一樣是你能看見的這個見。這個「者」字，就指著那個「見」字，沒有一樣是你所看見的那個見精。

今復告汝。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

「今復告汝」：我現在再和你講，我再告訴你一個道理。「汝與如來，坐祇陀林」：你現在和佛，我們大家坐在這個祇陀林裏邊。「更觀林苑」：你看這個樹林子和這花園。「乃至日月」：乃至於天上的日月都能看得見。「種種象殊」：種種這個形象都是特別的。「必無見精」：一定沒有能看見的這個見精。「受汝所指」：你指不出來哪個是個見？你看這些都沒有見。「汝又發明」：現在你再往詳細了考察考察，你再往深了研究研究，你發明一下。「此諸物中」：所有這些個物裏邊，「何者非見」：你說哪個物不是見？

你看佛這回盡講笑話了，以前說這個物不是見，現在又問阿難：「你說哪個物不是見？」所以《楞嚴經》這個地方，你要是看不清楚的話，就糊塗了，啊！以前說都不是見，現在又說哪個不是見？這是佛又問阿難。

阿難言。我實遍見。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見。

這個阿難現在又糊塗了，以前知道這個不是見了，現在佛問他哪個不是見，他又糊塗了，又問得他不清楚了，又不知道斯義所在了。「阿難言，我實遍見」：現在各處我都看見了，哪個地方我都看見了。「此祇陀林」：這個戰勝太子的樹林子，「不知是中」：我不知道這個裏頭，「何者非見」：哪個不是我的見，現在我不知道了。佛這麼一問，把他又問糊塗了。

所以這個《楞嚴經》就是糊里糊塗的，等到最後才明白。所以你不要怕你糊塗，說：「哦！我不懂呢！我不知道現在怎麼…」這就是這個理翻過來講，翻過去講，掉轉來講，掉過去講，來回研究這個理：你說這樣對了嗎？他又講出那樣一個道理來，

這個又不對了。你說這個不對了？又講出一個道理，那個又不對了。盡這麼顯這個道理。何者非見，你說啊！你說哪一個不是見？阿難說：「我不知道哪個不是見了，現在我又糊塗了！」現在他又糊塗了。

何以故。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若樹即見。復云何樹。

「何以故」：什麼道理呢？「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說是如果這個樹不是見，我為什麼又見著樹呢？樹不是見，我就看不見樹了，所以我不能說這個樹不是見。「若樹即見，復云何樹」：假設我若說這個樹就是個見的話，那麼這個樹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個樹又應該叫什麼名字啊？樹原來是樹，那麼我現在說這個樹就是見，那個樹又應該叫個什麼名字？他給樹也起不出來名了。要是我，我就說它是木頭。哈！

如是乃至。若空非見。云何見空。若空即見。復云何空。

「如是」：像這樣子，我講的樹這個道理。那麼這樹是有形質的，現在我不說有形質的，我說這空。「乃至若空非見」：乃至，這中間就隔著很多東西了，沒有時間講那麼多，好像我講經似的，快一點講，三個月不夠時間，所以中間就很多道理都沒有講出來。所以說「乃至若空非見」，我看見這個空，如果說這空不是見，那我為什麼又見著空了呢？我見著空，這就是見。「云何見空」：我若說空不是見，那我又怎麼看見這空了呢？「若空即見」：假設我說這空就是個見，那麼「復云何空」：又怎麼可以叫空呢？所以這個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這個道理怎麼樣說了？阿難現在這叫有口難言，有舌也不會說話了，真是沒有口開，沒有開口處了。

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

「我又思惟」：阿難又把這個分別的識心又拿出來了，這第六意識又搬出來了，以前常常搬出這第六意識和佛來辯論，現在又搬出來了。說我又思惟，我現在又想了。

「是萬象中」：這個萬象之中，「微細發明」：我這麼詳細想，想了又想，左想右想，前想後想，上想下想，我都想到了，在這個萬物之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哪一樣都是見，沒有不是見的，所有的東西都是見。為什麼？我看見的嘛！這都是見。

佛言。如是。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佛這回又給他印證了，又說：「啊！你說的這個對啊！是這樣子，這回你是明白我的意思了。」所以佛很歡喜地這麼說：「如是！如是！」

對了，是這樣子。換你們說，究竟哪個是見？哪個是物？物是不是見？我們現在做一個總評。

於是大眾。非無學者。聞佛此言。茫然不知。是義終始。一時惶悚。失其所守。

喔！大家聽這又說是物，又說不是物，又說是個東西，又說不是個東西。看見這個見，又說不是個東西；那麼現在說看見這個見，又是個東西。到底是東西？不是東西？大家以前所有的見解，現在都不成立了。

「於是大眾」：在這個時候，在會的大眾，「非無學者」：不是到無學的程度。什麼叫無學呢？到菩薩，這叫無學位；證到四果阿羅漢，這也叫無學位，不必學了。現在這兒有很多不是四果阿羅漢，就是初果、二果、三果的，這都是有學位。所以「聞佛此言」：聽見佛這樣子，又說是、又說不是，又說是見、又說不是見，又說是物、又說不是物，啊！來回這一研究，「茫然不知」：他們都不懂了，都不知道了，茫然了。這個茫茫然，就是有眼睛也看不見了，有耳朵也聽不見了，什麼都不知道了。

舉一個例子，就好像都被鬼迷住了似的，什麼都不曉得了，想不起來了，因為以前的事情都不記得了。那麼這兒我是舉這個例子，你不要以為這些個人真是都被鬼迷住了，我又告訴你，這不是被鬼迷住。先先說是像鬼迷住，現在又說不是像鬼迷住。也好像這個見和這個物，又說是、又說不是，也是這個道理。

那麼他怎麼茫然呢？就因為都失其所守了，他以前這個宗旨，心裏所抱的這種見解，現在都不成立了，都給打倒了。所以茫然不知，「是義終始」：不知道這個道理開始是怎麼開始的，結果是怎麼樣子，不知道了：「啊！怎麼？這是講的什麼啊？」這茫然不知，這講的什麼啊？不懂了。「一時惶悚」：大家就都恐懼上來了，發上慌了；慌就是心裏甚至於跳，心裏好像有個兔子似的，在心裏跳來跳去，這是惶。悚，就都悚然：「怎麼？怎麼？」就這樣子，這就叫悚，你們看見了嗎？「失其所守」：好像把他們以前所有的寶貝現在都丟了，失去了，所以現在：「這到什麼地方去找去啊？要不要報差館哪？要不要去報警察啊？」可是那時候大約沒有警察，他們所失的這個東西是無形的，所以報警察，警察也沒有法子，找不著的。

如來知其。魂慮變慴。心生憐愍。安慰阿難。及諸大眾。諸善男子。無上法王。是真實語。如所如說。不誑不妄。非末伽黎。四種不死。矯亂論議。汝諦思惟。無忝哀慕。

佛一看，大眾都慌上來了，於是乎就生出來一種慈悲心，憐愍大家，說你們這般人哪！真可憐囉！於是乎又發大慈悲。「如來知其魂慮變慴」：知道這些個人，在會的這些大眾。魂，就是精神；他的精神變慴，都不安定了。「心生憐愍」：這心裏就生出一種憐愍的心。「安慰阿難，及諸大眾」：安慰，這個國語讀「慰」（音遇），廣東讀「慰」（音位），安慰阿難，就給大家一點無畏施，說你們不要驚恐，不要害怕，我現在告訴你們。

「諸善男子」：你們這些個好孩子，佛叫這一些個在會大眾，都叫好孩子。你們這些好孩子，好好聽話，不要頑皮，我現在告訴你。「無上法王」：就是佛。無上法王，「是真實語」：他所說的話是實實在在的，你們不要懷疑。我前邊說這個是物和非物，見又是物，見又非物，這有一定的道理的，我是真真實實對你們講老實話，不欺騙你們。「如所如說」：我所說的道理，一定是合理的；我依照這個理來說這個道理，不會不合理的，如所如說。「不誑不妄」：也不會妄語，也不會誑語。

「非末伽黎」：末伽黎，前邊講過，我又忘了，末伽黎是梵語，翻譯成中文的意思是什麼來著，有人知道嗎？末伽黎是什麼？我忘了，你們也都忘了，這個經我們就不要講了，我又要罷工了。「不見道」！末伽黎是外道六師之一，他有四種的論議。他的母親叫拘舍黎，末伽黎是拘舍黎的兒子。「末伽黎」翻到中文，就叫不見道，就是不明白道，看不見道，不會走道，盡跑糊塗道，所以看不見道，閉著眼睛跑路，將來會掉到海裏去。我相信這末伽黎死的時候，一定是掉到海裏淹死的。為什麼呢？不見道嘛！不見道一走，就掉海裏去了。這是在幾千年以後，我這麼想像，那時候掉到海裏一定淹得很不舒服的，喝海裏的鹽水，不像喝酒、喝水那麼舒服，大約醫生也沒辦法給他醫治了，醫生都沒有辦法。

「四種不死矯亂論議」：他有四種不死矯亂論議，他說什麼呢？他說亦變亦恆，說什麼也是變的，也是常的；亦垢亦淨，他說也是乾淨的，也是不乾淨的；亦生亦滅，他說也生也死；亦增亦減，他說也增也減。他有這四種的論議，本來佛說不生不滅，他說亦生亦滅。佛說一切是不變的，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他說亦變亦恆，究竟哪個是對的？他根本就是兩頭堵，兩頭這麼講，這麼講也有道理，這麼樣講也有道理，亦變亦恆，亦增亦減，亦生亦滅，亦垢亦淨，恰恰和佛講的道理相反。所以佛說他有四種不死矯亂論議，他說這四種不死的。矯就是矯枉過正，就是講不正確，這叫矯。這是矯亂論議，講這個理論不正確，不對的。

「汝諦思惟」：你現在諦審而思惟，你詳細想一想。「無忝哀慕」：你不要擔心哪！你不要驚恐啊！你也不要悲哀。哀，就是佛說我對你們很可憐的；慕，就是在會的

大眾很仰慕佛這種的慈悲，來安慰他們。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眾。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諸大眾。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色空。是非是義。

世尊知道一切在會的大眾都驚慌，生出一種恐懼心來，所以對大家講，佛是一個說真實語的，不是像一般人那麼專門打妄語，也不像不見道那種外道，那四種的顛倒論議，矯亂的論議。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就在這個時候，這文殊菩薩是大智慧文殊師利菩薩，他本來已經懂了，可是他看見在會的有學之士，就是證到初果、二果、三果阿羅漢的這一些個人，非常可憐的，所以他就發起請問。文殊師利也是印度話，翻譯到中文，又叫「妙德」，又叫「妙吉」，妙吉祥就是文殊師利。法王子，佛是法王，菩薩就叫法王子。那麼文殊師利菩薩是法王子之中的一個長子，一個首座、上首；上首就是第一個，在菩薩裏邊，文殊師利現在是坐首座的。

「愍諸四眾」：他這時候發出一種憐愍的心。憐愍誰呢？憐愍在會的四眾。四眾就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這是四眾弟子。「在大眾中」：這文殊師利菩薩就在大眾裏邊，「即從座起」：他就從他所坐的那個座位，就站起來了。「頂禮佛足」：他給佛叩頭，用兩個手托著佛兩個足，這叫托足禮。兩個手托著佛的兩個足，這表示什麼呢？表示最恭敬了，因為人足這個地方是最不潔淨的一個地方，那麼他用他的手來托著佛足，就表示我在你的腳下邊，這是對佛最恭敬的一種禮貌。所以我們拜佛的時候，兩個手翻過來，就要觀想我們這兩個手托著佛的足，這叫托足禮。這是身業清淨，因為你這麼一恭敬，身上就沒有罪業了。

「合掌恭敬」：這是意業恭敬，合起掌這麼生出一種恭敬心，這是由意裏邊發出一種真正的恭敬心。這合掌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合掌，這十個手指頭合到一起，這表示一心恭敬，一個心來恭敬，沒有兩個心，這就專一了，專一這個心來恭敬佛，所以這合起掌，又叫合十，合十而為一，這是表示著意業恭敬。「而白佛言」：這是口業的恭敬。身口意三業恭敬，你身業也清淨了，口業也清淨了，意業也清淨了，這就是三業清淨。

我們人為什麼造的罪業，這多數由口造的，說是「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我們人有一些個不順的禍患，就是不吉祥這種事情，也就可以說是逆的境界來了，為什麼呢？多數由這口裏造成的。你口裏說誰不對，這個人就來對你不客氣了，這是不是從口造成的禍呢？好像今天我罵了一個人，這或者就會發生禍了，也不一定。不過

沒關係，我什麼事情都可以的，好事情我也可以接受，不好的事情我也可以接受，這種境界還不要緊的。這是我舉一個比喻，不是一定今天就會有了禍了，你們不要替我擔心，不要害怕的。

那麼病從口入，我們吃東西，差不離地要小心一點。你吃東西如果不小心，就會生病的，所以說病從口入。我們有病，不是說生病那時候有的病，這是在很久以前，或者吃東西，或者一切一切的，把這個氣血不調和了，所以就生病了。講起來這個生病，有內因，有外因，有不內外因，不過現在不是講醫學，不要講這個。昨天來個醫生，我和他一研究這個醫術，喔！他說你怎麼會懂這個呢！他以為我不懂醫學。他說他是醫生，那麼我就考驗他一個病症，我這一考驗，考得他也是張口結舌，說：「我沒有聽過這個病名字，我沒見過。」這個病是什麼呢？我現在講經不要講了，等我有時間再講這個。我問他一種病的狀況，他不知道這是什麼病名。

而白佛言，「世尊」，「此諸大眾」：說在這個大講堂裏邊的大眾，「不悟如來」：誰都不明白。那麼誰都不明白，這文殊菩薩明白、沒明白呢？他明白了。不過他明白，他還願意為大眾來請問；如果他不問，旁人也不知道怎麼樣問法。那麼不知道怎麼樣問法，佛雖然可以給解釋，但是還不恰當，不恰到好處，所以文殊菩薩雖然自己明白了，他也要請問，做一個當機的請問者。為什麼知道他是明白了？就由他「愍諸四眾」這一句，就知道文殊菩薩當時是明白這個道理的。文殊菩薩愍諸四眾，他憐愍這一切的大眾，所以他站起來請問，由這一句上就知道。那麼若沒有這一句，知道不知道？也可以知道，因為文殊菩薩的智慧最大，他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那麼他知道，他還要代在會大眾來請問。

「發明二種」：他說如來你發明這兩種「精見色空」：這個精見，也就是見精；色空，色就是物質，空就是空。這個見和這個物質，和空這種道理，究竟見是不是物質？是不是空？這兩種的道理，所有的在會大眾都不明白。「是非是義」：上邊這個「是非」，就是講的，是啊？還是不是啊？下邊這個「是義」，就是這個道理。這個「是」，當「這」字講，就是這個道理。哪個道理呢？就是空、色、見精這個道理。這個道理，在會大眾現在被佛都給講糊塗了，所以旁人不知道怎麼樣問，文殊菩薩他就發起來問這個道理。

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是見者。應有所指。若非見者。應無所矚。而今不知。是義所歸。故有驚怖。

你看文殊菩薩說出這話，和阿難就完全不同了，這個意思完全不同了。阿難拿不是當理講，文殊菩薩說的話，這個理由就很圓滿的、很充足的。說「世尊」，「若此

前緣」：這個前緣也就是前塵，前邊這種的因緣。「色空等象」：色，就是物質；空，就是虛空；等象，這兩種的象。這個象也就是象徵的象，這個就是不是一定有這個東西，是就做這麼一個象徵來講，做這麼個比喻。

「若是見者」：這個色空要是見的話，「應有所指」：就應該有一個目標。所指就是有一個目標，有一個目的地，就有一個什麼表現。「若非見者」：這個色和空要不是見的話，「應無所矚」：就應該看不見的。世尊先說這個見不是物，見不是個東西；那麼以後又說見是個東西，又問哪一個東西不是見？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意思了。本來說見不是物，那麼以後又問哪一個物不是見？什麼東西不是見？所以這一種的道理就把大家都迷住，大家都不懂了。若非見者，應無所矚，就應該看不見的。

「而今不知是義所歸」：這個義它的歸宿，現在大家也不知道這個道理究竟是怎麼回事？到底是有見、是沒有見？到底見是不是物？這個物是不是見？這個道理現在大家還沒有清楚。所以他沒有說自己，沒有說我沒清楚。阿難說「我與大眾」，這文殊菩薩就沒有個我，他不講我不明白，而說大眾不明白。這個問答就比阿難高明得多，你看這個文是很簡單的幾句話，可是說出來就很妙的。

「故有驚怖」：所以現在大家才驚起來了，心裏也驚了，也生出一種恐怖心來了：「啊！這以前沒有注意的事情，現在一注意，這個道理這麼樣子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這個見，譬如我看見這個燈，是這個燈是見呢？還是見就是這個燈呢？這個道理說不清楚的，你說若燈不是見，我就看不見這個燈；若燈是見，那麼燈它自己不會見的。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現在大家就：「你說它是見、不是見呢？」文殊菩薩這麼請問佛給開示這個道理。

非是疇昔。善根輕鮮。惟願如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

「非是疇昔善根輕鮮」：這一些個人驚恐的原因，不是他以前那個善根輕鮮。疇昔就是往昔，和往昔是一個意思。那麼不是他以前，就是前生，或者前生無始以來的善根輕鮮；鮮，就是很少的，這個善根很淺的。不是因為善根淺，他們大家驚怖。有的人因為善根淺，所以修道有的時候常生恐懼心。那麼這個應該怎麼樣子呢？就應該多做好事，栽培你的善根。你善根培植深了，你自然就會有定力了；你善根不夠，這個定力也就不夠，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栽培你自己的善根。

那麼不是他們善根淺薄才有驚恐，就因為他們對這個道理完全都不明白了，所以就

驚恐。「惟願如來，大慈發明」：願世尊你大發慈悲，發明這種的道理。「此諸物象」：這一切一切所有的物象，「與此見精」：和能見這個見精。「元是何物」：究竟它本來是什麼東西？是個什麼物？「於其中間」：在這個物的中間、這空的中間，和這個見精的中間，「無是非是」：到底是不是沒有是、也沒有個非呢？沒有是、也沒有個不是呢？你看文殊菩薩已經對於這個道理明白了，所以他才能說出這樣的語句——無是非是。

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

「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和這在會的一切大眾，說「十方如來」，「及大菩薩」：和這一切的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自住三摩地就是定，這個定就是這個楞嚴定，楞嚴的大定。「見與見緣」：他這個見和見發生一種因緣。「并所想相」：和他所想像的這種東西。「如虛空華」：就好像虛空裏頭的花一樣。虛空裏本來沒有花，你眼睛花了，才看見虛空裏有花；如果你眼睛不花，虛空裏沒有花的，這是一個講法。還有一個講法，你如果開了佛眼了，你想看什麼花，那虛空裏都有的，這也是虛空花，所以這有兩個道理的。

那個開佛眼所看見的花，是不是真的呢？也不是真的，那也就是幻化出來的，不過你想看，它就有。你若眼睛有毛病，看見虛空裏也有花；或者你看太陽看得時間久了，這虛空裏都有花了，這也是虛空花。那麼虛空花究竟有沒有啊？沒有的，「本無所有」：本來沒有的，什麼都沒有，那麼你又找個什麼呢？你怎麼又找這個見是個物啊？是個空啊？是個什麼？找什麼東西呢？啊！盡在向外馳求，跑到外邊去找東西。

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

「此見及緣」：佛說這種見與見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這個見就是你本來那個菩提心的妙淨明體，也就是那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不過這又變一個名稱叫菩提，這是文法上的關係，和意思上的關係，所以就變個名：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你怎麼說在這裏頭又找一個是和是非是呢？是和不是呢？根本這是一個絕待的，絕對待的，沒有可以對待的；既然是絕待的，也沒有個是，也沒有個非，你在這裏找什麼是非呢？這才是太糊塗了！

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

「文殊，吾今問汝」：佛又問文殊菩薩，說我現在問問你，問你什麼呢？「如汝文殊」：就像你這個文殊，「更有文殊」：還有另外一個文殊嗎？「是文殊者」：說這個是文殊，這個叫「是文殊」，就文殊就是了，還有個「是文殊」？「為無文殊」：還是沒有文殊呢？你講啊！這是佛問文殊菩薩，看看文殊菩薩怎麼樣答？我們要學文殊菩薩這個問答，不要學阿難那個問答，阿難那個問答太笨了。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文殊菩薩就回答世尊了，說「如是世尊」：是像佛你這麼樣講的，沒有一個是文殊和非文殊，沒有個是，也沒有個非。「我真文殊」：我就是個真文殊，沒有個是，沒有個不是。「無是文殊」：更沒有在我以外，還有一個「這個是文殊」，沒有的，我就是文殊嘛！文殊，也沒有是文殊，也沒有非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什麼道理呢？怎麼說沒有是文殊呢？若說這個是文殊，那麼哪一個不是文殊呢？這要有兩個文殊才可以的。若有一個是，就有一個不是，那這變成兩個文殊了。

「然我今日」：然，可是；我現在，我今天，「非無文殊」：並不是沒有文殊，有文殊，但是可沒有個「是文殊」。你看！有文殊，但沒有個「是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所以在我文殊一個人身上來講，沒有個是和是非這兩種相。所以佛說我有個是文殊，有個不是文殊，這是不對的。那麼這個時候，他令大眾也都明白，這個見也沒有個是見，也沒有個非見，這個見是常住的；見就是見，並沒有說物是見，空是見，沒有這麼些個講法。這個見就是這個菩提心的妙淨明體，所以沒有一個是非在這個上可以建立的，不能在這個上說出有個是非來。

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

越講這個經開得就越廣了，不單見是菩提妙明的本體，就算是空和塵，亦復如是，也都像這個見是一個樣的。「佛言」：佛說了。「此見妙明」：這個見的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都像這個見這樣地妙，沒有個是，沒有個非，沒有個物是見、空是見，所以現在開出這個空塵，亦復如是。後邊講這個四大，地水火風都是如來藏中的妙真如性。所以這個經越講越妙，越講就越不明白。說：「我不明白，那我不學了。」你不學？你永遠都不明白，你永遠都不開智慧；你現在學了，現在就開智慧了，能知道這個佛的道理奧妙是無窮的，所以這《楞嚴經》是太好了。

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妄為色空。及與聞見。

我們這一切一切都是「本是妙明」：本來就是微妙而光明的「無上菩提」：沒有再比這個菩提更高尚的了，沒有再比這個覺道更高尚的了。「淨圓真心」：這個又清淨而圓滿這種真心。「妄為色空」：本來這個本體是淨圓真心，可是生了一念的妄塵，就為這個色和空——物和空所轉了，為物所轉了。昨天不是講「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嗎？因為有這一種妄想，就被這個物和空所轉了。「及與聞見」：這個聞性和見性，都不明白了。為什麼不明白了呢？就因為生出一個妄念了，所以這一念錯，就是念念錯了。中國有這麼一句俗話，說：「只因一招錯，輸了滿盤棋。」這個下棋的人，和人下棋，怎麼樣輸的呢？就因為一步走錯了。這一步走錯了，所以全盤棋都輸了。這也就因為一念錯，所以就認妄為真了，拿這一些個假的東西都當真的了。

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

「如第二月」：好像本來是一個月，你眼睛有毛病，而看成兩個月。「誰為是月」：這兩個月，你說哪一個是月？「又誰非月」：哪一個月又不是月呢？「文殊，但一月真」：文殊，你要知道啊！這僅僅就是一個月是個真月啊！「中間自無，是月非月」：那個中間沒有一個是月和非月，你若有一個是非，那成了一個對待法了，現在是絕對的，這個菩提本性是沒有對待的。

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為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

「是以」：因為這個，所以「汝今」：你們現在「觀見與塵」：你觀察觀察你這個見和這個物；這個塵就是物。「種種發明」：種種就是不是一樣，有種種發明。「名為妄想」：你發明出來種種這種形象，這都叫妄想，由你這妄想所現。「不能於中，出是非是」：你不能在這裏頭出是非是。空裏頭你也不能找出這是個空，這不是空；空就是空嘛！怎麼還有是空、非空呢？這個物，也不能說這個是物、非物，也沒有；就是個物，這就是它的本名嘛！你怎麼能說這個是物、非物。這個見也是這樣子，你也不能說這個見是個物，或者是個空，或者這個見，是見非見，這都不可以的，不能於中出是非是，在這個裏邊，你都找不出來一個是、一個非來。

由是真精。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因為從這個裏邊，「由是真精」：這種真正的見精，「妙覺明性」：這是一個妙覺的明性，微妙不可思議的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所以才能叫你出指，你

有所指示，但是你又不能成立你所指的、你所認為的這個道理；你覺得是對，但是又不對。所以以前你說這個見是個物，以後你又說見不是物，那麼究竟是物、不是物呢？沒有這些是和非的分別，所以你現在能出指非指，你所指出來的，可是完全是錯誤的，根本就不能指的。

現在第一本講完了，講了三個多禮拜，我們以後大約還有四本，我預備兩個禮拜講一本，要快一點。

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覺緣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

「阿難白佛言」：阿難聽見釋迦牟尼佛所說這個「指非所指」，那麼現在他又對佛講了。「世尊，誠如法王所說」：說世尊哪！誠然像法王所說這個道理。所說什麼道理呢？「覺緣遍十方界」：這種覺了的因緣，十方界都遍滿了。「湛然常住」：湛然就是常住那個樣子；湛，是一種清寂的，謂之湛，清湛。怎麼叫湛呢？好像這一碗水很渾的，這不叫湛；等那個沉沙落到底了，這一看就看到底，這叫湛。湛然常住，很清淨的這種湛然常住的樣子，「性非生滅」：覺緣這種性也是不生不滅的，沒有生滅的。

與先梵志。娑毘迦羅。所談冥諦。及投灰等。諸外道種。說有真我。遍滿十方。有何差別。

「與先梵志」：與先，就是和以前；先就是先前。怎麼叫梵志呢？他說他是大梵天下來的天人，天人生出來的，那麼他將來也生到大梵天去。那怎麼叫梵呢？梵就是一種清淨的樣子，清淨叫梵。他說他是那個大梵清淨天上生的天人，然後他的志願還要生到那個天上去，他說將來我們這種的人都回到大梵天上去，所以這叫梵志。

「娑毘迦羅」：娑毘迦羅在前邊講過，我相信沒有人記得了，所以我也不需要再問你們怎麼樣翻譯了，這個翻譯就叫黃髮外道。那個摩登伽女，記得嗎？摩登伽女她用的就是娑毘迦羅先梵天咒嘛！就是這種梵志，也和摩登伽女那個媽媽是一樣的，也是那種外道。「所談冥諦」：和黃髮外道他們所講的那個冥諦。冥諦，在前邊也已經講了，就是到他什麼也不知道了那個時候，到那個冥頑不靈的境界上。冥，就是什麼都不知道了！你說他喝醉酒了，也不是喝醉酒；你說他是吃了迷魂藥，又不是吃了迷魂藥，就是什麼也不知道了，那就叫冥諦。

「及投灰等」：什麼叫投灰呢？印度有一種苦行外道，他是過那種天體的生活，天然的生活，他身上也不穿什麼多的衣服，就常常不想身上乾淨，就躺到那灰裏頭，

沾得全身都是灰，這叫投灰外道。又有一種外道，睡釘床，這個床上他釘一些個釘子，他就睡那個釘子上邊，這個釘子也扎不爛他的皮肉，他說這叫金剛不壞身。你說這是騙人、不騙人！還有一種外道，就修無益的苦行，好像他不吃飯，專門吃樹葉子、吃草，這都是這無益的外道苦行。這個投灰等，也是外道之一。

「諸外道種」：這所有一切外道的種類，外道的種子。「說有真我」：這個外道他說有個真我，有個大我，有個小我，這是外道的三我。他這個真我是什麼樣呢？「遍滿十方」：他說這個真我是遍滿十方的。那麼阿難就問如來，你說這個覺緣也是遍十方界，那和外道所說這個真我遍十方界，「有何差別」：又有什麼分別呢？這個今天果配不要翻譯了，由他們翻了。

世尊。亦曾於楞伽山。為大慧等。敷演斯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我說因緣。非彼境界。

所有這些個外道修這無益的苦行，他們所得的這個果，一點用都沒有，這叫無益苦行。好像那個睡釘床的，釘子扎不壞他的皮肉，這個也沒有什麼出奇的。你看那個豬皮，差不離地這個釘子也扎不透它，那麼這個豬也有了道了？那個牛皮，釘子也扎不爛，那麼那個牛也有了道了？這不是的。所以這是無益的苦行，沒有用的，你不要誤認，說：「哦！」我方才說他自己以為他的身體是金剛不壞身了，實際上是假的，這個就好像豬皮、牛皮一樣的嘛！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天天練這種的法，所以就會有這種的成果，就會有這種的本事，這不算一回什麼功夫，也不算是有道了。

那麼阿難又說，「世尊」，「亦曾於楞伽山」：這個曾（音增）字，讀曾（音層），曾就是曾經過。亦曾，以前也曾經在這個楞伽山，「為大慧等」：這個大慧是大慧菩薩。佛說《楞伽經》，大慧菩薩是個當機眾，就好像這個《楞嚴經》，阿難尊者是個當機眾，這一個樣子。在《楞伽經》上，大慧菩薩是個當機；等，不單大慧菩薩自己，而且還有很多的菩薩。「敷演斯義」：敷，開敷；演，演揚，演揚就是好像演說似的。演揚斯義，說這個道理。什麼道理呢？「彼外道等」：彼，當時這些個外道等。「常說自然」：他常常講這個自然的道理。什麼叫自然呢？自然是不加造作，他說什麼事情它自己就是這個樣子。

怎麼樣呢？他這樣說，他說：「誰開河海堆山嶽」，這河最初是誰開的？這個海是誰開出來的？你找不出來開海這個人，也找不出來開河這個人。中國雖然有禹王治水，禹疏九河，開了河，這是中國。印度當時大約還沒有這種的人才，所以他就說「誰開河海堆山嶽」，這個山是誰用土堆起來的呢？那個山峰是誰造的呢？怎麼它

就會那麼高呢？這都誰做的？喔！這自然成形的，自然就成了有這麼個河，自然就有這麼個海，自然就有這麼個山。「誰披荊棘化獸禽」，他說誰斬山上這個荊棘，最初這個禽獸又是誰做出來的啊？這都是自然生出來的，荊棘都是自然生出來的，他說一切一切都沒有人幫助它，都是自己生出來的。「是故我說為自然」，因為這個，所以這個外道他說這一切都是自然而有的，自然生出來的，這叫自然。

「我說因緣」：這個「我」是阿難代佛說的，這個「我」本來是佛說，但是在這兒，這是由阿難的口氣，由阿難的口裏邊再轉說出來。說佛你也說過這個因緣法，「非彼境界」：和外道那個自然是不同的。現在我看你說這個道理，和外道這個道理都好像一樣嘛！沒有什麼分別啊！你也說這個覺緣遍十方界，外道那個真我也是說遍十方界，那麼這不是一樣嗎？不過變變名而已嘛！你那個覺緣大約也就是真我，他那個真我大約也就是覺緣，是不是這樣子呢？那麼佛你說因緣。什麼叫因？什麼叫緣？

我常常講，種子為因，生長就有緣。我們種到地下一個種子，這就是因了；緣，是外邊的助緣。外邊什麼助緣呢？好像泥土、水分、太陽光，這種種的，這叫助緣，幫助它生出來的，這叫因緣。那麼佛你說一切都是因緣，這個因緣就破他外道這個自然法，和他這個自然是不同。可是你這個覺緣和他那個真我都是遍十方界，這十方界都是這麼多，你也遍十方，他也遍十方，那遍十方和遍十方大約都是一樣的。

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離遠一切。虛妄顛倒。似非因緣。與彼自然。云何開示。不入群邪。獲真實心。妙覺明性。

阿難說完了前邊所說的，佛你說這個因緣法，來破外道自然的境界，你說你這個因緣和他那個自然的境界不同，所以就破外道自然這種的理論。「我今觀此」：我現在再仔細觀察，「覺性自然」：世尊所說這個覺性，就是個自然嘛！「非生非滅」：也不生，也不滅，這不就是自然嗎？「離遠一切虛妄顛倒」：離開這一切的虛妄相，和顛倒的這種心。「似非因緣，與彼自然」：又好像不像這個因緣，又和這個自然也有多少不同的，但是又好像一樣似的，這就是似是而非的樣子。「云何開示」：佛你怎麼樣開示開示我，才能「不入群邪」：不跟著外道那個理論去呢？不隨著這個外道的理論，才能不入這個群邪。群邪就是外道，不入群邪就是不隨著外道所轉，就是不信那個外道的理論。「獲真實心妙覺明性」：才能得到真實的我心，這個妙覺的明性呢？請佛慈悲開示。

佛告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為自然。

佛說這幾句話的時候，佛雖然沒有火，大約眉頭也皺起來了。為什麼皺起來呢？這個徒弟，這個小弟弟啊！唉！真是太糊塗了。「佛告阿難」：佛說阿難哪！「我今如是」：我現在這樣子講，給你左講一次，右講一次，給你講了七、八次了——十番顯見現在已經到九番了——那麼你還是不懂，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子呢？我今如是，「開示方便」：我用權巧方便法門。這個方便就不是實在的，就是觀機逗教，因人說法，佛看見應該用什麼道理來開示他，就用一個權巧方便，很巧妙的、很方便的這麼一個法，來給他說。好像前邊那種種的比喻，種種顯示這個見，問他這個心，這都是方便法門。

「真實告汝」：我又用這個真實的法門來告訴你，「汝猶未悟」：佛說這一句話，這很不滿意阿難了：汝猶未悟，你還不悟！你還不懂！給你講這麼多話了，講這麼多道理，你也不聽，簡直你一點都沒懂，一點都沒明白。「惑為自然」：你還把我所講的道理，和外道這種自然來比較，你說你這是太錯了！我所說這個法，你怎麼可以和外道那個自然的理論去比呢？那根本不是一樣的嘛！阿難因為用佛的道理來比外道自然的法，佛很不滿意他，所以現在就說你還不懂！你怎麼這麼笨呢？我跟你講這麼多道理，你還不懂，你真是——啊！完了，也講不出個什麼來。惑為自然，你還疑惑這和外道那個自然的理論是一樣的。

阿難。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

「阿難，若必自然」：阿難哪！我告訴你，你一定說我所講這個法，和外道那個自然的道理是一樣的，我現在問你。「自須甄明」：現在我們要甄別明白。甄別也就是分別的意思，也就是分析。甄明，就是分析明白了，要甄別明白。「有自然體」：這個外道所講那個自然，它有個自然體，譬如他說這個河誰開的呢？那河是自然有的，那它還有個河。海是誰開的？他說這海是自然有的，那還有個海，這海就是那個自然的本體，它還有個體。說那個山是誰堆的？自然生成的，沒有人可以叫它生個山，它自然生出來的，那麼還有個山的體，這山的體就是那個自然的體。那麼現在我所講的法，你說和自然是一樣的，那應該有個自然的體，我這個法的自然體在什麼地方？你說啊！你若還不明白，我再給你講一個道理，你聽聽。

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為自。此見為復。以明為自。以暗為自。以空為自。以塞為自。

佛又設出來一種的理論，又給他顯示這離一切的情見。「汝且觀此」：你現在再用心來看一看，「妙明見中」：在你妙明這種覺緣的見中。「以何為自」：什麼是你這個見的本體？你說見是自然嘛！自然它要有個體，什麼是見的本體？你講！「此

見為復以明為自」：這個見是以明做為它自然的本體啊？還是「以暗為自」：以黑暗做這個見自然的體呢？「以空為自」：是以空做為這個見自然的本體呢？「以塞為自」：還是以塞做這個見的自然本體呢？你講啊！現在又問阿難了，阿難下邊又下回分解了。

阿難。若明為自。應不見暗。若復以空為自體者。應不見塞。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為自者。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云何見明。

「阿難，若明為自」：佛又往深了一層向阿難解釋，說阿難哪！假設你以這個明為自然的本體的話，為自然的一個體，「應不見暗」：要是明是它的本體，就不應該看見暗的；有暗的時候，這明就應該斷滅了，應該沒有了。所以不應該見暗了，僅僅明是它的本體嘛！那麼暗它怎麼又可以看見呢？「若復以空為自體者」：要是以這個空做你見性的自然本體的話，「應不見塞」：那個塞，不通的地方，就不應該看見。為什麼呢？這空是它的自體，塞的時候它就沒有了，不空就沒有它的自體了。

所以「如是乃至諸暗等相」：由這個道理，乃至種種的道理。諸暗，一切的暗；等相，它的相貌。「以為自者」：以黑暗做它自己的本體的話，「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云何見明」：既然暗是它那個見自然的本體，你一有明，它那個見性就斷滅了，那你又怎麼可以看見明呢？所以你說這個暗是它的本體，也是個錯誤的。

阿難言。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生。心猶未明。咨詢如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

啊！你看這個阿難！以前他說不是因緣，現在他又說是因緣了。阿難也會來兩頭這麼跑了。「阿難言，必此妙見」：阿難說了，佛你的意思是必定這個妙見，什麼都看得見，是一個微妙的見精。「性非自然」：它的性不是自然的，因為它沒有一個體，沒有一個自然體。「我今發明」：現在我又由我這個「發明」。他現在不說「思惟」，他說「發明」了，我今發明，我現在發明出來這個道理。「是因緣生」：這個見是由因緣生出來的。

「心猶未明」：可是我以為是因緣生，但是又好像不合理似的，沒有這麼個道理。心猶未悟，我想是這樣想，但是我心裏還沒確實明白，心猶未明。「咨詢如來」：所以我現在向如來來咨詢。咨詢就是請問，咨詢如來，請問世尊。「是義云何」：這個道理、這個意義，是怎麼樣解釋呢？我雖然覺得它是因緣生，但是我還不明白。你看！他不明白就硬給往上戴帽子，把這個因緣的帽子往這個見上戴。「合因緣性」：怎麼樣子與這個因緣的性才能相合呢？請佛您給我講一講。你看！又不是佛說這是

因緣性，是他自己說的，他自己又不明白，又要佛來給講，佛真是大 慈大悲啊！這簡直就是不講道理嘛！你自己不明白這個道理，又說是因緣，你又不明白，不明白又叫旁人給講。這阿難哪！啊！遇著這麼樣子一個人是真應該頭痛的。

佛言。汝言因緣。吾復問汝。汝今因見。見性現前。此見為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

「佛言」：佛又告訴阿難，說「汝言因緣」：你叫我講講怎麼樣能合因緣性？你說是因緣，那我就給你講講這個因緣囉！「吾復問汝」：但是我先要問問你，問你什麼呢？「汝今因見」：你說這個見是因因緣而有這個見，這個見就是個因緣。那麼現在我先問你，「見性現前」：你這個見性現在你的前邊，「此見為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你這個見性，可是因為明才有這個見？是因為暗才有這個見？是因為空才有這個見？是因為塞才有這個見呢？你這個見倒是怎麼樣有的呢？

佛真是大慈大悲，遇著這麼一個磨豆腐的人，來回來回這麼轉來轉去的，還給他講，還是這麼慈悲悲悲給他講這個道理。唉！這個阿難大約也是被佛慣壞了，寵壞了，他是佛的一個寵弟。寵弟，就是隨便願意說什麼就說什麼，願意講什麼就講什麼。好像我現在這一些個弟子，也不怕師父，什麼都敢講，在師父面前也什麼都敢說。本來我在香港那兒，我的徒弟在我面前不敢講話的，很怕我，這美國的徒弟都不怕師父，我也不想叫你們怕我，所以這還是 yes, okay！（可以的）

阿難。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

「阿難」：你要知道以前我說種種相似的道理，都和這個差不多的，現在我再給你說一遍。「若因明有」：假設你說因明有這個見的話，「應不見暗」：暗的時候，就沒有見了，就看不見暗了。「如因暗有」：假如你說不是因明有的，因暗才有見的，那麼「應不見明」：暗的時候有見，明的時候這個見又應該沒有。因為什麼？沒有暗了，你這個見應該沒有啊！你因為藉著這個暗才有這個見，現在暗已經沒有了，那麼你這個見也沒有了。

「如是乃至」：像這樣子的道理，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如果因為空有這個見，那麼塞的時候就沒有了；你因為塞的時候有這個見，空的時候又沒有了。你現在不是這樣子，你明的時候又有見，暗的時候又有見，空的時候也有見，塞的時

候也有見，你說這是因緣，這怎麼對呢！

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

我再問你，前邊是「因」，現在問你「緣」。你說是因緣，因緣它一定要有這個因、緣才可以的，我現在再問你這個緣。「復次」：又問你一次，再說明白一點給你。所以你說佛多慈悲！這一看阿難還是眼光光在那兒望著，還是沒有明白呢！他一看就知道阿難是沒明白，所以再給講一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你說這個見是順著這個明，才有這個見？可是順著這個暗有這個見？是因為有這種空的因緣有這個見？可是因為塞的因緣才有這個見呢？

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

所以「阿難」，「若緣空有」：假設要是因為緣空有這個見，「應不見塞」：就不應該看見塞。這個道理和前邊意思差不多的，還是一樣，不過佛因為慈悲，所以詳細細，不怕麻煩地這麼給左講一遍，右講一遍。「若緣塞有」：若是因為塞的緣故，而有這個見，「應不見空」：那麼空就不應該見了。「如是」：像這個樣子，「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緣明、緣暗這個道理，也和這空塞的道理是一樣的。

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

「當知」：這現在又給他當頭棒喝，說：你應該知道，你不要再這麼迷迷糊糊的了！「如是精覺妙明」：像這種精覺妙明的見，「非因非緣，亦非自然」：也不是因為「因」，也不是因為「緣」，也不是因為自然的道理，你知道嗎？

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

在這一種見精的上邊，「非不自然」：非不自然，並不是說就是自然。這「非」，是連那個不自然都沒有。「無非不非，無是非是」：也沒有一個非，也沒有個不非，沒有個是，沒有個不是，無是非是，沒有對和不對。這裏頭你就不能用你這個分別心來想它，你一想出是非，這就不是這種見精的道理了。怎麼呢？

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離一切相就是離一切的虛妄相。你若離一切的虛妄相，這就是真實法。你不要在這個虛妄相上來用功夫，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你能離開

一切的虛妄相，這就是你真正的見精，這就是真正的妙法。

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如以手掌。撮摩虛空。祇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

在前邊這一段文說，「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離一切相，離一切什麼相呢？一切妄想的相；即一切法，就是這個真如的妙法。你如果不離一切妄想相，就不合一切真如的妙法。那麼世尊又向阿難說，「汝今云何」：你現在怎麼樣啊？「於中措心」：你為什麼在這個妄想裏邊措你的心呢？你在妄想裏邊用功夫呢？「以諸世間」：以這一切的世間「戲論名相」：世間這個自然和因緣，這都是一種戲論。戲論就是講笑話，講得不實在的東西，這叫戲論。「而得分別」：你用戲論這個名相，而來分別我這個妙法，來分別我這個楞嚴的妙定，這怎麼可以呢？

「如以手掌」：你用這種妄想的心、分別的識心，來揣測這個楞嚴的妙定，好像用這個手掌，手掌怎麼樣呢？「撮摩虛空」：撮，就是或者這麼想抓虛空；摩，又用手來摩這個虛空。捉摩虛空，想把虛空抓來，虛空你怎麼能抓來呢？你就問一個小孩子虛空能不能捉來？小孩子也說捉不到的，那麼你現在竟來捉虛空。

好像那個鄧華峰似的，鄧華峰和那鬼說：「你若把虛空能捉去，然後你再來捉我鄧華峰。」因為那鬼以前來捉他，他就被鬼捉去了；被鬼給捉去了，他就和這個鬼來講人情，說：「你等一等！我還有一點事情沒有辦完，我把這件事情辦完了，我就同你去見閻羅王去。」誰是鄧華峰呢？鄧華峰就是一個修道的，大約也是一個有定力的和尚。他雖然有定力，在定中鬼神看不見他，出了定鬼神就可以看得見他。

那麼他在出定的時候，這鬼——就是這無常鬼，什麼叫無常鬼呢？就是要死的時候，來陪著你去見閻羅王那個伴侶——他來把鄧華峰就給捉住，說：「你壽命應該盡了，跟著我去見閻羅王去吧！」那麼鄧華峰被他用鐵鎖鍊子給鎖住了，就說：「朋友！你不要這麼沒有人情講，我還有一件事情，辦好了，我就跟你去了。」那麼這鬼一想，反正你都是被我給捉住了，現在不要緊，我給你一點人情。於是乎，就說：「你有什麼事情，辦啦！」鄧華峰就把腿盤起來，打上雙跏趺坐，往那兒一坐，就入了定了。他這入定，是入這種無想定。在沒入定以前，就說：「汝今捉得虛空去，回首再帶鄧華峰。」說你 若能把虛空捉去，你回頭再來帶我去見閻羅王去。那麼這鬼一看他入定，也沒有法子了，也就捉不住他了，所以這個定力是最要緊的。

什麼叫定力呢？這個定力，不被物轉，能轉一切物，就是前邊那兒不是說：「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你能不為物所轉，而能轉一切物，這就是同如來一樣了。所以

這個定，你修得有定力，也就是這樣子，遇著什麼事情也都有定力。你若真有定力了——我告訴你，講這個道理不是講笑話，真的！你男人見到女人，怎麼樣漂亮的女人，你心裏能不動，不生一種情欲心，這是有定力。啊！你一見著女人，喔！就躍躍欲試，喉嚨裏都伸出手來了，那就是沒有定力了。換一句話說，女人見著男人也是這樣子，也要如如不動，能以不被情欲所轉，這就是定力。這是第一步啊！你不要以為這是不得了了，這是第一步。

第一步你能不為情欲所轉，見有若無，你對境無心，對著這個境界還沒有心，這就是定力。你想要測驗你的定力，你自己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譬如，男女這種情欲心，你能不動，那你就有一點定力了。甚至於，啊！你陪著你女朋友，也一點什麼事都沒有，那是真正的功夫。

可是這個功夫不容易的，這功夫就叫什麼呢？你若有這種的定力了，這一定就是金剛不壞身，一定就可以修到金剛體。若沒有這個定力，那怎麼辦呢？還要用功夫，再加功猛進，你不要自暴自棄，說：「我不夠這個定力，算了！我也不修行了，就隨他去囉！」那就沒有用了，那你就是自甘墮落。你越沒有定力，越要修的，好像：我坐這個地方，痛嗎？它越痛我越要坐，我勉為其難。這也就是定力，所以這個定力就是這樣子的。

如以手摩虛空，「祇益自勞」：祇，就是單單地；單單地徒勞無益，而你自己勞乏自己，令你自己精神也疲倦了，也沒有力氣了。你手總這麼摩，摩來摩去，你說自己這個臂不會疲倦嗎？不會勞苦嗎？久而久之，這個手臂子也痛了，也發痠了。怎麼發痠、發痛呢？就是勞了，太勞苦了。他這麼摩，摩來摩去也抓不著虛空；抓這個虛空，抓來抓去也抓不到，啊！抓來也沒有，抓來也沒有，你說這是幹什麼？啊！這真是無事找事情來幹了。阿難就是這樣子，他沒有工作，大約那時候做和尚，吃飽飯沒有事情做，他就找這個工作，來抓虛空。

「虛空云何隨汝執捉」：這個虛空，它怎麼會隨著你來抓得住呢？虛空根本是空的，你怎麼可以抓呢？你若抓住，有所執著，有所執捉，就不是空了。要有個東西，你才能抓得到，好像抓這個杯，這有個杯才能抓得到；若沒有這個杯，你抓來抓去是沒有的，什麼都沒有。所以阿難盡在分別識心上用功夫，佛給他舉個比喻，也就是等於捉虛空一樣的，和這個道理是一樣的。祇益自勞，也就增加自己的勞苦，而對於自性上一點益處都沒有。

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非因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具四

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義云何。

你說阿難多大膽量！居然就和師父駁起嘴來了，居然就和佛公開來辯論上了。這正好像下棋似的，執起車來了，對起炮來了。「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你看！他說你必定認為這個見精妙覺明性，「非因非緣」：你說它不是因緣。那麼「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世尊你為什麼以前常常和比丘這樣講呢？你看！來揭佛的短來了。你以前講的嘛！這不是我講的嘛！你以前常常和比丘講，說這個見這種性。你常常說的，這是你說的。

你看！你聽這口氣，對佛都來上了抗議了。大約阿難左碰了一次釘子，右碰了一次釘子，從一開始到現在就沒有說對過什麼話，所以現在也就不顧一切地，我要和佛來辯論一下，所以就說：世尊你常常說這個見性，「具四種緣」：有四種的因緣。既然這個見性有四種的因緣，現在佛怎麼又說它不是因緣了呢？這裏頭啊！喔！真是膽大包天來和佛辯論起來了。

那麼這四種緣是什麼呢？「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空的因緣，明的因緣，心的因緣，和眼的因緣。「是義云何」：你現在說這個妙覺見精不是因緣，那麼這個道理要怎麼講呢？你以前這麼樣講的，現在你又反口了，說不是這樣子，這怎麼可以呢？佛說話都可以說了不算嗎？佛不打妄語的啊！怎麼你說是這個，現在又不是這個了？你看！遇著這樣的徒弟，真是不好辦的！這幸虧是佛，要是我，就沒有法子了。

佛言。阿難。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第一義。

阿難真是算能言善辯，把佛都給說得屈服了。「佛言，阿難」：現在佛告訴他了，佛說阿難哪！「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第一義」：這不是第一個道理啊！我那時候所說的道理是方便權巧，你不要認為那時候所說的是真的。我那時候是好像哄小孩子似的，告訴你們：好好的，不要調皮，你將來長大了，就可以做大官，你可以做很有價值的事情。我以前所說的，是一種方便權巧的法門。你聽這口氣，是不是佛都屈服了，佛向阿難來屈服了。非第一義，這不是真正的第一義諦。

在《維摩經》上，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說什麼是第一義？你們猜一猜維摩居士說什麼？怎麼樣答覆的？你們現在若有人知道，這真是現在的維摩居士。有沒有人知道啊？什麼叫第一義諦？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你們說這維摩居士怎麼樣？說什麼啊？你們有人知道的沒有？若有人看過《維摩經》的，就會知道；沒有人看過的，我現在告訴你們。我告訴你們，不過你們不要學那個周迷勒出去宣示，對人也這麼

樣表示，你們不可以這樣子去對人表示的。為什麼呢？你沒有到維摩居士的程度，不可以這樣子去表示的。

維摩居士，把眼睛一閉，口也不張開，一句話也沒有講，什麼也不講了。文殊菩薩說：「喔！你明白了。」這是這樣子的。你們不可以到其他的地方，人問你：什麼叫第一義諦？你也這麼樣子一坐，這不可以的。不過你們現在知道這個道理是可以，不可以這樣去賣弄，好像你已經和維摩居士是一樣了，這不可以的。尤其好像有的人看《六祖壇經》，《六祖壇經》上有很多的道理，有的時候他也拿來做口頭禪來講。你真正明白這個道理才可以的，不可以做口頭禪的功夫。我再告訴你們，這很重要的，你不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和人打機鋒。怎麼打機鋒呢？或者豎一指，或者伸個拳，或者這麼樣子，這都不可以的。為什麼呢？你不是過來人，你不是開悟的人，你不能做這種動作的。做這種動作的都是開悟的人，開悟的人他無所不通的。

所以昨天我說某一個人他自己迷迷糊糊的，好像喝醉酒了似的，忽忽悠悠的，啊！以為自己這是開了悟了。所以我就叫他講七種立題、六種成就，他一題也不題，一就也不就，你說你這開得哪個悟？開的是什麼悟？若開悟的人，他就不知道，你一提出來，他也會給你說出個道理來。為什麼呢？這一切的道理都是從心裏發出來的，他若是開悟的人，他那個心光明了，什麼道理都通了；他通了，所以就不知道那個事情，他都可以講出個理由來，這叫開悟的。所以這個絕不能——中國有一句話：「涼水打茶，硬沖（硬充）」，好像用涼水沖茶，這叫硬沖——硬充我開了悟了，這種人真不知慚愧！真是無慚無愧的！佛教裏不可以有這樣子的人；有這樣的人，那就是佛教的敗類，我告訴你。

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云何名見。云何不見。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為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

「阿難」：佛又叫了一聲阿難。佛向阿難解釋完了之後，又覺得這是個小弟弟，總要憐憫他，於是乎又叫了一聲阿難。「吾復問汝」：小孩子，我再問問你。「諸世間人」：所有這個世間人，「說我能見」：每一個人都說他能見。說我能見，這不是說佛能見，是說每一個人能見，諸世間人他都說我能見。這個「我」，你不要看不通這個文字，說：「喔！這是佛說的，是說佛能見吧！這佛說的話嘛！」不是的，這是每一個人說他自己能見。

「云何名見，云何不見」：怎麼樣叫一個見呢？又怎麼樣叫一個不見呢？這兩種見和不見的道理，你告訴我啊！「阿難言」：阿難現在一聽佛向他屈服了，這回他勝利囉！於是乎，就也不加思索了，這回又說了，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

世人因為日光、月光、燈光，這三種的光而能見，「見種種相，名之為見」：見所有的一切相。我們現在若沒有燈光，沒有日光，沒有月光，就看不見東西。「若復無此三種光明」：要是沒有這三種光明的話，「則不能見」：就不能見了。

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

阿難一說出話來，就自相矛盾，自語相違，自己打自己嘴巴。誰呢？阿難。阿難自己打自己嘴巴。怎麼打自己嘴巴呢？他說出話，自相矛盾，以其人之矛，刺其人之盾；也自語相違，自己說話違背自己這個宗旨。他說若沒有這三種的光明，就沒有見。佛就抓住他這個要點，你說沒有見嗎？我來問問你。「阿難」，「若無明時」：假設你說沒有日月燈這三種的光，「名不見者」：就叫「不見」，沒有這光，就沒有見了，你是不是這樣講？本來前面已經講這個道理了，不過阿難雖然多聞，恐怕他當時或者也不記得了，所以佛又給他重複一下。「應不見暗」：你既然說沒有燈光就沒有見，應不見暗，他連暗也看不見了。我相信或者果進總記得，我問：沒有明，她看見什麼了？她說：看見 black（暗）。現在也是說沒有明他就沒有見，那麼也應該不見暗，暗也看不見的，這才是沒有見了。

「若必見暗」：你記得我以前說，那個瞎子，你問他看見什麼？他說：唯見黑暗，他只看見黑暗了。那麼看見黑暗，這也是見哪！若必見暗，現在這個理論你不能變了，你說「見暗」，一定是見暗的。「此但無明」：這個能見暗，這不過僅僅沒有明了，你不能說沒有見哪！沒有明是可以，你不能說沒有見哪！「云何無見」：你怎麼說就沒有見了？講啊？啊！阿難這回又碰了個釘子。

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為不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如是二相。俱名不見。

唉！「阿難」！「若在暗時」：你若在暗的時候，「不見明故」：你在黑暗的地方，就看不見光明了。「名為不見」：因為你不見這光明，所以你就說不見光明了。「今在明時」：現在你在明的時候，有燈光，有日光，有月光，這三光，「不見暗相」：這個時候你也不見暗的相，因為明來則暗去，暗的你也沒有見著啊！你現在在明的地方就看不見暗的地方。「還名不見」：這也叫不見。「如是二相」：現在所說這明暗二相，「俱名不見」：這兩種都叫不見，對不對啊？你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若復二相。自相陵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不見。

你看佛這個辯論哪！佛是個大辯論家、辯論專家，現在無論要和誰辯，恐怕都可以

勝利的。「若復二相」：假設這兩種明暗二相，「自相陵奪」：陵就是欺陵，奪就是爭奪；這兩種的相自己互相爭奪。你也爭著見，他也爭著見；你說你見了，他說他見了；明就說我見了，暗就說我見了，你就說明也沒見、暗也沒見，究竟是怎麼回事啊？「非汝見性，於中暫無」：這種互相陵奪的道理，這不是你能見的這個見性，於中暫無。

你這個見性，並沒有增、也沒有減，也沒有生、也沒有滅，不是暫時間你這個見性沒有了，是怎麼樣了呢？「如是則知」：你由這一點，你就應該知道「二俱名見」：這兩種都叫見，見明、見暗，這兩種你都不能說是不見。你不能說不見明就叫不見，不見暗也叫不見，二俱名見，兩種都叫見。「云何不見」：這兩種既然都叫見，你怎麼說是不見？你再講啊！這再往深了問一層。

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是塞。

「是故阿難」：因為上邊所說這個道理，所以阿難「汝今當知」：你現在應該要知道了，「見明之時，見非是明」：看見明的時候，你那個見性並不是明，並不是你那個見性隨著明而轉為明了，不是你那個見性隨這個境界轉。「見暗之時，見非是暗」：你看見黑暗這個時候，你那個見並不是黑暗的，你那個見還是沒有變更的，和見明的時候那個見是一樣的，等無差別的。「見空之時，見非是空」：你看見空的時候，你這個見並不是就隨著空轉了，就跟著空跑了。「見塞之時，見非是塞」：你看見雍塞的地方，並不是你那個見也隨著它雍塞了。它不會被這種外境所轉，不會被外物所搖的，它是你常住不變的一種見性。

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

「四義成就」：前邊所說的這四種意思、四種的因緣，而成就這個見性。「汝復應知」：阿難你應該知道，「見見之時」：你看見那個見的時候，「見非是見」：你看見，怎麼看見？第一個「見」字，這是我們那個真正的見；第二個「見」字，就是見精的那個見。見精那個見，雖然說也是一個真見，但是就稍微有一點妄了。頭一個見，是一個精見的見，就是真正那個真見；第二個就是帶一點妄見。所以你那個真正的見，能以見到那個妄見的時候，見非是見，你這個真正的見，也離開一切的體相了，沒有體相，什麼都沒有的，所以說見非是見。

你看！連個見也不成了，根本就什麼都沒有了。因為什麼都沒有，你就不能給它起

出個名字來，這個地方就是所謂「離言說相」，說也說不出來；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就是這個言辭喪亡了，沒有了。「心欲緣而慮亡」，心裏要想想一想，也沒有辦法可以想了，這個慮也沒有了，也死亡了。這叫離言說相，說也說不出來的；離文字相，你也不能有一個字可以代表出來它。所以見非是見，根本就沒有個名。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言語這個道路斷了，沒有了。這個心可走的那個地方也滅了，也都沒有了，這個時候，這叫見非是見。

這個道理是很不容易明白的，不過你若對於佛學有認識了，這也很容易明白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你這個心行，心怎麼會行呢？就是心想的地方都沒有了，沒有什麼可說的，所以離一切文字相，離一切言語相，什麼都沒有了。那麼你既然什麼都沒有，你怎麼又能說它是因緣，又說是自然呢？

「見猶離見」：你這個見尚且應該離開這個見。「見不能及」：你這個見，也不能追得上這個見，沒有了，你找什麼？見不能及。你能看見的這個見，都看不到了。你看不見這個見是什麼？就是你那個真正的見。「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你為什麼還要說我以前說那個因緣，你拿那個來比呢！又拿外道的自然來比，又拿那個和合相，說是大家和合到一起，這麼混合起來了。好像七、八樣米，褒一鍋粥，成了糊塗粥了，也分別不清楚。好像今天你們包的餃子，煮餃子，餃子都煮破了，也變成分不清楚了，這就是和合相。你要是說不知道什麼是和合相？那就是和合相，都碎到一起了。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怎麼能再說是因緣呢？因為我講的因緣法，是為初機——小乘人和外道，破外道那種的自然，和小乘的人，權乘就是小乘，就是二乘人，聲聞、緣覺。現在我說這個《楞嚴經》，這是要顯示出來這個楞嚴大定。這種的妙義，根本那個因緣就不能和它比的，現在你怎麼還可以拿因緣和這個第一義諦來比呢？和這個楞嚴大定來比呢？這就好像你拿那個黃銅，認為是金子了。你是太執著了，所以你不能這樣地想啊！

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疲怠。妙菩提路。

釋迦牟尼佛就說「汝等聲聞」：聲聞就是二乘人，你們這一般的聲聞，「狹劣無識」：你們這個心非常地狹小的，你們這種知識非常地陋劣的，就是很沒有知識的。你們這一些個聲聞人，只知道自利，而不知道利他；你只知道顧自己，而不管一切眾生的痛苦。你做自了漢，所以你們這個心量是太狹窄了，你們這種知識也最陋劣了。最陋劣就是沒有什麼，你們沒有知識。無識也就是沒有真正的知識，這種知識不是

說普通的那種知識，這是什麼知識呢？就是真正大乘佛法的知識。你們沒有大乘佛教的知識，也就是這個楞嚴第一義諦這種妙定，你們這些個聲聞不懂，不明白。「不能通達清淨實相」：你不能通達，不能明白，你們現在都還是執著心也太重，分別心也太多，所以就不能明白大乘的教理，大乘的佛法，清淨實相，也不能明白這種清淨的實相，清淨的實相就是大乘法的一種法相。

什麼叫實相呢？實相無相，實相它沒有相，這是頭一個解法。又實相者，無不相也，所有一切的相，都是由這個實相裏邊生出來的，這叫實相無不相，這是第二個解法——無不相。第三個是無相無所不相，在一切的法裏邊，都是由這個實相生出來的，所以實相就是法的本體。那麼說你要找這個實相，法的本體到底什麼樣子呢？你又看不見它，這不過就給它起個名，叫實相而已。也就好像老子所說那個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可道，非常道」，那個道你要是可以說出來的，可以講出來的，那就不是一個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若有一個名可以講出來，那也不是個常名。所以他才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這是老子的學說是這樣子。不過，我現在是把這個名詞來這麼提一提，容易明白這個實相的道理。

實相也就是真空，也就是妙有。那麼真空，你說它空嗎？真空不空，真空並不空的。為什麼它不空？它裏邊能生出妙有來。那個妙有並不是有，並不是有叫妙有，那個妙有不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因為它非有，所以成妙有；不空，所以成真空，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實相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你若明白這個道理了，就是一通一切通。

我們人這個自性是什麼樣子呢？自性如虛空，好像虛空似的。那虛空裏你說有東西沒有呢？虛空裏頭什麼都有，但是你可看不見，這是虛空裏邊那個有就是個妙有；虛空裏頭它不空，那就是個真空。因為真空不空，所以又叫妙有；妙有非有，又叫真空。這兩個名稱也是一個的，你把它詳細一研究，甚至於一個也沒有了，這都叫頭上安頭，來起出個名字，引人入勝，說：「喔！這是真空啊！這是妙有啊！這是實相啊！」就叫你有一種的執著心。若講到那個真正法的本體，什麼也沒有了！掃一切法，離一切相。前邊不是講，「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你若能把世間這一切的相離開了，這就是法。但是一般人都離不開這個相，所以也就得不到一切的法。

說：「我能離相，我什麼也不著住了。」什麼也不著住了？你看頭先地震，你害怕不害怕？頭先地震，我相信有好幾個人，啊！很驚慌的，那就是你沒能離相呢！若離相了，啊！「泰山崩前而不驚」，你就這個山在前邊倒了，也不驚恐的。這就是能以轉物的人，就遇著什麼境界，也不驚恐的。你若不驚恐，那什麼境界也都沒有了。為什麼有境界？為什麼有魔障？為什麼那魔能來擾亂你的定？就因為你搖動了。你這一搖動，他就趁虛而入；如果你不動呢，那任何的魔王也沒有法子你，他也沒有一個什麼咒可以念的，念得你搖動了。

說是：「那這個經上，阿難怎麼還被摩登伽女的媽媽念咒把他迷去了呢？」那就因為他沒有定嘛！阿難若有真正的楞嚴定，佛又不需要說《楞嚴經》了，也不需要說〈楞嚴咒〉了，你我現在也不要聽《楞嚴經》了，也不要學〈楞嚴咒〉了，所以這都是一種因緣。我們人若有定力，在任何的境界來了，都不會驚恐的。

「吾今誨汝」：我現在教誨你阿難。「當善思惟」：這個「善思惟」，並不是他以前那種的思惟，不像阿難所說那個思惟，一樣的「思惟」兩個字，但是不一樣講法。這個思惟，是要用他那種真心去觀察，不是用分別識心來用事的。「無得疲怠」：你不要懶惰。疲就是疲倦了，怠就是怠惰了，就是懶惰。這個意思也就是你不要懶惰，不要懈怠，你不要因循了事，苟且塞責，就是你不要馬馬虎虎的，這個地方你切記不要馬虎。「妙菩提路」：你不要馬虎什麼呢？你要特別注意、特別要知道這個是妙菩提路啊！這是一個妙覺的道路啊！這個道路是成佛的一條道路，是楞嚴大定。你有了楞嚴大定，就可以走到妙覺的果位上去。妙覺的果位就是佛的果位，佛叫妙覺，菩薩叫等覺，等於妙覺，成佛，這叫妙覺。

這個妙菩提路，由聲聞到妙覺這個位置，在這個《楞嚴經》上所講的，中間有五十五個位置，這五十五個位置後邊都會講的。這個菩提路就是由聲聞乘上，到菩薩乘，到佛乘，中間經過這五十五個位置、五十五個階段。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為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諸和合相。與不和合。心猶未開。而今更聞。見見非見。重增迷悶。

這個「重」字，讀「崇」音，重增。重就是重複的重，又加多一層的迷悶，以前有一層，現在變成兩層了。「阿難白佛言」，說「世尊，如佛世尊，為我等輩」：好像佛世尊你以前為我們聲聞和緣覺輩，阿難和聲聞、緣覺是同輩的。「宣說因緣，及與自然」：你說過這個因緣和自然的道理。「諸和合相」：這一切和合的相。「與不和合」：和不能相合的，不能和合這種相。「心猶未開」：佛你雖然講了，我們聽了之後，到現在還沒有開悟，也沒有明白，心猶未開，心尚且還沒有開悟呢！「而

今更聞」：而今，現在我又更聽到「見見非見」：這個見，和這個見，又不是見。
「重增迷悶」：這種的學說，這種的道理，令我加多了一層迷悶，加多了一層糊塗，加多了一層不明白。這阿難向佛又來囉嗦了。

伏願弘慈。施大慧目。開示我等。覺心明淨。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承受聖旨。

阿難說，增加我多一重的迷悶哪！我越聽越不明白，越聽越不懂。好像有人聽《楞嚴經》聽到現在，說：「這是講的什麼啊？我也不懂，聽了這麼多天，越聽越不明白。」這也是這樣子。「伏願弘慈，施大慧目」：弘慈就是大慈悲。我現在跪到佛的面前，願意佛發大慈悲，賜給我智慧的眼目，賜給我智慧眼。「開示我等，覺心明淨」：佛開示我們二乘人——聲聞、緣覺，這種開悟的心而清淨的體。

「作是語已」：阿難這回是真著急了，所以說完了這話，你說怎麼樣啊？「悲淚頂禮」：就哭起來了，他把小孩子的態度、小孩子時候那種本領，又搬出來了，對著佛哭起來了，完了又叩頭，就好像沒有吃奶的孩子，喔！見著媽媽了，就哭起來要奶吃。這個請法，也就等於要奶吃一樣的，所以他就哭起頂禮。「承受聖旨」：請釋迦牟尼佛來給他法乳，法乳就是法的奶，給他法的牛奶，好解除他這種迷悶的飢餓。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眾。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

阿難這一哭啊！把佛也哭得出了定了，出定就要給他解釋這個道的理，妙定的這種道理。所以說「爾時世尊」：當爾之時，就是在阿難餓得不得了，想要吃奶的時候；也就是阿難迷昧太深，想要明白的時候；也就是阿難在悲淚頂禮的時候。本來佛就有大慈大悲的心，阿難這一哭，把佛這個慈悲心又給衝動起來了，就快來給阿難說法。所以說世尊「憐愍阿難」：因為阿難是他堂兄弟，佛大約這個時候對於這個小弟弟也特別愛護，所以憐愍他，「及諸大眾」：不單單為阿難，而且在會的大眾。

「將欲敷演」：將就是將要；敷就是那麼一樣一樣地給他分別說出來，這叫敷；演是演說。演說什麼呢？「大陀羅尼」：怎麼叫大陀羅尼呢？就是大總持。陀羅尼是個梵語，印度話叫陀羅尼，也就是咒，咒有的時候就翻譯成陀羅尼。陀羅尼翻譯到中文，就叫總持，這個意思就是什麼呢？總一切法，持無量義。言其一切法都在這個咒裏頭包括著，無量的妙義也在這個咒裏頭生出來，這是一個解釋法。

又有一個解釋法，這是我自己的解釋法。什麼叫總呢？總持身口意這三業都清淨，持戒定慧這三無漏學要精勤。持就是受持，受持戒定慧這三無漏學，這也是總持。

這是大總持，大總持就和那個小的不同的，小的也是個小咒，但那個功效就沒有這麼大，現在是個大總持。「諸三摩提」：這三摩提，也就是三摩地，也就是現在翻譯的人說 samadhi，就是這個。這我們人人都知道了，這是個定。「妙修行路」：要修行三摩地、大總持這種法的妙修行路，這是釋迦牟尼佛要把真正的法要宣揚出來了。

告阿難言。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微密觀照。心猶未了。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開示。

佛先給他一個 tip（提示），給一個預言，預先告訴他，說現在我要給你講什麼了，所以「告阿難言」，「汝雖強記」：你雖然記憶力非常好，你能博文強記，過目不忘，你這個記憶力是特別地強。「但益多聞」：你這個記憶力只可以幫助你多聞這種的聞慧——聞慧就是一聽，他就開智慧了——只可以幫助你這個聞慧。「於奢摩他，微密觀照」：於寂靜這種的道理，這種妙不可言、微密觀照的力量，「心猶未了」：你可是一點沒能領會，一點都沒有明白，啊！你明白得太少了。「汝今諦聽」：你現在要特別注意，聽我告訴你。「吾當為汝，分別開示」：我現在給你一條一條地，一樣一樣地，那麼一層一層地開示你，你不要哭了，阿難哪！不要哭了，你好好的，我告訴你了，你不要悲哀了。

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

「亦令將來」：也使令將來。將來，我們現在都包括在內了，我們現在都是當時的將來。「諸有漏者」：這有漏，就是沒證得四果以前的人，都叫有漏。這個漏就是種種的毛病，什麼叫漏呢？譬如，我們歡喜喝酒，這就有酒漏；歡喜抽菸，就有菸漏；歡喜吃好東西，就有吃好東西的漏；歡喜穿好衣服，這有穿好衣服的漏。我說這個，或者你還不會明白，總而言之，你最好什麼，那就是漏！

說是：「那我現在最好打坐，這也是打坐漏了啊？」這又不同講法，因為你這是往上走，我所說的你最好的，那是向下流的，往下邊走的。你歡喜往下邊走，你最歡喜什麼，那就是漏。那麼得到什麼程度才無漏呢？到四果阿羅漢才能沒有漏。這個漏不是說你一定做去，這叫漏；你心裏動動念，說我以前有什麼毛病，我本來改了，我現在還想要做這個事情，這就是又漏了，就這麼厲害的啊！你只要一動念，就要往下漏了；你若不動念呢，那就往上升了。初果阿羅漢、二果阿羅漢、三果阿羅漢，還都談不到無漏；證到四果阿羅漢，才叫無漏。

那麼現在說有漏的人，諸有漏者。「獲菩提果」：得到菩提的覺果。這「獲」字當

個「得」字講，就是得著了。怎麼得著的？就是要無漏才能得著；你若有漏，你就不要想得到這個菩提覺果，你若不信，試一試！你試一試，從無始以來到現在，你試了這麼長的時間了，所以現在不要還迷迷糊糊的了，不要我說完了，還像沒聽見似的，或者想：大約法師不是說我呢！這麼多人，大約是說旁人，我有小毛病也不要緊，這個小毛病暫時我還捨不得把它放下。為什麼呢？現在這個法師不是說我呢！或者是說旁人。可是你不要自己混混自己，自己混混自己就耽誤成佛的。所以我們由無始劫以來，流浪生死，在這個娑婆世界那麼生了死、死了生，這麼流連忘返哪！這是很顛倒了。現在我們遇著佛法，應該趕快地發勇猛精進的心，發覺悟的心，不要再流連忘返囉！

阿難。一切眾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

啊！一讀這個文哪！已經應該肅然恐懼啊！應該生一種警惕的心囉！「阿難，一切眾生」：佛叫了一聲阿難，說所有這世間一切的眾生，「輪迴世間」：在這個世間上生死輪轉，流轉在生死裏邊，好像個車輪子似的，有的時候升天，有的時候又入地，有的時候去做修羅，有的時候又做人，有的時候又做畜生，有的時候又做餓鬼，這六道輪迴互相輪轉而不休息。「由二顛倒」：為什麼呢？就有兩種顛倒「分別見妄」：由這個分別的識心，和這個妄見，見的妄。「當處發生」：在隨時隨地都發生這種情形。

發生什麼情形呢？發生這個妄想、妄見，見的也妄，也不是真的。什麼叫見妄？我們如果真明白了，這個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什麼都沒有了。說：「那可糟糕了，什麼都沒有了，那我到什麼地方住去啊？」你還在你那房子裏住，你不要擔心這個。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你造什麼業就受什麼果報，你做善功德就生到天上去，你造罪孽過就墮地獄去，你造什麼業就受什麼果報，所以才說「當處發生，當業輪轉」，在什麼地方造出什麼事情，就在這個輪迴裏受什麼果報。

佛法是很微妙的，那麼在佛法裏邊，不覺得得到佛法的好處；出在佛法的外邊，也覺不出來有什麼壞處。可是在佛教裏邊，你一分功，一分果，絲毫都不會錯的。佛教裏頭也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平等的，絕對沒有一種偏袒的。怎麼說最平等的呢？就由這一切眾生，餓鬼、地獄都包括在內了，如果你發心修佛道都可以成佛的，你再壞的人都可以成佛，你再壞的畜生也都可以成佛的。不是好像那個外道講的，說：「這壞的人永遠都是壞的，沒有法子度；那個老虎，什麼時候都是老虎，牠要吃人的，也沒法子度。」

可是在明朝的時候，蓮池大師就有個老虎徒弟。我常常給你們講過，這個老虎的徒

弟拜蓮池大師做師父，牠就護持蓮池大師，蓮池大師走到什麼地方，牠就跟到什麼地方。可是蓮池大師是沒有人怕，這個老虎一來了，人都跑得遠遠的，都怕這個老虎，可以說是望影而逃，啊！說老虎來了，人家都跑了。那麼以後蓮池大師，就叫他這個老虎徒弟倒退著走。

那麼和尚都化緣，怎麼叫化緣呢？就是叫人家布施給自己。蓮池大師也不例外，也是化緣的，化緣吃飯的，沒有飯吃就叫這個老虎徒弟出去給化緣。那麼說：「這個老虎人人都怕牠，誰肯布施給牠呢？」不錯！老虎是人人都怕牠，但是蓮池大師教導得好，這個老虎不傷人，時間一久了，人人都知道這個老虎是個真正的善老虎，不是個惡老虎，所以也就沒有人怕了。並且蓮池大師叫牠倒退著進城，人沒有看見老虎頭，先看見老虎尾巴，就沒有那麼怕。並且蓮池大師所有的皈依弟子，都認識這個虎師兄來了，有的先皈依的就叫牠虎師弟，有的後皈依的就叫牠虎師兄。所以牠若一來了，人就爭著布施，這個給三個錢，那個就給五塊錢，那個就給八塊錢、十塊錢，喔！這老虎化一趟緣回來就夠吃一年的，所以蓮池大師有這麼個老虎徒弟也都不錯。我很羨慕的，可惜收不著老虎徒弟。那麼這老虎是個最惡的，牠都知道皈依三寶，護持三寶，所以這將來都可以成佛，這是最平等的。

那麼佛法也最自由的，做善做惡隨我們每一個人自己，沒有人限制你，沒有人說：「啊！一定你要做善事，不要做惡事。」我只可以這樣勸你們說，不要做壞事，你一定要做壞事，那我也不能說是造一個監獄，專門給我的皈依弟子預備著，哪一個不聽我教，我就把他圈到這個監獄裏。在佛法裏也沒有這個法律，沒有說是把人圈到監獄裏，令他改過自新的，沒有的，所以這佛教也是最自由的。

云何二見。一者眾生別業妄見。二者眾生同分妄見。

在上邊所說的兩種顛倒的妄見，這兩種的顛倒妄見，使之一切眾生在這六道輪迴裏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不已，循環無端。因為這種妄見支配，人有生死，那麼究竟這兩種妄見是什麼呢？「云何二見」：怎麼叫兩種的妄見呢？「一者眾生別業妄見」：第一的妄見就是眾生別業的妄見。什麼叫別業呢？別業就是和其他人不同的，也可以說叫別分的妄見，同分的妄見也可以說叫同業的妄見。別業就是單單自己的業，可以說是自業，就是特別的，特別的就與眾不同，這叫別業。這種別業妄見，就是自己見解也特別，自己行為也特別，所以自己造的罪業也特別。這種別業妄見的人，就是什麼樣子呢？好標異現奇。怎麼叫標異呢？就是和一般的人不同的，這是標異——標奇立異，總覺得他自己與眾不同。那麼這是別業妄見，造出的業也就是特別的。

這就是怎麼樣呢？就是一般的眾生，在任何的場合裏邊，都要做什麼呢？做第一個，like first, like number one.因為和其他的業不同，這也是一種妄見，標異現奇這都是妄見，妄行、妄作、妄為，造出一種的業，也就與眾不同，那麼這都是一種妄想心所造成的。這個妄想叫什麼妄想呢？就是好高騖遠的心。好高，啊！什麼他好越高越好；騖遠，騖就是專務，好高騖遠。因為他好高騖遠的關係，也標異現奇，獨出己見，所以造出一種別業，與眾不同了。

「二者眾生同分妄見」：第二的是同分妄見，就是和一般的人是相同的，又可以叫共業。普通或者天災人禍，或者天塌地陷，這死了多少人！那一個地方，喔！那個人一死，死幾十萬、幾百萬，甚至於幾千萬，一起都死了，這叫共業，這就叫同分妄見，這是同業，這種妄想造成這種同業。因為眾生迷物為己，認賊作子，迷這個物就以為是自己了，所以就造成這個同分妄見，這是一種妄想所造成的這種妄見。這個見，不一定是看見的見，這個見就是見解的見，大家意見相同，這是同分妄見。由眾生的妄想造成這種的妄業；造成這一種的妄業，於是乎就受妄報，所謂「起惑、造業、受報」，最初就因為不明白，所以就造了業，造了業就要受報了，這是眾生的共業。

這共業，方才我沒講嗎？或者天災，譬如荒旱，這個地方的人都沒有飯吃了，這是這個地方的眾生共業所感。我講一講這共業所感，在民國三十三年（1944），中國有過這麼一次事情，我以前講過，白文天大約也聽過來著。民國三十三年中國的河南省這個地方就鬧荒旱，天不下雨。不下雨還不要緊，還生蝗蟲，天上生的蝗蟲不知道多少！這個蝗蟲就是在空中飛的一種蟲子，一種 worm，這個蟲子大約有三、四寸長，在空中飛的，牠專門吃禾田，你種的農產品，牠專門吃這個東西。你不論是菜蔬、苗，所有在農田裏頭的耕作物，這農作物，牠都吃的。這個蝗蟲有多厲害啊？在空中一飛，喔！遮天蓋日的，你就用一個像打魚那個網似的，不過這是小的，小一點的東西，你把它綁到一條棍子上，一條木棒子上，在空中你這麼舉起來，迎頭這麼一抄，就抄這麼一大籬、一大網，回來就自己吃。那時候因為人沒有米，什麼東西都沒有，就吃蝗蟲；蝗蟲吃農產品，人就吃蝗蟲，這個人統統都吃蝗蟲。

因為小孩子的眼睛多數都容易開佛眼的，所以那時候就有小孩子看見，空中怎麼這麼多蝗蟲呢？就在虛空裏頭，有個這麼長的白鬍子的老人，用口袋往下一口袋、一口袋倒，倒下來就變成蝗蟲了；變成蝗蟲，人就打蝗蟲吃。那個蝗蟲往地下一落，你不知道有多少啊？落到地下，就會有一尺多厚那麼多的蝗蟲。不是這一個地方一尺多厚，甚至於幾百 mile，幾百里，就這麼一落，就是有一尺多厚的蝗蟲，幾百里的地方都是那樣子，你說那蝗蟲有多少？所以這個人就吃蝗蟲。吃蝗蟲，你說奇怪

不奇怪——這真是共業啊！現在講這個同分妄見，這就是同分妄見——回來把這蝗蟲一做熟了，本來是蝗蟲，拿到這個桌子上邊要吃的時候就變成人糞了，這蝗蟲自己就變成人糞，你說奇怪不奇怪！那麼人再餓，自己也不能吃自己的糞。不等著吃，就變成人的屎了，這個業障就這樣子，就這麼厲害！

那麼那個人就有的走難，由河南到西京長安，相隔八百里路，每一天在這個路上那個人死的不知多少！怎麼死的？都是餓死的。這人餓死的時候怎麼樣死呢？越餓他就越笑，在路上一笑就死了，所以我說這個餓死都不錯的，哈！

中國在民國三十三年就有過這麼一次，這叫同分妄見。你看！你說怎麼不是妄見，本來是蝗蟲，等要吃的時候，它自己就變人糞。這個不是一個人告訴我的，有很多很多人對我講了，我並沒有親眼見過，但是我聽很多法師告訴我，因為當時這個法師都在那個地方，這個法師也跟著挨餓了。但是法師吃，沒吃蝗蟲，那我就沒有問他，所以現在你也不需要問我這個問題。

云何名為。別業妄見。阿難。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

前邊我是大概講這個別業和同分妄見，那麼現在佛又給往詳細了解釋怎麼叫別業妄見？佛說的是特別詳細了，我說的那個是大大概概的，你們要根據後邊，這就是解釋別業妄見了。

「云何名為別業妄見」：怎麼叫別業妄見呢？「阿難」哪！「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好像這世間一切人，在眼睛上生了紅翳子。怎麼叫別業啊？就是特別的，他與人不同的；因為他想標異現奇，所以他得到的果報和業報也不同的。怎麼樣？目有赤眚，就是眼睛生那個紅翳子，赤眚就是紅色的翳子。「夜見燈光」：晚間看見這個燈光，看燈光什麼呢？「別有圓影」：這個燈光有一種圓影，那個燈四外有一種圓影，圓影就是圓的光。「五色重疊」：這個圓的影子——光影，所以說你盡在光影門頭用事，也就是說這個。你眼睛有毛病，看見那個燈也就生了變化了。生了什麼變化？有個圓影，那個圓影裏邊花花綠綠的，青黃赤白黑什麼色都有，你說這個圓影是真的？是假的？

就好像現在有的人本來眼睛沒有毛病，他自己要把它弄出個毛病來。弄出什麼毛病呢？看東西看得不清楚，生一種幻見；幻見就是虛幻的、不實在的那種見。看那個牆也變了色了，五顏六色的，花花綠綠的。我怎麼知道這個呢？我以前見過一個人，大約他不知吃的是 LSD（迷幻藥），還是其他的幻覺丸，啊！他一邊看這個牆，一

邊笑，笑得——呱呱地這麼笑，也不停止。我說你為什麼這麼笑？他說：「你看！這個 color, different color. Oh! different color.（顏色；不同的顏色！）」你說這和赤眚的人是不是一樣的呢？本來他眼睛沒有毛病，他吃上這種藥，把他弄得，喔！顛顛倒倒的，看這個牆也變了顏色了。本來這個牆就是這個樣子，他看的 different color. 你說這是真的？假的？那麼他就認為這是真的了。

一般沒有吃那個藥的人，認為他是說夢話呢！說癡語呢！好像作夢在夢裏頭說話似的。這個就是眼睛沒有毛病，他要把它弄出這個毛病來。這是這個夜見燈光，晚上看這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重疊就是不止這五色，啊！萬紫千紅啊！可以說是什麼色都有，變得你簡直沒有看過那種顏色都有的。你說這個色是個真的？是個假的？所以後邊就更有詳細的解釋。

於意云何。此夜燈明。所現圓光。為是燈色。為當見色。

「於意云何」：佛就問阿難，說你的意思怎麼樣啊？對於這個見解怎麼樣？阿難，「此夜燈明，所現圓光」：這個夜的燈明，所現五色重疊這種的光，「為是燈色，為當見色」：可是燈現出的顏色？還是見現出的顏色呢？你講！

阿難。此若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註二）

「阿難，此若燈色」：這兒世尊又問阿難，說：阿難！你若說五色這個圓影，這個圓光現出五色重疊這種的境界，若是燈上自己有的。「則非眚人，何不同見」：什麼是非眚人呢？這是指的佛，佛就是非眚人，和一切大菩薩，這都是非眚人；眚人就是我們眾生；燈是表示真理的。佛菩薩一看就看見真理，我們眾生一看就看見那個圓光，這個燈也看得見，但是燈外還有圓光五色重疊，這是一切凡夫眾生所見的。

怎麼叫五色重疊呢？五色就是代表五蘊的，這就表示色受想行識，這五蘊把我們人都圈住了，圈到這個五蘊裏邊，猶如那個有眚的人看見燈別有圓影。本來這個燈就是個真理的表現，可是他恍恍惚惚的，雖然知道有燈而見到圓影，這就是我們人被五蘊的色法捆住了，所以見不著這個真理。所以說：阿難！此若燈色，這要是燈現出來的，則非眚人何不同見？眼睛沒有紅翳子的這種人他怎麼看不見呢？

「而此圓影，唯眚之觀」：而這個圓影，就是有紅翳子這樣的人，他才看這個燈變成圓影。不單燈有圓影，人有這個叫眼花了，這個眼睛花了，好像我常常看見有很多女人，中國的女人都會做針線，眼睛花的人看見那個針鼻就變成兩個了，本來是

一個針鼻，一看看成兩個。為什麼？她眼睛花了，那也就是眼睛有眚的表現。唯眚之觀，只有這個有紅眼睛翳子的人，才能看得見這五色的光。「若是見色」：要是你說這不是燈的色，是這個見的色。「見已成色」：這個見已經變成這個色了。「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你若說這個見變成這個五色，那麼眼睛有毛病那個人見這個圓影，這又應該叫什麼名字呢？又應該給它起個什麼名字呢？這是佛來問阿難。

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

「復次阿難」：佛又給阿難再往深一層來說，說阿難啊！「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假設這個圓影離開燈，還另外有個圓影，不是由燈生出來的。這個意思就是離開燈，另外有個圓影。「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開燈有圓影，那麼所有的屏帳、几筵，都應該有圓影出。好像這桌子也應該有個圓影，所有的東西都應該有個圓影，但是它沒有。

「離見別有」：離開你那個見，另外有圓影，「應非眼矚」：這不是說你眼睛看見就有圓影，你眼睛看不見就沒有，你離開燈這兒有圓影，每一個地方都應該有，不是單單你看見這個燈才有這個圓影。那麼既然離開這個燈有圓影，一切人都應該看得見的，不單單這個眼睛有毛病的人才能看見。「云何眚人」：現在為什麼眼睛有毛病這樣的人，「目見圓影」：他的眼睛見著圓影，旁人就看不見呢？你講一講這個道理囉！

是故當知。色實在燈。見病為影。影見俱眚。見眚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

「是故當知」：釋迦牟尼佛說因為上邊所說這個道理，所以阿難啊！你應該知道。這個「當知」，這裏邊就有一種警惕辭，釋迦牟尼佛就用了一種怪責的口氣，說：「你應該知道啊！你應當知道嘛！這樣的道理你都不懂，啊！你真是太笨了！」

「色實在燈」：五色重疊這個色就在燈，這也就表示色受想行識這五蘊，包藏著「一」的真理。「見病為影」：就因為你眼睛有了毛病了，有了見病，所以就有了影了。燈是一種有色的東西，那麼你的見也生了毛病了。這個見有毛病並不是說見生了毛病，是眼睛上生出赤眚來，而有了毛病，它有這麼一個圓影。

「影見俱眚」：這個圓影和見，兩種都有毛病了。雖然說兩種有毛病，實際上還是

因為你眼睛上有眚，有這個紅翳子，所以「見眚非病」：你能見到圓光這個見並沒有什麼病，這個見沒有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有，非燈非見」：你不應該說這個燈就是個見，但是你也不應該說這裏邊這不是燈、不是見，不應該這樣講。所以阿難這個道理你若明白了，你也就不會認物為己了。

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捏所成故。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

我再給你說一個例子，前邊也說過這個例子，現在又舉了，好像什麼呢？「如第二月」：好像第二個月亮似的，「非體非影」：這個圓影也就等於那第二個月亮，不是另外有一個圓影的體，也不是在這個體上有個圓影，根本就都沒有的，是因為你的眼睛有毛病，所以看見這個圓影。「何以故」：什麼原因呢？「第二之觀，捏所成故」：你所看見那個第二月，是捏目所以看見第二個月，你把眼睛捏成兩個，所以看見兩個月，實際上這兩個月就是一個月，第二之觀，捏目所成。

「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你有智慧的人，你不能說捏著這個眼睛，這是你的形，或不是你的形，離開這個見，就不是見了，你不能這樣講，你不能在這個地方找是找非的。所以這個見，見猶離見，見不可及，你不能在這個地方盡這麼樣子吹毛求疵。

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

「此亦如是」：我所講這個道理，非因緣、非自然、非和合，也就和這個道理是一樣的。「目眚所成」：那麼因為你眼睛有毛病，有這種紅翳子在眼睛上，所以看這個燈光就有了圓影了，有了五色重疊了，千變萬化這個樣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你現在想要給誰起個名字是燈啊？或者是見啊？你說是見、是燈，那麼眼睛沒有毛病的人，怎麼就沒有看到這種圓光呢？這燈是沒有這種圓光的。你說是見，那麼沒有眚目的人，為什麼他也看不見這種五色的圓光呢？所以你也不能說是燈有這種圓光，你也不能說是見有這種圓光，只有這個眼睛有毛病的人才看見別有圓光，五色重疊的。所以也不能說是燈有毛病，也不能說是見有毛病。

「何況分別，非燈非見」：況且你在這裏邊又分別，說這不是燈有五色圓光，或者不是見有五色圓光，這不是燈所有的，不是這個見所有的。根本就不能分別這些個問題的。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

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五十。（註三）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佛告訴阿難，說怎麼叫同分妄見呢？我現在告訴你，「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這個南閻浮提上，除去了所有的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中間沒有海水的地方、陸地，有三千多個洲。「正中大洲」：在中間這個大的洲，「東西括量」：東西包括這個數量。包括數量有多少呢？「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大的國家有兩千三百多個國家。「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餘有的小洲，在這個海裏邊。「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者有兩百國的，或者有三百國的，「或一或二」：或者有一個國，或者有兩個國。「至於三十四五十」：或者有三十個國家這麼多，有四十個國家這麼多，有五十個國家這麼多，在這每一個小洲上；這個小洲，國家也少。

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睹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慧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

「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在這個大洲裏邊有兩千三百多個國家，那麼在這些小洲的其中有一個小洲，「祇有兩國」：在這個小洲上只有兩個國家。在這兩個國家裏邊，「唯一國人」：單單就有這麼一個國家的人「同感惡緣」：那個國家的人就看不見，這個國家的人就一同有這個惡緣了。好像我方才講的河南這個地方，受飢荒、飢餓的這種災，這就是只有河南這個地方有這種情形，其他的省份就沒有。這就叫單單這一省的人同感惡緣，有這種不好的因緣，這種不好的、太惡劣的這種環境。

「則彼小洲，當土眾生」：在這個小洲裏邊，這兩個國家的眾生在這一洲上，但是所見的不同。「諸一切不祥境界」：就看見一切一切不吉祥的事情。這個「不祥」，就是不吉祥的境界。「或見二日」：或者看見太陽就變成兩個太陽了。這並不是眼睛有了毛病看見兩個太陽，因為他感了有這種惡業，現出這一個國家的人都見到兩個太陽了。那麼究竟是不是有兩個太陽呢？不是的，可是眾生這種業感，共業所感就有這種的情形發生。「或見兩月」：或者看見兩個月亮。這個兩個月亮，你不能和前邊那個第二月比，那個是你捏著這個眼睛看見兩個月，這個是這個國家的人本來不必捏眼睛，但是他都看見有兩個月亮。所以這就叫同分妄見，是妄業所感召而現出來的。

「其中乃至暈適」：暈適（音敵），也有讀暈適（音哲）的。暈適是什麼呢？就是

太陽旁邊有那種氣，有一股黑氣在太陽的旁邊，叫「暈」。「珮玦」：這都是星星，星星那個樣子好像一個環珮似的，這也是不好的樣子。玦，這是在古來中國人歡喜戴那種玉——玉玦，這也是一種佩戴的飾品；在那個星星也現出這種樣子來。

「慧孛」：彗星和孛星，中國人叫它「掃把星」。什麼叫掃把星呢？掃把就是掃地的掃帚。天上有這種掃把星，這種掃把星只要一出現，人人就都倒霉的。倒霉懂不懂啊？總而言之，人人都不好了，甚至於人人都該死了。所以天上有掃把星，有的時候它到人間來；到人間來就做混世的魔王。這是講這個彗星就是掃把星。孛，這都是一種惡的星星。

「飛流」：飛，這個星星在天上來回會動彈，會飛的。那麼這個是不是真的呢？這是在這個國家的人看有這個情形，在其他國家的人就看不見的。為什麼呢？因為不是同分妄見。他若是同分妄見，大家都有這種的業感，才能見著是這樣子，若不同分的人就看不見的。

流，就是流星。在中國人的一種世俗傳說，說這個流星就是做賊在偷東西呢！偷了東西他就跑，這個流星就是偷東西那個賊。所以中國的女人說，在看見流星的時候，你把扣的鈕子如果解開再扣上，就把它捉住了，就可以得到或者金、銀，或者得到什麼寶貝。或者把褲頭帶解開，再把它拴上，也可以把流星這個賊就把它綁住了。這是中國世俗一種的傳說，那麼究竟真不真呢？這我也不知道，我不過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因為美國沒有這種的傳說，我來把中國這些個傳說介紹給你們美國人聽聽。

「負耳」：就是在星星旁邊又生出個耳朵來，或者在太陽旁邊又生出耳朵，或者月亮旁邊生出耳朵來，這是負耳。「虹（音紅）蜺」：就是下雨剛晴天有那種，中國人叫「虹（音槓）」，虹（音紅）蜺也就是那種虹（音槓）。

「種種惡相」：這種的相就是都很古怪的。為什麼有這種種的惡相呢？在中國有史以來，凡是改朝換帝，或者有什麼災禍了，都會有這種惡星出現的。有這種惡星出現，那要怎麼樣呢？這要做皇帝的就要修德行仁，要做好事了，這所謂「現燒香，現念佛」，「閒時不燒香，著急抱佛腳」，閒的時候他不信佛，等一有了災難了，喔！到這個廟上去進香，到那個廟上去叩頭，以前中國皇帝都這樣子的。

我們人修行，不要等到有事情了，才去燒香、拜佛，在沒有事的時候就應該修行。你若平時就修德行仁，這些個災害自然就沒有了。因為平時不修德行仁，等到災害來了，才現修德行仁，所謂「現燒香、現念佛」。你不要現燒香、現念佛，要平時

就燒香念佛才可以的。我們這兒修道，不是說好像今天走了那個小孩子，他說他要什麼呢？他說他需要 get enlightenment（得到開悟），這個地方他住了兩天，沒有 enlightenment，所以他就要走了。住兩天沒有 get enlightenment 他要走了；走到旁的地方去，大約或者三天、四天、五天，如果沒有 get enlightenment，他又要走了；究竟他不知走到什麼地方，才能 get enlightenment，這現在我是還不知道他。

或者像釋迦牟尼佛找到菩提樹下，坐那地方不動彈四十九天，可以的。釋迦牟尼佛都要坐四十九天，他不是只坐四十九天就 get enlightenment，他在雪山打坐已經六年了，六年都沒有開悟，這是佛啊！我們現在一個凡夫俗子住了兩天，就想 get enlightenment，啊！你說！這豈有此理呢！真是笑話之極！

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

在上邊所講的是同分妄見，同分妄見就是在一個洲上有兩個國家，在這兩個國家，一個國裏邊的人民就見著種種的災象——災難的象徵，那一個國家的人就看不見。同時在一個洲上，雖然是兩個國，但是都是在一個洲上，為什麼一個國家就看見這種不吉祥的事情，那一個國家的人民就看不見？這就是因為他不是同分的妄見，沒有造一樣的這種業，所以他就看不見，所以才說「但此國見」：但，就僅僅這一個國裏的人看得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那一個國家的眾生就看不見這種不吉祥的災象。「亦復不聞」：不單看不見，就連聽都聽不見，這種的謠言都聽不見。所以這就是因為和那一個國不是同分的妄見，所以他看不見的。

阿難。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

「阿難，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阿難！你既然不明白這個見精的道理，我現在來和你用這兩種事，兩種什麼事呢？就是兩種的妄見，一個別業的妄見，一個同分的妄見，用這兩種的道理來跟你「進退合明」：進，或者我說這樣的道理說多一點；退，說那樣的道理少一點，這是退。或者說那一種的道理多一點，說這個道理少一點，這麼互相進退合明，那麼這個道理你就會明白了，這叫「進退合明」。進退合明，就是或者說同分的妄見和別業妄見，這兩種事來互相比較、互相比對。那麼怎麼樣進？怎麼樣退？在後邊的經文上有講到。

阿難。如彼眾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

「阿難，如彼眾生，別業妄見」：阿難！就好像我方才說的別業妄見那種的眾生，

眼睛上生了紅翳子那一類的眾生，「矚燈光中」：他看這個燈光裏邊的時候，「所現圓影」：在這個燈光裏邊又現出圓影來，又有五色重疊。「雖現似境」：雖然現出來這種的境界，好像個境界似的。「終彼見者」：這個境界雖然好像有似的，可是並不是真有，結果這個道理還是見著燈光有圓影的這個人，是什麼幫助他見著這個圓影呢？「目眚所成」：這個目有毛病，眼睛上有這種的紅翳子，所以他看見這個燈光就有了圓影。這並不是他「見」有這個圓影，是因為他眼睛有病，所以就有圓影了。

眚即見勞。非色所造。然見眚者。終無見咎。

「眚即見勞」：有這個眚，所以就造出來有這種見的勞——見的這種發勞相，這個見勞也就是見上有毛病。眚即見勞，就是這個眼睛上有毛病，所以就現出這種的圓影。「非色所造」：這不是由那個燈光的色造成它有這個圓影。那麼這裏邊這個理說起來，你也可以說有那個燈光它就現出這圓影來，有五色重疊。為什麼呢？如果沒有那個燈光的話，它也就沒有這個圓影了，在那個帳幕上、屏帳上、几筵上，為什麼沒有圓影呢！這也可以說是有燈才有這個圓影。可是這個燈並不是造出這圓影的一個東西，根本上有圓影還是因為眼睛上有毛病，所以你就不能歸咎於燈，不能說是因為這燈有的，非色所造，不是燈的色塵所造出來的這個圓影。

「然見眚者」：然，可是；這個道理又說回來，那麼見到眚目的，能見到眼睛有紅翳子的這個見，能見到有眚目這種毛病的人，「終無見咎」：可不是這個見上有毛病，是這個眼睛上有毛病，所以才有這種種幻化的情形。

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

「例汝今日」：例是比方，比方你今天「以目觀見」：以眼睛來觀這個見，以眼睛來觀看這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和一切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這些個山河國土、一切的眾生，為什麼有呢？皆是無始見病所成。就因為你有這種妄想所成就的，因為妄想心裏現出來的。那麼妄想現出這些個境界，你就著住到這個境界上了。那麼雖然是妄想所現的，也是由真心生出來的，你若明白真心了，這些個境界就都沒有了；因為你沒有明白真心，所以這些境界都有的。好像那個眼睛有病的人，他就看見燈上有圓光，有這五色重疊的光。你若眼睛沒有這個紅翳子的人，就沒有那個圓影了，沒有五色重疊的那種樣子。所以這是無始見病所成，這個見病就好像眼睛有毛病的那個見，由見病所成的。

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見所緣眚。覺見即眚。本覺明心。覺緣非眚。

「見與見緣」：你這個真正的見，和那個能見的見，它發生一種緣，這種緣「似現前境」：前邊就現出來一種境界，可是這種境界也不一定是真的。「元我覺明」：這本來是我們每一個人這個覺明。這個覺明不是覺悟那個明，這個覺明還是無明的明，是一種無明，元我覺明。「見所緣眚」：因為無明妄想，生出這種妄見所緣的這種境，也就好像那個眼睛有毛病的人，見著燈光就現出種種的色一樣的。

「覺見即眚」：你覺得這種的妄見，就是好像眼睛有紅翳子這個人。「本覺明心」：本來你這個覺明的心，這還是那個一念的無明。你見到這種的眚了，和那個眚目的人眼睛有毛病一樣的，這本來就是最初這個無明的心，這個覺明就是無明的心。那麼你「覺緣非眚」：在我們那個本覺，不是眚，不是有毛病的眼睛，不是像那個人眼睛有毛病那個樣子。所以覺緣非眚，這個覺本來沒有毛病的。

這裏邊這個道理，暫時恐怕聽了，還不會太懂的。不過你先這麼講過去，到後邊那個理講通了，就會懂了。

覺所覺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

「覺所覺眚」：這個和前邊「見見非見」那個道理是一樣的。你那個真正的覺，覺悟到好像眼睛有毛病這種的覺。「覺非眚中」：你這個真正覺得眼睛有毛病這個覺，就不在這個毛病裏邊，你才能覺得。就好像我們人在水裏邊看不見水，你離開水了，就看見那個水了。離開水能看見水，這就是這個真正的本覺；覺眚這個「覺」，就好像在水裏。你在水裏的時候，就看不見那毛病；你出了水之後，你才能看見那個水。這個「覺」所覺眚，這個覺就是你明白你那個覺悟、那個見——這也可以說是那個見。你這個覺不是在那個有毛病的時候，你離開那個毛病，你才能知道。

所以「此實見見」：這個就是你所說的那個見見——能看見的那個見，也就是那個東西。「云何復名覺聞知見」：你怎麼還要在這裏邊來分別、來找呢？這個就是那個見嘛！你還找什麼見呢？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眾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是故，因為前邊所說的這個道理，所以阿難現在你看見我——這個是世尊自稱，你看見我和你自己，「并諸世間十類眾生」：所有世間這十種類的眾生。「皆即見眚」：都是這個見眚。什麼叫「見眚」呢？就是我們這個妄見、分別的這個見，見上出了毛病了。「非見眚者」：不是你那個真見上邊有了毛

病，是你這個妄見上邊有了毛病了，就是你那個同分妄見上邊發生出來的這種妄見，所以就看出這些個妄相來，在這個見分上就生出來毛病了，你所能見的這個妄見上有了毛病了。

彼見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

「彼見真精」：那個見的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那個見性沒有毛病的，因為沒有毛病，所以也不叫見，它什麼都沒有了，也不叫見了。那叫個什麼呢？叫個不見？也不是，也沒有個見，也沒有個不見。你說這個地方是講的什麼呢？這個地方就是講的你本有的真正那個見精。真正的見精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就是從我們本有的那個覺性，從本覺那地方來的。所以「本覺」，這也是一個名，根本連個名都沒有的，沒有名字，你給它起出個名字來，又是頭上安頭了，就連叫個「本覺」都是多餘的。

阿難。如彼眾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

「阿難」，我現在為什麼說都是眾生妄見所現呢？現在我告訴你。「如彼眾生同分妄見」：好像那一個小洲，那小洲上邊有兩個國家，其中就有一個國家的人民見種種的災禍、種種不吉祥的事情，這是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用他同分妄見這個多的妄見，比如那個別業少的妄見那一個人，來比較，這是一樣的。那個見著燈光的圓影，這種五色重疊，這是別業妄見。那麼這個同分妄見，這不是一個人看見，是所有國家的人民都看見這種不祥之兆，看見兩個太陽、兩個月亮，看見彗星、孛星，看見飛流虹蜺這種種不祥的情形。

在中國過去每逢改朝換帝，朝代變更，都有這種不祥的事情發生的。在中國古代有一個皇帝，那時候就見著這個不吉祥的星星出現了。他問欽天監，就是管天文學的這個人，說：「這主於什麼事情呢？」欽天監告訴皇帝說：「這個是最不祥的一個事情，主於國君死亡的。可是我有辦法，你可以把這種災禍轉移到宰相身上去。」這個皇帝說：「這不可以的，因為我應該死，怎麼可以叫宰相去死呢？這個宰相管理國家大事的，他若死了不可以的，不可以！」

那麼這個欽天監說：「那你不願意叫宰相替你死，可以叫老百姓替你死，可以轉移到老百姓身上去。」這個皇帝說：「民為邦本，這老百姓若死了，我這皇帝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做皇帝就是給老百姓做的嘛！沒有老百姓，我給誰做皇帝呢？那也不可以。」他也不願意。

這個欽天監又說：「那你可以轉移到這個歲上。」就是每年每年有一歲，年歲那個歲。說是：「你把這個災難轉到歲上，這個年景荒旱、飢饉貧年，把老百姓也就可以餓死，這也可以的。」這個皇帝說：「這樣也不可以的。如果轉移到這個歲上，也是把老百姓會餓死的，我做皇帝，也不願意把老百姓都餓死，做這麼一個皇帝也沒有意思。」

於是乎欽天監就向這皇帝叩頭，說：「你這個皇帝真是明君，你有這種種的善心，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死的了，這雖然凶事也可以化為吉祥，可以變為吉祥了。」果然第二天這個凶星就退了，就沒有了。

那麼由這一件事看來，雖然說現凶星，也可以化凶為吉，只要在我們人存這一念心，你這一念心轉變了，就雖然凶也可以變為吉祥。你不要聽我今天白天說：「現燒香、現念佛，這是來不及了。」也可以變化的，我們這個禍福就在一念間、一念的轉移。

老君說：「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你這個心或者生一個善念，你這善念就算沒有做，這個吉祥的神就來了。這個神，有吉祥的神，有凶神，說：「凶神惡煞。」你不要以為神就都是好東西了，神有善神，有惡神。那個惡神就是專門管報應的，你誰做錯事，他就去罰你去。那個善神他就擁護那個做善的人，惡神就是懲罰那個做惡的人，這各有各人的責任。所以這種一念的轉移很要緊的。那麼這個皇帝他能以寧可自己去死，不叫宰相替他死，不叫老百姓替他死，也不要這個年景不好，他有這樣的善心，所以就逢凶化吉。這個事情都可以轉變的，並不是一定的。

講到這個地方，我想起以前這個袁了凡。袁了凡，他的本名叫袁學海，是明朝的一個名臣。他最初是一個讀書的人，讀書以後他父親就叫他學醫生，說：「醫生可以濟世，又可以活人。」那麼他就學醫生了。學醫生之後，遇著一個姓孔的老人，這個老人修髯——修髯就是長鬍子，「修」就是長的意思——這個人會相面，又會算卦，一看見他，就對他講，說：「啊！你應該讀書，你是個作官的人啊！」他說：「我因為父親、母親家裏願意我學醫。」他說：「你不要學醫了，你可以讀書。讀書，你在某年就中秀才，某年你又中舉人，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你又去做縣官。做縣官，你吃多少俸祿，然後你到五十四歲八月十四半夜子時，壽終正寢，惜無子，你一生沒有兒子。」你看！他生的日子不算，死的時候都給算出來了。

那麼算出，他就讀書去了。讀書，以後一試驗，果然這個算卦算得靈得不得了，纖毫不錯，連頭髮那麼多都不錯，準得不得了。這個算卦的給他算的，中第幾名秀才都給他算出來了。這一靈，你說他怎麼樣？甚至於書也不讀了。幹什麼呢？就坐這

兒等房上往下落麵包吃了！中國有一句俗語說：「你坐到炕上，等著房上往下掉餡餅。」餡餅，這個餅裏邊夾上餡子那種餅。這就言其這個人什麼也不做，就等著聽自然的安排，聽天命的安排，這也是一種錯誤。

那麼這個袁了凡那時候就是這樣子了，什麼他也不做了，甚至於書也不讀了。他怎麼樣呢？他心裏想：「我這命中應該得的，我一定會得到，我什麼也不必學了，什麼也不必求了，一定會有的，我生來這個命應該有的東西，我不會沒有的。」那麼這樣子，他就遊山玩水，去各處遊遊蕩蕩的，到處去旅行，到處去 holiday、vacation（度假），什麼也都不幹。

這樣子，一走走到南京有個棲霞山，聽說那地方有個雲谷禪師，他就去訪這個雲谷禪師。雲谷禪師就遞給他一個蒲團，你們英文叫 cushion，他那個蒲團是圓的，我們現在這是方的。這麼樣子，兩個人就打坐，一坐坐了幾天？兩個人一對坐，坐了三天，雲谷禪師也沒有動，他也沒有動，對坐坐了三日。

雲谷禪師很驚奇的，說：「哦！你從什麼地方來啊？你真是一個特別有道的奇人啊！你為什麼坐三天都可以不換腿子，也不動彈？」那時候這袁學海就說：「啊！我知道什麼事情都是有一定的了，所以我也不妄貪了，那麼我就在這兒坐，也不打妄想，所以我坐這兒，它也不覺得腿痛。」你這腿痛從什麼地方來的？就從你打妄想那兒來的，也就是這個經上所講的那個妄見。有那個妄見，才腿痛；你若沒有妄見了，你有個真見，腿就不痛了。他說因為他沒有貪心，什麼也不求了，所以就不打妄想，那麼坐也就不需要搖動。

雲谷禪師說：「我以為你是個非常人呢！原來你是個凡夫俗子啊！」這樣子一講，袁學海也不高興了，說：「你怎麼又說我是個凡夫俗子了？」人人都自己願意爭第一、認第一，那麼他也就不想認第二，雲谷禪師一說他是個凡夫，他就不高興了。雲谷禪師對他就講，說：「你如果不是凡夫俗子，你這十幾年被這個命數把你捆得結結實實的，這個運把你綁住了，你一點都沒有超出這個命數之外。」

袁了凡就說：「數可逃乎？」說這個數、命運可以出去嗎？可以不被這個命運所限制嗎？雲谷禪師說：「汝為讀書人」，說你是個讀書的人，《易經》上說：「趨吉避凶」，就是方才所說這個國王趨吉避凶。「如果數不可逃，吉何可趨，凶何可避呢？」吉又怎麼可以趨呢？凶又可以怎麼避免它呢？

由此之後，這袁了凡以前叫袁學海，從今天就改名叫袁了凡，說我不是凡夫了，我把凡夫已經了了，叫袁了凡了。以後果然他以前那個相面、算命的都不靈了，結果

算他五十四歲八月十四壽終，到那個時候他也沒有死。他命中沒有兒子，他又有兩個兒子，活到八十多歲才死的。所以這個命運不是一定的，這個吉凶也不是一定的，只要你往好了做，你心一轉變，什麼都轉變了。為什麼不吉祥呢？因為心裏不吉祥，所以就遇著不吉祥的事情。

那麼這也就是證明這個妄見有這種妄的因緣；你若見真了呢，這妄的因緣也沒有了。

一病目人。同彼一國。彼見圓影。眚妄所生。此眾同分。所見不祥。同見業中。瘴惡所起。俱是無始。見妄所生。

「一病目人」：這一個人眼睛有毛病，「同彼一國」：和那一國的人民都有這種虛妄的見，雖然一個多、一個少，但是這道理是一樣的。「彼見圓影」：那個眼睛有毛病、有紅翳子的人，見這個圓影，「眚妄所生」：是因為他這個眼睛生了紅翳子，所以就見著燈上有圓影五色重疊，所以說是「眚妄所生」。

「此眾同分，所見不祥」：那麼另外有三千個洲，在其中一個小洲裏頭，有兩個國家，這一個國家的人就什麼也沒看見，那一個國家的人就看見種種不吉祥的事情，大家都看見有兩個太陽、兩個月光，或者是彗星，或者是孛星、掃帚星，或者飛流虹蜺，種種不祥的這種徵兆。「同見業中」：在大家同見這個業裏邊，這是「瘴惡所起」：這是同分的妄見和別業妄見這種的瘴惡，就是由妄見所造成這種的瘴惡所起的。瘴惡，也就是這個妄見，妄見多了，就積成瘴惡了。

「俱是無始見妄所生」：那麼別業妄見和同分妄見這兩種不同的業感，都是由無始劫以來這種妄見所生的。見妄，就是妄見，妄見所生出來的。所以我們人若沒有妄見，背塵合覺，把這個妄想沒有了，就是個真心。為什麼我們現在有真心而不能利用這個真心，不能轉物呢？就因為這個妄見所成的，這個妄想、妄見所成就這種的妄業——別業妄見和同分妄見。

例閻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眾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

「例閻浮提」：那麼以前邊那一國和一人，比例這個南閻浮提，「三千洲中」：三千個大洲裏邊，「兼四大海」：和這個四大海，「娑婆世界」：這堪忍的世界，「并洎十方」：和所有的十方「諸有漏國」：所有一切的國土，這有漏的國就是眾生沒有了生死。「及諸眾生」：和所有的一切眾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都是這個覺明無漏妙心裏邊的「見聞覺知虛妄病緣」：都是這個見聞覺知生出來一種虛妄

的毛病這種緣。所以「和合妄生，和合妄死」：那麼這眾緣和合虛妄而生，眾緣和合虛妄而死。

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

生死就是以無明為因，以業識為緣，這個因緣和合，有了生死，所以說「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無明和業識這種和合的緣，及不和合的這種關係。「則復滅除諸生死因」：那麼這樣就把分段的生死和變異的生死這個生死因都滅除了。「圓滿菩提」：這時候生死因滅除了，就得到涅槃的妙果，圓滿這個菩提，「不生滅性」：得到這個不生滅性了。「清淨本心」：那麼這個不生滅性就是一個清淨的本心，也就是那個真心，「本覺常住」：這是那個本覺，常住不變的自性。

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

破這個和合及不和合生，阿難還有這種懷疑，所以佛再說一說這種的道理，那麼說明了這個見性就是這樣子。所以就先責怪阿難，他說了，「阿難」啊！「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說阿難，你啊！你雖然以前明白我所講的本覺妙明這個道理，本覺妙明這個性不是屬於因緣的，也不是屬於自然的。可是「而猶未明」：這就是責備他，說你還沒有明白「如是覺元」：像這個本覺妙明，這個覺元就是本覺妙明。「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這個本覺的妙明，也不是和合生，也不是不和合生。和合生，就是無明和業識和合而生的；也不是不和合生，你以為它和合生，或不和合生，這都是不對的。

阿難。吾今復以。前塵問汝。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

「阿難」：那麼佛叫一聲阿難，說「吾今復以前塵問汝」：我現在再以以前所有的塵相、客塵來問你。「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你還以這個世間的妄想和合，一切的因緣，「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你還以外道和合、因緣這種的道理，你生疑惑：你證得這個菩提心，是從和合來生起的。

則汝今者。妙淨見精。為與明和。為與暗和。為與通和。為與塞和。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處雜見。見相可辨。雜何形象。若非見者。云何見明。若即見者。云何見見。

和合，就是兩種東西合到一起，這叫和。現在佛又設了一個問答來問阿難，說「則汝今者」：現在你。「妙淨見精」：你最微妙而清淨這個見精，「為與明和，為與暗和，為與通和，為與塞和」：你這個見精是和明合到一起呢？是和暗合到一起呢？還是和這個通、塞合到一起呢？和哪一種相合呢？「若明合者」：假設你說這個見精和明相合了，「且汝觀明」：那麼就在你觀明的時候，「當明現前」：這個明的情形現在你眼前的時候，「何處雜見」：在這個明的裏邊，哪一個角落、哪一個地方、哪一個部份是這個見呢？你給我指出來。何處雜見，何處和這個見相和合了呢？

「見相可辨」：你這個見這種形象如果能辨別出來、能認識出來。「雜何形象」：那麼雜到一起，它是個什麼形象啊？好像這個紅的和白色的雜到一起，那也不是紅的，也不是白的。你這個見和這個明雜到一起，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啊？什麼相貌啊？有什麼表現啊？

「若非見者」：假設你說不是見和明相合。「云何見明」：你若說不是這個見，你又怎麼會看見這個明呢？這個明，你是怎麼樣看見的？「若即見者」：你若說看見這個明就是個見，「云何見見」：你怎麼看見你這個見呢？你看見你這個見的時候，是怎麼樣看見的？這個道理，阿難又是蒙頭轉向的。

必見圓滿。何處和明。若明圓滿。不合見和。

「必見圓滿」：你一定認為你這個見是圓滿無缺的，「何處和明」：那麼這個見既然是圓滿了，你又怎麼能攙雜上這個明呢？因為你這個見沒有缺陷、無欠無餘了。那麼既然無欠無餘，你怎麼能攙上這個明呢！夾雜不了這個明啊！

「若明圓滿」：假設你說這個見不圓滿，這個明是個圓滿的。那明既然是圓滿的，也不應該攙雜上這個見，又怎麼夾雜上這個見呢？「不合見和」：不應該和這個見相合了。因為什麼呢？你這個明圓滿，也是無欠無餘的，也攙不進去旁的東西，所以也不應該和這個見相合的。

見必異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雜失明性。和明非義。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見必異明」：你若說這個見和這個明是兩樣的、不同的。「雜則失彼」：你要是夾雜到一起，那麼就失去它本來的那個樣子了。「性明名字」：見性這個名和這個明的名字。「雜失明性」：你若有所夾雜，就失去這個明的本性了。「和明非義」：所以我說你這個見和這個明相和合，沒有這個道理的，這是不合理的一個看法。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這個明和見不能相合是這個道理了。至於這個暗、通，和塞，「亦復如是」：也像這個道理是一樣的，也是不能相和合的。你怎麼可以說這個證菩提心，是和合而起的呢？這是一種錯覺，是一種錯誤的。

阿難他以前迷惑這個見是一種因緣，佛給他破了，他現在又跑到和合上邊，以為見是和合的。所以佛一步一步地把這個迷給他破了，他又跑到那個迷上，總找不著真正的道路。

所以佛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有的人就以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他自己就生了一種狂妄的心，說是：「啊！我就是佛嘛！人人都是佛嘛！」他就不知道人人都是魔鬼。他不說人人都是魔鬼，他說人人都是佛。人人都是佛，你現在成了佛沒有？佛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你有幾身？佛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萬化身，你有幾個身？佛有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佛有這四種的智慧，你有多少智慧？五眼，佛有五個眼睛，有佛眼、法眼、天眼、慧眼、肉眼，有這五眼，你有幾個眼睛？你一個眼睛還沒有呢！一個眼睛也沒有睜開，就說：「喔！我是佛了。」你是什麼佛啊？你是個什麼佛？我問你。佛都要有個名字，你這個佛的名字叫什麼佛？喔！就說我就是佛了，連個名字都沒有，那叫什麼佛！沒有沒名字的佛，佛也是有名字的。

所以有這種狂妄的人就說：「喔！Everybody is a Buddha.（人人都是佛）」不錯！人人都是佛，你要行持佛法，照著佛法去修行，然後你要雪山坐六年，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道，這是釋迦牟尼佛成佛的這種經過。你一天到晚歡喜喝酒就跑那兒喝點酒，歡喜抽菸就抽一點菸，歡喜去看電影就看電影，歡喜去跳舞就去跳舞，回到家裏陪著太太在床上，這就是佛了，這就成了佛了！哈！太容易了！

你看看佛成佛經過多少困苦艱難才成的佛，你就一天到晚坐到自己的床上，坐到自己的家裏，不要說雪山六年，連六天你也沒坐過啊！就算你坐那兒就那麼如如不動，你坐六天，我也算你是個佛。甚至於連六個鐘頭，你都沒有坐呢！就說自己成佛了，這簡直地，你說這是不是顛倒啊！阿難顛倒，這比阿難更顛倒！所以我罵這種人是魔王，你們以後見著這種人，也可以叫他魔王。

復次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為與明合。為與暗合。為與通合。為與塞合。

這個「合」字，和前邊那個「和」字不同。前邊那個和，是兩種東西混合到一起了；這個合就好像一個圓器上面，蓋上個蓋這麼合起來，它就是一個了。

「復次」：我再給你講一個道理。「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現在你微妙而清淨這個見精的體，「為與明合，為與暗合，為與通合，為與塞合」：可是和這個明合到一起呢？還是和這個暗相合到一起呢？還是和這個通合到一起？或者和這個塞合成一個呢？

若明合者。至於暗時。明相已滅。此見即不與諸暗合。云何見暗。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與明合者。應非見明。既不明見。云何明合。了明非暗。

「若明合者」：譬如你說這個見和明相相合。那麼既然和明相合了，「至於暗時，明相已滅」：到暗的時候，那個明相已經沒有了。已經沒有了，「此見即不與諸暗合」：那麼這個見就和這個暗不相合，不與諸暗合。「云何見暗」：那麼它和暗不相合，為什麼它又能見著暗呢？

「若見暗時」：假設你說見暗的時候，「不與暗合」：它和這個暗不合的，雖然它見著暗，但是不和暗合。「與明合者，應非見明」：你要是說它與明合的話，就不會見著明了。「既不見明」：既然看不見這個明了，「云何明合」：那麼它又怎麼能和這個明相合呢？「了明非暗」：所以你見著這個明，就明瞭這個明，不是暗，又不是與暗合，你說它究竟是和明合，是和暗合呢？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那麼說出這一個明相來，「彼暗與通，及諸群塞」：至於那個暗，和這個通、塞，「亦復如是」：和明這個道理是一樣的。你說究竟它和誰合呢？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這個見，你也不能說它和任何的相相合，也不能說它不相合。根本這個明暗是有生滅的，而這個見性是沒有生滅的；沒有生滅的，就和這個有生滅的，它不會相合的。阿難不懂這個道理，所以如來就大慈方便，說出種種的比喻，來開示阿難。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

「阿難白佛言」：阿難聽見佛這樣一講，他又生了疑惑了，又想起來了，又思惟起來，所以說「世尊」，「如我思惟」：像我這麼思惟。「此妙覺元」：就是這個見性，「與諸緣塵」：和有因緣的這種塵勞，「及心念慮」：和這個心的念慮。「非和合耶」：這種種的情形，不是互相和合嗎？這「耶」字就是不決定辭。以前他所說的話都很決定的，說這是自然哪，因緣哪，又是種種道理，他講得都很決定的。因為都被釋迦牟尼佛給破了，把他這個理論批得不成立了。所以現在他也學得有點滑頭了，他說話不說決定口氣了，說非和合耶？不是和合嗎？這個「不是和合嗎？」

這個口氣就是詢問辭，問問佛究竟我覺得這個道理是這樣子，那麼或者不是這樣子嗎？這就是「耶」的意思。

佛言。汝今又言。覺非和合。吾復問汝。此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和。為非暗和。為非通和。為非塞和。

這個見性是個不生滅的，阿難就硬想用這個不生滅的，來比這個生滅的，來比這個明暗、通塞，來比這個因緣，這種緣塵、心念，他總想要往這個上相合。現在他又自己想，說非和合耶，不是和合的嗎？所以「佛言」：佛就告訴他了，「汝今又言」：你現在又說了。「覺非和合」：以前你說這個見覺是和合，現在你又說這個見覺、這種見精，不和合了。「吾復問汝」：我現在再問問你。「此妙見精」：這種微妙而沒有生滅這種見精，「非和合者」：你說它不是和合。「為非明和，為非暗和」：是它不與明和啊？還是不與暗和呢？「為非通和」：它不和這個通和？「為非塞和」：還是不和這個塞相合呢？你講啊！

若非明和。則見與明。必有邊畔。汝且諦觀。何處是明。何處是見。在見在明。自何為畔。

「若非明和」：假設你說它不和這個明相混合的話，「則見與明」：則你這個見精，和這個明的相，「必有邊畔」：一定有個邊際。什麼是你見的邊際？什麼是那個明相的邊際呢？你若說它不和明和，你找一找它們中間的界限，中間有什麼目標來分開這個界限？你說啊！這個邊畔就是界限。「汝且諦觀」：你現在好好觀察觀察。

「何處是明」：哪個地方是明的邊際？「何處是見」：哪個地方是見的邊際？「在見在明，自何為畔」：在這個見和明，以什麼地方分開它們兩個的邊際，你講了！這個見和明的邊際，在什麼地方分開呢？

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則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

「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要是在這個明相的裏邊，沒有見精的話。「則不相及」：那麼這個明和見就不會碰到一起的。不相及，就是兩個不會碰到一起，你明是明，見是見，兩個根本就不能碰頭的。「自不知其明相所在」：那麼既然兩個不能碰到一起，不能相見的話，它自然就不知道這個明的相在什麼地方。「畔云何成」：連它的相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那麼這個邊畔又怎麼能成就呢？怎麼能有這個邊畔來成呢？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這個道理是這樣子，那麼那個暗，和通、塞，它的道理和這個是一個樣的。那麼現在你分了，你說它不和，在什麼地方是它們兩個不和的邊界？你講啊！

又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合。為非暗合。為非通合。為非塞合。

前邊講是那個和，現在又講這個合。「又妙見精，非和合者」：這種微妙的見精，你說它不是和合的話。「為非明合，為非暗合，為非通合，為非塞合」：它不和這個明合在一起啊？還是不和這個暗合在一起呢？又或者它不和這個通合在一起？又或者和這個塞不合到一起呢？

若非明合。則見與明。性相乖角。如耳與明。了不相觸。

「若非明合」：假設它不和這個明相相合的話，「則見與明，性相乖角」：那麼這個見和這個明相就乖角。乖，就是乖舛，錯了；角，就互相對立著，互相敵對了。那麼因為它不合了，所以這個見和這個明，甚至於就會打架了，甚至於就互不相容了。「如耳與明，了不相觸」：好像這個耳朵，你看見明，你若把眼睛捂上，你耳朵就不知道是明、是暗，這個耳朵就分別不出來這個明暗。了不相觸，耳朵的聞性和這個明，也不相接觸了。

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見且不知明相所在」：那麼因為它不相合，你這個見尚且不知道這個明相所在。因為它不相合的，它就不會看見明相，不知道這個明相在什麼地方。「云何甄明」：它怎麼能分別出來、甄別出來，這個明和不明呢？「合非合理」：合，或者是不相合這個道理呢？它是不會知道的。「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這個暗和通、塞這個道理，也是和這個明合、不合，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

「阿難」，「汝猶未明」：你還沒有明白嗎？「一切浮塵」：所有這一切一切外邊這種浮塵的境界，「諸幻化相」：這一切幻化的相。什麼叫幻呢？幻就是虛幻，不實在。化呢？就是自有化無，自無化有，忽然間又有了，忽然又沒有了，這叫幻化相。幻化相，就是一些個不實在的東西，你看像實有的，實際上這都是幻化的。這一些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當處，就隨著地方它出生了。當處出生，

隨處又滅盡，它由這個虛幻而生，也虛幻而滅；虛幻化出來的，虛幻又沒有了。

「幻妄稱相」：這個稱就是個名相，這個幻妄的名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這個妄它本來那個根源，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也就是由這個妙覺明體，也就是從我們這個真心裏生出來的。因為由真起妄，起出妄，就有了見、相了，見分和相分。你有了見分，就可以看見一切的東西，這是見分；相分，外邊就有一些個形象。所以這些個見分、相分，都是從妙覺明體、常住真心，那個性淨明體裏邊生出來的，不是從旁的地方來的。

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

「如是」：我怎麼說幻化相由這個幻妄所生的呢？像我所說這個道理。「乃至」：這乃至，中間經過一些個階段。乃至「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這叫五陰。「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從十二處」：就是由眼、耳、鼻、舌、身、意，再加上色、聲、香、味、觸、法，這叫十二處。「至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塵，根塵中間相對，生出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六識。眼、耳、鼻、舌、身、意，這叫六根；色、聲、香、味、觸、法，這叫六塵。六根、六塵，這是十二處，那麼再加上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六種的識合起來，這叫十八界，十八個界限。十二個處所，有十八個界限，這種「因緣和合」：有這種種色、心二法，有色法、有心法，這二法和合，「虛妄有生」：由這個虛妄而有生。「因緣別離」：這個因緣不和合，因緣別離了，「虛妄名滅」：這種虛妄，這叫滅了，這是生滅性。

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

「殊不能知」：可是你不知道，「生滅去來，本如來藏」：你不知道一切生滅法去來，本來都是如來那個本覺的藏性。「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什麼叫常住呢？常住，就是本無去來。什麼叫妙明呢？就是它也不是屬於迷，也不是屬於悟，所以不屬迷悟，這叫妙明。本不生滅，這叫不動。那麼遍一切處，這叫周圓。那麼這個妙真如性具足這四種德性，就是常住、妙明、不動、周圓，這妙真如性都在如來藏裏頭含藏著。

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

「性真常中」：在常住真心、性淨明體，這個妙真如性，這叫「性真常」。性真常，

也就是這個不動周圓，所以叫常。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你若在如來藏、妙真如性裏頭，你明白這個真理了，你要找這個去、來，和迷、悟，和生、死，「了無所得」：都沒有的，什麼都沒有了。因為你不明白的時候，就有去來，有迷悟，有生死；你若明白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你認識你自己的本心了，這一切個虛妄的生滅，就都停止了，所以再找這個來去，和迷悟、生死這種的相，了無所得，你找不著了。

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哪！為什麼我說這個五陰——色受想行識，它們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呢？我告訴你。

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晴明空。唯一晴虛。迴無所有。

迴，就是迴然，沒有東西的那個樣子，迴無所有。「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好像有人這眼睛上沒有毛病，不像目有赤眚那個人。「觀晴明空」：看萬里晴空這種晴明空。「唯一晴虛」：就是一個虛空，沒有旁的，晴虛，沒有雲彩的一個虛空。「迴無所有」：在這虛空裏，什麼都沒有，如來藏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在如來藏裏頭，你真明白了，什麼都沒有，也就像那個萬里晴空似的，萬里無雲。你看那個虛空，就是一個虛空，晴虛，迴無所有，什麼也都沒有，在這個虛空，迴然沒有一物，就是六祖大師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就是如來藏這個境界。

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復有一切。狂亂非相。色陰當知。亦復如是。

「其人無故」：其人，即是前邊所說那有一個人。有一個人他以清淨目來看這個虛空，虛空是什麼也沒有的，只有一個虛空。其人無故，這個人也無緣無故的，「不動目睛」：他眼睛不動彈，眼睛不動彈看著什麼呢？就看這個虛空。「瞪以發勞」：瞪，就是睜著眼睛，這個眼睛不動彈，直視，就這麼往前看，看這個虛空，看久了，他也就生出一種疲倦來了，這叫發勞，瞪以發勞。「則於虛空」：他看的時間久，就看這個虛空看出東西來了。在這個虛空裏，「別見狂華」：在這個虛空裏見著很多的花。什麼叫狂花呢？狂花就是不實在的。為什麼有狂花呢？就因為他看的時間久了，瞪以發勞，所以就有種種的狂花出現。

「復有一切狂亂非相」：不單有狂花，而且有很多很多沒有見過的這種東西，五顏

六色，狂亂非相。在虛空裏頭現出種種的形象，都是似是而非的，或者單單見著一個畜生的頭，人的身體；或者見著人的頭，畜生的身體。在這虛空裏頭，見著很多不合乎理的這種形象，根本就沒有見過。

那麼這一些個不合理的形象，為什麼有的呢？都因為瞪以發勞，由這種眼睛看虛空看得疲倦了，於是乎就發花了。這個眼睛發花，就看見種種的狂花，及狂亂的非相。那麼這種情形，就是這個色陰的情形，「色陰當知，亦復如是」：我們現在看見世界上這一切有形象的、有形質的東西，都認為是實有的。實際上，也就等於這個瞪以發勞，在虛空裏見著狂花是一樣的道理。所以你應該知道這個色陰亦復如是，也是這個樣子。

阿難。是諸狂華。非從空來。非從目出。

阿難，你知道這個色陰就是如來藏性——如來藏妙真如性。你要知道，「阿難」，「是諸狂華」：這一切的狂花和那狂亂的非相，「非從空來」：不是從空裏邊生出來的，「非從目出」：也不是從眼目裏邊生出來的。

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從空來。還從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虛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華相起滅。如阿難體。不容阿難。

「如是阿難」：像上邊我所說這個道理，阿難！你要知道。「若空來者」：如果說這個花和狂亂非相，是從空裏邊生出來的話。「既從空來」：既然是從空裏邊生出來的，「還從空入」：那麼它回去的時候，還要回到虛空裏去。「若有出入」：這個狂花從虛空裏頭能生出來，又能回到虛空裏頭去，這若有出入，「即非虛空」：虛空，怎麼叫虛空呢？虛空裏邊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若有出有入，這就不能算一個虛空了，虛空裏邊還有東西了。

「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華相起滅」：這虛空假設不是虛空的話，那花相也沒有地方生出來，也沒有地方再滅回去。「如阿難體，不容阿難」：好像什麼呢？就好像阿難你這個身體，你不能說再有一個阿難，到你這個身體裏邊來。虛空裏邊沒有東西的，所以這個花不是從虛空裏來的。也就好像你阿難是一個身體，不會再有什麼東西可以再進來你阿難這個體裏邊去，你是不能容納外邊的東西的。

若目出者。既從目出。還從目入。

「若目出者」：假設你說這個狂花從眼目中生出來的，因為眼睛瞪以發勞，由眼睛生出這個狂花，和狂亂的非相。「既從目出」：既然從目可以出得來，就要「還從

目入」：還要回到眼睛裏去。

即此華性。從目出故。當合有見。若有見者。去既華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

「即此華性」：就是現在講這個花的性質。「從目出故」：假如它從眼睛出來，「當合有見」：它因為由眼睛出來，應該它有一個見性。「若有見者」：假設這個空花它若有見性的話，「去既華空」：它去了，這眼睛裏就沒有花了。「旋合見眼」：它回來的時候，這花應該看見眼睛。「若無見者」：那麼它回來若沒有看見眼睛，「出既翳空」：這花出去，好像這個眼睛上有翳子，出去的時候，翳就沒有了。「旋當翳眼」：若回來的時候，它應該障礙這個眼睛。因為你這眼睛什麼都放不下去的，如果這空花再回到你眼睛裏來，你那眼睛往什麼地方放它呢？

又見華時。目應無翳。云何晴空。號清淨眼。

「又見華時」：又你見到花的時候，「目應無翳」：你這個眼睛應該沒有翳子，沒有一種障礙物。「云何晴空」：那為什麼叫這個晴空，「號清淨眼」：這個晴空，又一個名字叫清淨眼呢？這個清淨眼，可以有兩個解法，也可以說這個晴空是清淨眼，也可以說自己這個眼睛是個清淨眼，因為沒有翳子，所以叫清淨眼。

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是故當知，色陰虛妄」：因為這個，所以你就應該知道，這個色陰本來是虛妄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也不是由因緣而有的，也不是一種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入。手足宴安。百骸調適。忽如忘生。性無違順。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受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譬如有入」：比方有這麼一個人。「手足宴安」：宴安就是沒有什麼事情做。「百骸調適」：人整個的身體叫百骸。調適，也就是在這個地方覺得很自然的。「忽如忘生」：忽然間他就把他自己的身和生命都忘了似的。「性無違順」：他這種的性也沒有違順——違是苦的境界，順是樂的境界——也沒有一種苦樂的境界了。

「其人無故」：這個人也是無緣無故的，「以二手掌」：用兩個手掌，「於空相摩」：這兩個手掌在空中這麼相摩。「妄生澀滑、冷熱諸相」：澀就是粗，滑就是細。這個手上感覺這種觸覺，有的覺得好粗的，有的覺得好滑膩的，好像有一種油膩的油

氣似的；有的人手很粗的，有的人手很軟，很棉軟的，棉軟就是滑膩。冷，或者搓的時候，覺得這個手有一種冷相。有的時候又覺得有一種熱相，等搓得時間久了，它就熱了。這都是屬於一種受陰，受陰就是在你自己心裏邊有一種感覺。那麼這個妄生，就是虛妄生出這種澀滑和冷熱這些個相，這些個情形。「受陰當知，亦復如是」：五陰這個受陰，也是這樣子。

阿難。是諸幻觸。不從空來。不從掌出。

現在是講這個受陰，前邊講色陰。「阿難」，「是諸幻觸」：這些個虛妄的、不實在的觸覺，「不從空來」：不是從空裏邊生出來的，「不從掌出」：也不是從掌裏邊出來的。

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能觸掌。何不觸身。不應虛空。選擇來觸。

「如是阿難」，「若空來者」：這個觸覺要是從空裏邊來的話，「既能觸掌」：這個受要是從空來的，既然能和這個掌相接觸了。「何不觸身」：為什麼它不和這個身相接觸呢？「不應虛空選擇來觸」：這個虛空本來它是沒有知覺的，它不應該有一種知覺，而選擇來觸這個掌，不來觸身，它不應該有這種思想的。所以這個也不是從空裏來的，也不是從掌裏生出來的。

若從掌出。應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則掌知。離則觸入。臂腕骨髓。應亦覺知。入時蹤跡。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來。何待合知。要名為觸。是故當知。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若從掌出」：這種的感覺——滑、澀、冷、熱的感覺，若從這個掌生出來的。「應非待合」：若從掌生出來的，不必等兩個掌合到一起，它才有。「又掌出故」：又有一個道理，它如果從這個掌裏出來的話，「合則掌知」：你合掌的時候，那麼這個掌就知道。「離則觸入」：那麼離開這個掌，這個觸覺就應該回來。「臂腕骨髓」：那麼回來，它應該經過這個手、這個胳膊，經過手腕子，和這骨髓裏邊，「應亦覺知」：應該自己也有所感覺。那麼怎麼到裏邊，也不知道是滑，也不知道是澀了，也不知道冷和熱了呢？為什麼不知道了呢？應亦覺知「入時蹤跡」：它到胳膊裏邊，它所經過這個道路是從什麼地方經過的呢？它的這種蹤跡是什麼呢？

「必有覺心」：一定在這心裏會知道，「知出知入」：也知道這一種的觸覺什麼時候出去，什麼時候回來。「自有一物」：自然應該有一個物，「身中往來」：它在身中或者往，或者來。「何待合知」：怎麼要等待合起掌來，才知道有觸覺呢？「要

名為觸」：在這個時候，才給它起名叫觸呢？

「是故當知，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這個受陰也是個虛妄的，本來不是因緣，本來也不是一種自然生出來的。

阿難。譬如有人。談說酢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澀。想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我現在再給你講這個想陰，想陰也是如來藏性，也是妙真如性。「譬如有人」：好像有一個人，「談說酢梅，口中水出」：口裏含著這個梅，吃這個酸梅，在他口裏含著。你這一講酸梅這個滋味的時候，這口裏頭就會有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澀」：蹋也就是踏，你這麼想，想自己站到懸崖。懸崖就是很高的山有這個石頭，底下是很深很深的萬丈懸崖。你站到那個懸崖的上邊，兩個腳心就會發軟的，就會發痠的，酸澀，覺得就痠了，又覺得好不舒服那個樣子。你不要說設身處地到那個懸崖上面去，你就現在這麼一想，這個腳心裏邊就會發生這種酸澀的感覺。這由什麼生出來呢？就由這個想陰生出來的。

本來你沒有吃酸梅，你一講起酸梅，說：「啊！這酸梅，好酸的。」這口裏就有水出了。中國有這麼幾句話，說：「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畫餅，畫這麼一個餅，不能充饑的；但是望梅可能止渴。你人要是口渴了，口非常渴，你就想：「喔！前邊有很多酸梅的樹。」一想這酸梅的樹，即刻就不會渴了，這望梅止渴。望梅可以止渴的，可是畫餅不能充饑的。那麼望梅為什麼止渴呢？就因為這是一種想陰，想陰這種感覺生出來的。

在中國三國那時候，曹操帶著百萬大兵出征去，偏偏把這個路途走失了，迷路了，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了？啊！這個軍隊也沒有水喝，也沒有飯吃，渴得不得了，人都好像有病，不能走路了，都要渴死了。那麼曹操就下命令——曹操是中國三國的時代，和關公同時的，曹操是最奸的——他說：「我們大家不要休息，前邊有一片梅林，有這個梅樹，我們到那個地方，大家去吃一點梅子去。」啊！他這一講梅的時候，這些個軍隊口裏就都生出水來，統統都不渴了。於是乎，又往前趕路，就找這個梅林，結果也沒有梅林，他不過一講這個梅，大家就都不渴了，口裏都生出水來了。「想陰當知，亦復如是」：這個想陰也是像這個樣子似的。

阿難。如是酢說。不從梅生。非從口入。

「阿難，如是酢說」：阿難，你要知道這種酸的味道。酢說，就是酸的味道、酸梅

的那個味道。「不從梅生」：也不是從梅生出來的，「非從口入」：也不是從口裏生出來的。

講這個畫餅不能充饑，我想起中國人的一段故事。什麼故事呢？不單中國人，我相信每一個國家都有這種人，這叫什麼呢？叫孤寒種。怎麼叫孤寒種呢？就言其這個人什麼也捨不得，他無論什麼東西都捨不得。那麼捨不得，他說給人送禮，就問人，說：「什麼時候是你的生日啊？你生日，我給你送個禮物。」送多少錢呢？送一塊錢的禮物。那麼那個人也是個孤寒種，說：「喔！那我謝謝你了，等你生日的時候，我也送禮物給你，我要還禮給你。」「你送什麼東西給我啊？」他說：「我送一個餅給你。」於是乎，他拿起筆來，就在紙上畫一個餅，說：「我就送給你這個禮物。」

另外一個孤寒種就說：「欸！你這還是麻煩，如果你生日的時候，我給你送一個大餅，多大的？有這麼大！這麼大一個生日餅送給你。我現在就這麼一比，已經算送給你了，我也不必畫。我現在就這麼一比，這就算送給你了。」你看！他孤寒，一塊錢捨不得，他畫個餅，另外那個孤寒種還認為他不夠孤寒，他說我就這麼一比，就可以了，送給你這個生日餅。方才我說畫餅不能充饑，我想起這三個孤寒人，互相鬥孤寒，互相來競爭，看看究竟誰孤寒？那麼結果這一比，最後這個考第一名。

阿難！你要知道，這種一說酸梅，口裏就有水出，這不是從梅生出來的，也不是從口裏生出來的，而是因為有一種想陰的作用。

如是阿難。若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說。若從口入。自合口聞。何須待耳。若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而出。

因為聽見人一講梅，這口裏就生出一種津液，那麼這是什麼道理呢？「如是，阿難」：像上邊我所說這樣的情形。「若梅生者」：假設這個水是由梅生出來的，「梅合自談，何待人說」：這個梅應該它自己說，不必人來說。這個梅自己沒有說，那麼還要等待人講這個梅，人口裏才有口水出。「若從口入」：說是口水是因為口，而有這口水，「自合口聞」：那應該這個口來聽見人說梅，不應該耳朵聽到，「何須待耳」：何必要等待著耳朵去聽呢？口它聽就得了嘛！

「若獨耳聞」：假設這個聞性單單僅耳朵有聞性的話，「此水何不耳中而出」：如果耳朵和口沒有連帶的關係的話，耳朵聽見人講酸梅，這個水應該從耳朵出來啊！它是耳朵聽的嘛！耳朵聽見講這酸梅，這個水應該由耳朵出來。你聽聽有沒有這個

道理呢？

思蹋懸崖。與說相類。

「思蹋懸崖」：那麼你思想這個懸崖，自己站到萬丈懸崖上邊，你那個腿也軟了，腳也軟了，腳心就發癢了。林叔明醫生，你說有沒有這個情形？(答：有。)你是做醫生的，你應該知道，他怎麼這樣子腳就會發癢了呢？你不要設身處地站在懸崖那兒去，你就這麼樣一想：「啊！我現在站到萬丈懸崖這個地方，一不小心就會跌下去。」這時候這個腳心就酸軟了，腿也軟了。你說這是一種什麼道理呢？這一般人叫敏感，怎麼他就會有了敏感呢？這敏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要追究它那個來源，那個敏感又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所以想足蹋懸崖，「與說相類」：和說這個酸梅，口就有水出，這個道理是一樣的，這都是由想陰而成的。

是故當知。想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那麼也非因緣，也非自然性，究竟是什麼性呢？是如來藏性，如來藏那個妙真如性。

「是故當知」：你應該知道，阿難！「想陰虛妄」：這個想這種陰是虛妄的，虛妄而生，虛妄而滅。那麼這個虛妄而生，又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這是從如來藏、妙真如性裏邊生出來的，由真起妄，才有這些個虛妄。好像你只講一講梅，這口裏就有水出；你只是想一想站在那個萬丈懸崖的上邊，這個腳心它就酸軟了，腿也發軟了。這個道理怎麼來的呢？這從虛妄那兒來的。虛妄又從什麼地方來？就從如來藏妙真如性那兒來。所以「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這也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

阿難。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逾越。

「阿難」，上邊所講這是想陰，那麼下邊這一段文，就是說的行陰。受想行，這個行（音形）陰，又讀行（音橫），受想行（音橫）識，這個行（音橫）也就當個「行」（音形）字講。

「譬如暴流」：行陰就好像那個暴流似的。暴流，就是水最急的那個地方，最急的那個水。最急的水那種暴流，「波浪相續」：它這個波浪，前邊那個浪往前跑，後邊那個浪又在後邊追；後邊那個浪又追前邊這個浪，左一個浪、右一個浪，你看是沒有人管理，但是它很平均的，很均勻，那個浪都是那麼大。有的大的浪，那也是其中那個浪太多了，那個力量太多了，積成大浪。這個浪就好像我們心裏這個行陰一樣的。這個心裏頭，在八識裏邊，前念滅後念生，前念滅後念生，這念生念滅，就好像那水裏波浪一樣的。相續，這個浪就接著那個浪，那個浪又接著那個浪。好

像我們人的心念，這個念頭起了，前念滅後念生，前念滅後念生，這念念不已，也這麼相續。

「前際後際，不相逾越」：前邊那個浪和後邊那個浪，走得都很均勻的，不相逾越，後邊那個浪就不會跑到前邊那個浪前邊去。人這個起念也是，你後邊那個念頭就不會跑到前邊那個心念那兒去。所以這互相都行得很有規律的，一點都不錯亂，這叫不相逾越。不相逾越就是很有次第的，很有紀律的，它不亂跑。這個浪，你看它是沒有什麼分開界限，實際一個浪、一個浪，它很次第而進，所以相續不斷。

行陰當知。亦復如是。

「行陰當知，亦復如是」：這個暴流和波浪互相相續，前際後際不相逾越。那麼在五陰之中，這個行陰也和暴流這個情形是一樣的。在我們心裏邊，這個波浪它相續不息，所以令我們人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死，也就等於這個波浪相續的道理是一樣的。

阿難。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離空水。

「阿難」，你要知道這種的道理。「如是流性」：像這種的暴流流得這麼樣子湍急，這麼樣子快。「不因空生」：這不是因為空而有這個暴流。「不因水有」：雖然這個波浪是在水裏邊，可也不是因為水而有這個波浪。「亦非水性」：這個波浪也不是水性。「非離空水」：但是它又沒離開這個空和水，那麼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如是阿難。若因空生。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世界自然俱受淪溺。

「如是，阿難」：阿難！我再給你解釋解釋，為什麼我說它不是從空生出來這個波浪暴流呢？我告訴你。「若因空生」：假設因為空而生出這個暴流，「則諸十方無盡虛空」：不單我們這個世界，所有的十方世界都有虛空。那麼這十方世界無盡的虛空，沒有窮盡、沒有窮盡那麼多的虛空，「成無盡流」：因為從空生出來的，那麼空有這麼多，這個暴流也一定多得不得了。既然暴流多得不得了，「世界自然俱受淪溺」：所有的世界自自然然地就受這種的淪溺，就都淹沒了，人怎麼樣活著呢？東西怎麼樣在裏邊生存呢？都會淹死的。

若因水有。則此暴流。性應非水。有所有相。今應現在。若即水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

「若因水有」：假設你說這個暴流它流得這麼急，是因為水而有這種暴流，「則此

暴流，性應非水」：那麼這個暴流，它是因為水有的，它本來那個體性應該不是水。也「有所有相」：這個裏邊分出，能有這個暴流的相，和所有這個暴流的相。「今應現在」：它也應該有一個標準，有一個一定的形象，那麼現在這個暴流它根本沒有什麼確實的形象。

「若即水性」：你若一定說它就是水性，說這個暴流就是水。「則澄清時，應非水體」：它沒有波浪的時候，水也應該沒有的。你說這個暴流是水有的嘛！那麼波浪沒有了，水也應該沒有了，這個暴流沒有了，水也應該沒有了。

若離空水。空非有外。水外無流。

「若離空水」：假設你說這個暴流離開這個空和水。「空非有外」：那空沒有外邊，「水外無流」：在這個水外邊，也沒有流。所以你若說離開這個水，又是不對的；你說不離開，也是不對，究竟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阿難！這個都不是水和空所有的，它的來源都是從如來藏妙真如性那兒來的。

是故當知。行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是故當知」：所以你以前講的因緣，講的自然，現在你應該知道，「行陰虛妄」：這種行陰，這種暴流，它是一種虛妄的、不實在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這也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性。這上邊講這個行陰，行陰它的來源也是由如來藏那兒來的，不過一念的無明生出來了，就迷真逐妄了，把真的忘了，盡跟著假的跑了，所以造成世界上種種虛妄的形象。

阿難。譬如有入。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

現在講這個識陰，上邊講色、受、想、行，現在講這個識了。什麼叫識呢？又怎麼叫行呢？怎麼叫想呢？現在把它總起來講。怎麼叫色陰？這個色陰，就是有形色的，有質礙的東西，這都叫色。所以這個瞪目看虛空，有一種狂花，這狂花雖然是虛妄的，但是也有一個形色。受，就是領納為義，就自己領受、接受，這叫受陰。那個受陰，他就用兩個手這麼互相一摩，就生出來滑和澀，和冷熱的感覺。想陰，只憑這個想像，好像一說這個梅，你耳朵聽見有人講梅，啊！你就想了。一想，這口裏就出水了，這由想陰所成，想就是妄想。這個行陰，行就是以遷流為義，它就是不不停的。所以我們人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死，念念生滅，念念不停，這是一個行陰。

那麼現在這是識陰，識陰它以了別為義，就是分別，有所分別，有思慮，有攀緣。

好像阿難以前不會用功，不修定力，貪圖多聞，這都是一種攀緣心。攀緣心來用事，所以不是真實的。我們這個識就是以了別為義，現在講這個識陰，識陰什麼樣子呢？

「阿難」，「譬如有人」：比方說有這麼一個人，這個人幹什麼呢？「取頻伽瓶」：什麼叫頻伽呢？頻伽也是印度話，翻到中文叫妙聲鳥。這個頻伽瓶就是做的這麼一個瓶，好像那個鳥的樣子，它有兩個孔。那麼這種妙聲鳥，它的聲音非常美妙的，它在蛋裏邊就會叫，那個聲音就超過眾鳥，所以這種的鳥是人人都歡喜聽它這個聲音。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把頻伽瓶這兩孔都塞住它。「滿中擎空」：幹什麼呢？把這個瓶裏邊裝一瓶子虛空，把這個虛空裝到瓶子裏去。你說他怎麼裝的？佛這樣講，他一定有辦法裝的。

「千里遠行」：他把當地的土產——虛空，這個土產的虛空，或者是坐車，或者是坐飛機，或者是坐輪船，那時候沒有飛機，大約都是搭船了，或者是這麼行路，千里遠行，走一千里地。你說現在有私家車，走一千里路不算一回事，那個時候要是走一千里路，那真是兩個腳都會走出泡來。幹什麼呢？「用餉他國」：餉就是贈送的意思。拿著這個虛空去送禮去，把這個虛空送給其他的國家。你說有沒有這個道理。

識陰當知。亦復如是。

「識陰當知，亦復如是」：這個識陰，這個分別心，就和你裝了虛空，走了一千里，送給人一樣的，也就是這樣的道理。

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

「阿難」，你要知道，這個人用虛空去送禮去，可是這個虛空，是不是有此地的虛空和彼處的虛空，有兩樣嗎？這就是本來沒有分別，這虛空都是一樣的，你在這個地方裝了一瓶子虛空，送到一千里地以外一個國家去，你把這虛空倒出來，和那個地方的虛空合到一起，你說這有什麼分別呢？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像這樣的虛空，也不是從遠方來的，「非此方入」：也不是從這個地方入的。虛空本來沒有去、沒有來，你裝到瓶子裏，也是一樣的。

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既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

「如是，阿難」：我怎麼說這個虛空不是從旁的地方來的，也不是從這個地方去的呢？虛空沒有來去呢？如是，阿難！你要知道。「若彼方來」：假設這個虛空要是從彼方來的話，「則本瓶中，既貯空去」：則頻伽瓶裏邊裝了一瓶子虛空，到那個

地方。「於本瓶地，應少虛空」：那麼這個虛空被你用瓶子給裝了一瓶子去，這個地方少了一瓶子虛空嗎？這個本瓶地，在裝虛空這個地方，應該少了一瓶子虛空。那麼你看這個虛空少了、沒少呢？那個地方又多了、沒多呢？所以這是一種沒有事情來找事情幹。這個識也是這樣子，沒有事情它分別東、分別西，分別很多的事情，也都和這個用瓶子裝上虛空，向其他國家送禮去一樣的道理。

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出。

「若此方入」：假設要是出入的話，你若說從這一方裝了虛空到那一方去。「開孔倒瓶」：開這兩個孔，往外倒這個虛空的時候，「應見空出」：應該看見這虛空怎麼樣出來的。虛空是沒有的，你若能看見，那就不是虛空了。所以這個虛空你不能把它移動，你不能把這個地方的虛空，搬到那個地方去。

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是故當知，識陰虛妄」：因為這個，所以阿難你應該知道，這個識陰也是虛妄的。
「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不是因為因緣而有這個識，也不是因為自然而有這個識。它發源在如來藏裏邊這個妙真如性，是它一個根本的地方。

【註一】

(補講經文，一九八九年)

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踴躍歡喜。得未曾有。

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

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垂。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為正為倒。阿難言。世間眾生。以此為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為倒。即世間人。將何為正。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為正。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為顛倒。於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瞞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海潮音。遍告同會。

（一位弟子先帶大眾一起唸經文）

弟子：這段錄音不知為什麼，二十多年前沒有錄到…

上人：這就是因為他們太「重視」了，所以把它弄丟了，或者有誰把它藏起來了。

弟子：我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報告的，就是關於這個浴佛節，請大家發心來幫忙。

上人：你們不要以為萬佛城是萬佛城，你是你。萬佛城是誰來誰有份的，是一切眾生的，是整個世界人類的，並不是某一個人私有的，是所有眾生公有的。

弟子：不要好像香港有一些弟子，因為我們有一個暑期班，我們就向各地呼籲，說我們需要些老師幫手。他們最近還寫信來說，他們是皈依弟子，可不可以半價？

上人：你到道場來，要盡上你的本分來護持道場。不是說我皈依了，我就樣樣都要找便宜，樣樣都是半價，或者不用錢。不是這樣的！你們這樣，到這兒來造罪呢！你皈依我，不是在佛教裏想要來找便宜的；皈依更要努力，比那個沒有皈依的更要發心，那才算呢！不然你到萬佛城來，皈依萬佛城，你到這兒來做客人，那是未免太可憐了！那也不是皈依我的。

我告訴你們，最初搬來的時候，那個路上草都長這麼高，長這麼高、這麼高都有。我這所有的徒弟都看著它長，大約這是「一草一木不忍折痕，一蟲一蟻不忍傷生」，本照這不忍殺生的宗旨，所以那草他也不拔，看著它就長。所以我看著，這個也不拔，那個也不拔，我自己去拔，我自己去坐在那個地方拔。那麼這些個美國的少爺、祖師爺、老爺，啊！一看我在那兒拔，他們也不好意思不拔了，所以這才把路上的草都拔乾淨了。我告訴你們，這是萬佛城歷史性的一個紀念。你們到這兒來若也都是做少爺、做老爺、做祖師爺，那這萬佛城沒有那麼多。

弟子：女界明天早上六點半在女校有一個會議，老人家請留在佛殿拜佛，年輕的請發心來幫忙，即使你一天只能做一、二個小時，我想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事了。我們還有房間要清掃、環境要拔草，還有佛殿等等。另外，我們在正式浴佛之前，要預演二、三次，因為今年有很多人來。

上人：我們到道場來，要問問自己對佛教有什麼貢獻？不是到這兒來，就隨榔唱影，就想：「我在道場，這我就應該來的，我皈依了，我就是一份。」不論皈依、沒皈依的，到了道場都要有所貢獻，不是到這兒來找便宜的，不是組織一個團體到這兒來，說：「哎！皈依弟子是不是半價呀？」這個真是笑話！你皈依，皈依並沒有做祖師啊！到這兒來怎麼就半價，那一半價是誰給？這真是不知慚愧啊！你在佛教裏頭，你怎麼沒有講：「啊！我皈依的，應該給雙倍的。」怎麼不這樣講呢？是要師父孝順你，還是你要孝順師父？

弟子：還有一點，就是很多海外來的朋友，他們都寫信來說，請你來飛機場接我。就是好像我們的義務一定要接你們，你不知道我們人手這麼少，每一次去，花的時間、錢是多少？你究竟是來貢獻給道場，還是要道場來替你服務？這大家也應該想一想。

另一位弟子：聖荷西那些學員是很好，應當做佛教的護法，每一個皈依弟子都是佛教的護法，得保護佛教，你不保護，那怎能算皈依弟子呢？

上人：San Jose（聖荷西）的也都不夠資格。有了問題都來找師父來了，師父有問題找誰去？都求救命，在家裏頭一有了麻煩了，就：「唉！南無宣化法師！」這叫個什麼？我不懂得的。有生死的關頭，這個得了 cancer 了，就來找我；那個得了癌病了，也找我；那個得了愛死病，也來找我。欸！你說我怎麼管得了這麼多閒事！

你看！史丹福大學有個莊因教授，他也不是皈依我的，可是他現在有一個毒龍想要他的命，我昨天都去看一看，他也沒有念我的名字。他沒念我，很奇怪的，我不知為什麼就去了。不過他發神經的時候，我去，他還認識我，他還要打水陸。這個人不能大小便了。他的太太是個信什麼？信耶穌的？

弟子：有一點信，也不是什麼。

上人：說是她丈夫這麼高的才華，為什麼生這麼個病？這太不公平了。我說那你控告天主去嘛！她又不敢答覆，哎呀！我想給她做一個辯護律師，她也不敢告去，她說都是私下和解好了。因為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最高法院敢管 God，也不敢給天主下

個傳票；佛教更是慈悲的，也不能告狀。

（以下是弟子先講解這段經文中幾個梵文字的意思。）

果普：「波斯匿王」，波斯匿 Prasenajit 是梵語，Prasena 是軍隊，jit 是勝利，所以波斯匿翻譯成「勝軍」，這是一個翻譯方法；第二個翻譯的方法，就是「月光」，因為波斯匿王出生那天，就是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時候，所以有很多的光明。波斯匿王的父親就覺得那個光明就是因為他自己的兒子生出來的，所以給他的名字就是「月光」。

在這兒還有一個梵文字，就是「耆婆神」。耆婆是梵文，翻譯中文就是長壽的意思。因為這個神是長壽神，所以人要求長壽，就去求這個神。

再後邊就講「末伽黎」，末伽黎也是梵文，這是另外一個外道的名字，具足叫「末伽黎拘賒黎子」。末伽黎就是不見道的意思，如果具足說他的名字，後邊就加上「拘賒黎子」。那個不見道，就是因為爭一些個不正確的道理。爭什麼道理？他解釋人怎麼樣受苦，在世界為什麼有罪的染污？他說就是自然的，沒有因、沒有果，不是因為種什麼因、結什麼果，就是這樣子。所以他就覺得死了之後，什麼都沒有的，這個是解脫，這個是涅槃的，所以這是斷見外道。

還有一個就是「母陀羅手」，母陀羅也是梵文，是印。好像念咒，或者打一個手印。所以在本會的本子，翻譯英文就翻譯成好像佛在那時候就打一個手印。不知道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兜羅綿手」，兜羅綿那個「綿」是中文，可是「兜羅」是梵文，就是一種棉布的名字，因為在印度有一種棉就是特別柔軟的、特別貴。佛的相好之內也有一個就是兜羅綿手，因為佛的手不是好像我們普通凡夫的人很乾燥的，佛的手是很柔軟的，好像小孩子一樣的。

上人：怎麼會那個錄音帶丟了一段呢？我不相信這個。

（上人開始講解經文）

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

「故知我身」：波斯匿王他說我因為前邊所見的這個境界、這種的情形，我知道我

這個身「終從變滅」：這個身體將來是沒有的、變滅了。「佛告大王」：佛聽波斯匿王這樣講，就告訴波斯匿王，說「汝見變化，遷改不停」：說你見這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你知道你這個身體將來一定會變滅的。「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你在滅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在你這個身裏邊還有不滅的東西嗎？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這時候這位國王，就是波斯匿王說，「我實不知」：說這個我可不知道。「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佛告訴波斯匿王，說我現在告訴你這個不生不滅的、恆常不變的這個性，說「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你在什麼時候見到恆河水。

「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王就說了，我在三歲的時候，我慈悲的母親她帶著我，「謁耆婆天」：帶我到那兒去拜長壽天，到那兒去求壽去，給我求壽。在三歲的時候，到那兒就說：令我這個小孩子也長壽、長命百歲，又什麼快高長大之類的。「經過此流」：我就見著恆河這個流水，「爾時即知是恆河水」：我那時候就認識這恆河水了。

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

「佛言：大王，如汝所說」：像你所說的，「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你前邊講的，你二十歲的時候就老過十歲那個時候，乃至現在六十了。「日月歲時，念念遷變」：這個日日月月、歲歲時時的，念念都在遷變，都在變化。「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你三歲的時候，見到這個恆河，到你十三歲的時候，這時候又怎麼樣子呢？「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說我看見這個水還是沒有變，還是像我三歲看見一樣，和那時候是一樣的。「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乃到今天，我六十二歲了。「亦無有異」：那個水都沒有變化。

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河水。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汝今自傷」：佛又對波斯匿王說了，說你自己現在這麼傷感，「髮白面皺」：你說你頭髮也白了，這個面也有皺紋了。「其面必定皺於童年」：你臉面這個皺紋

是老的時候有，童年的時候沒有，所以你說老了。「則汝今時觀此河水」：你現在所看見這河裏頭的水，「與昔童時觀河之見」：觀看那個見，「有童耄不」：有沒有年輕的恆河，或者年老的恆河，那個水有沒有年輕、有沒有老過呢？「王言：不也」：波斯匿王就說沒有，不是這樣子。「世尊」：波斯匿王又說世尊！這是又尊稱一聲世尊。

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

「佛言：大王，汝面雖皺」：佛聽他這麼說了，就說你面雖然有了皺紋了。「而此見精，性未曾皺」：他這個見的性，能見這個性並沒有皺紋呢！「皺者為變」：你有皺紋，這是一個變化，「不皺非變」：你見性這個性沒有皺紋。「變者受滅」：你有皺紋那個東西，它受滅，它是會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不變那個見性，本來沒有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這個見性它哪有生死呢？沒有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末伽黎等，就是很多沒有見道的這種外道，這種斷滅見的外道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他們都說這個身體死後全滅，你跟著他們學啊！哎！

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踴躍歡喜。得未曾有。

「王聞是言」：這時候波斯匿王聽見這話了，「信知身後，捨生趣生」：喔！他聽見那麼講，他深信這個身後，死了還會去托生去，捨這個身，又投那個身了，有捨生趣生這個道理，有前世、有今世、有來世，有三世的果報。「與諸大眾」：和在會的大眾，「踴躍歡喜」：都因為明白多一點的真理了，所以他們都歡喜了。「得未曾有」：從來也沒有聽見這麼真實的法樂。

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

「阿難即從座起」：阿難又生了懷疑了，又起來了。這個不是阿難生懷疑，阿難也是一個代表眾生來問的。「禮佛合掌」：向佛又頂禮、又合起掌來，「長跪白佛」：長跪向佛說話了。「世尊」，「若此見聞」：這個見聞也是見性，「必不生滅」：它一定不生滅的。「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說我們大家把真性都丟了呢？怎麼會丟呢？「顛倒行事」：我們都顛倒。「願興慈悲」：願佛你興起來大慈大悲，用大慈大悲的水來「洗我塵垢」：洗我等一切的塵垢。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為正為倒。阿難言。世間眾生。以此為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佛的臂是金色的，佛身體也是金身的。「輪手下指」：這個輪手就是五輪指手，五輪指手下垂。「示阿難言」：就對阿難說了，說「汝今見我母陀羅手」：你見我這個母陀羅手。這「母陀羅」也就是手的名字，並不是什麼手印。它這個也就是和兜羅綿手一樣的，母陀羅手也就是兜羅綿手，所以你不要把這兒又弄出個手印來。弄出手印，這一些個學密宗的，就：「喔！佛都有母陀羅手，我們要快學學這手印是什麼 mudra？」這個不可以這樣講的，這就是個兜羅綿手。

「為正為倒」：我這個手下垂的時候，這是正，還是倒啊？

「阿難言」：阿難這時候因為以前貿貿然答覆，就碰了很多釘子，現在他學乖了，所以他說「世間眾生」：他不說他自己了，說世間所有的眾生，不是我自己。「以此為倒」：他們都說這是倒了，都說你手下垂，這是倒了。「而我不知」：我阿難現在弄糊塗了，也不知道「誰正誰倒」：不知道你手向上是正、向下是倒啊，是向下是正、向上是倒？我不知道。

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為倒。即世間人，將何為正。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為正。

「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說了。「若世間人，以此為倒」：說世間一切眾生以此為倒，「即世間人，將何為正」：說那世間人怎麼樣算正呢？「阿難言：如來豎臂」：阿難這又說了，說如來你把手臂豎起來，「兜羅綿手，上指於空」：指著空中，「則名為正」：他說他不知道，完了，他又說眾人都是這麼說的。這就是說若說不對了，不怨我；說不對了，不是我的過錯。

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為顛倒。於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瞽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海潮音。遍告同會。

「佛即豎臂」：那麼佛聽阿難這樣說，說兜羅綿手上指於空，一般世間的眾生認為這是正，所以「告阿難言」：就又告訴阿難說了，「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若這個顛倒，頭和尾掉過來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世間人就有兩樣的看法，就和前邊那個看法不同了。「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因為這個，你要知道

你的身與如來的清淨法身，「比類發明」：這麼彼此類推來發明這個見性。

「如來之身名正遍知」：如來這個身體，名字就叫「正遍知」，也正知、也遍知，遍知一切，也正知一切，也知道什麼叫正、什麼叫倒？「汝等之身，號性顛倒」：你這個身就是顛倒過來了，以這個正為倒、以倒為正。「隨汝諦觀」：你現在看一看，「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為顛倒」：你這個身叫顛倒身，佛的身是清淨身，這種的情形，這個名字從什麼地方起出來的，叫你性顛倒？

「於時阿難」：在這個時候，阿難手足無措，聽得不知道怎麼樣是正、怎麼樣是倒？「與諸大眾瞪瞞瞻佛」：和一切的大眾，用眼睛看佛，可是瞪瞞，也就是瞞瞞然不明白，不明白倒是怎麼是對、怎麼是不對？「目睛不瞬」：這個眼睛連眨都不眨了，在那兒不眨眼了。不瞬就是不眨眼了。「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也不知道這個身心怎麼叫顛倒，從哪個地方分出來的？

「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在這時候，佛生出一種憐憫的心，他哀愍阿難和大眾。「發海潮音」：就是發大聲音，「遍告同會」：那麼普遍告於同會大眾。

※ ※ ※ ※ ※ ※ ※ ※ ※

(補講經文，一九九〇年)

上人：今天我特別地高興。為什麼呢？在四十一年以前，我遇著一位在家的朋友，就是今天來這位張教授。當時他還大約不足三十歲，那時候是一九四九年，在南華寺五月間我們見面，我們覺得很有緣。以後張教授就隨著到臺灣了，我在香港，很多年也沒有見過面。以後我到臺灣去，又見過幾次面。那麼今天張教授再遠渡重洋到這兒來，預備給我們講學。張教授他精於中國的《易經》，講《易經》多少年了，又對唯識也有很深刻的研究。那麼又精於書法，二十幾歲的時候在北京書法比賽，他是得過冠軍的。所以今天我們各位和這位張教授都特別有緣，等一等請張教授和你們各位講點話，我也不多說了。

張教授：師父、各位法師、各位同參，今天我覺得和各位有很深的因緣，令我能到這兒來親近師父，來和各位見面，非常感到榮幸。剛才師父講的，我個人在四十多年以前，恰巧在虛雲老和尚住持南華寺時見到師父。那個時候我個人年紀很輕，師父他也善巧方便地給我說許多關於佛法方面。因為那個時候國家很混亂，我沒有手提箱，但是師父給我五十多本佛書。我記得他幫我把這些書放在一塊布裏頭，然後綁起來，我就一路帶著這個布包到了廣東。我還記得這些書，其中有《六祖壇經》、

《維摩經》，還有〈普門品〉…等，這些書是那時師父找給我的。

後來師父去了臺灣，他到佛教會去找我，師父很慈悲。還有一次，他到臺灣講經，他也叫人找我。我有一個學生到西方留學回國，他特別來見我，這個學生已經做了我們學校的系主任，他親自到我那裏去，他說：「我見到宣化上人，他特別交代要我來看老師，希望到他那邊，宣化上人辦的大學去講學。」我非常地感動！尤其我特別感動的是我那時候年紀輕，隨便說了四句話，那麼宣化上人幾次就把這四句話背起來，還記得，今天他又念了這四句話。我個人覺得上人對於一個學佛的人，攝化的這種慈悲、攝化的這一種用心，我是非常地感動。

（以下是弟子講解）

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踴躍歡喜。得未曾有。

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垂。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為正為倒。阿難言。世間眾生。以此為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為倒。即世間人。將何為正。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為正。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為顛倒。於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瞞瞻佛。

上人：念得不好，再重念過。

弟子：還有一點點沒念。

（弟子將上面的原文再讀一遍。）

弟子：在這段《楞嚴經》上，是阿難還在找這個見性的處所。

上人：哎！你再念一遍。

眾人：啊？！

上人：你這樣不行的。

弟子：Okay, 這個字（耄），念耄（音毛）。

上人：念清楚。

弟子：好！

上人：你連個字都不認識，「耄」你念成什麼？

弟子：念「及」（音），應該是個「耄」（音毛）字。

（弟子又將上面的原文讀一遍。）

弟子：在這段《楞嚴經》上，是阿難與佛的一種對話。阿難來尋找這個見性所在，佛用種種方便教化他。佛現在和波斯匿王說，佛告訴他說你的見性變化遷改不停，你的見性常常在變化。「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雖然常常在改變，在大方面、在微細方面常常改變，你知道不知道，身體裏邊有什麼不在變化呢？

「波斯匿王」那個時候就「合掌白佛」，他合起掌來對佛說，我真地不知道。然後佛再說，我現在給你看這個不生不滅的性在哪裏？大王！我現在問你，你是年紀多大第一次見到那個恆河水？然後波斯匿王答覆他說，我才三歲，我的母親就帶我到謁耆婆天那個地方去。「經過此流」，我們經過恆河。「爾時即知」，我那個時候知道這個恆河水。

佛再問他說，大王！按照你所說的，這二十歲，再過十七年，「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再過那麼多年，你回來看那個恆河水，有沒有什麼改變？你年輕的時候，和你再過幾年，

這個水有沒有什麼改變？

（弟子將自己的話譯成英語時，上人：你就講中文，不用講英文。）

弟子：Okay.

上人：你再講過，從頭講過，你簡直地你太糊塗了。

弟子：在《楞嚴經》上，佛要表示見性的地方，可以斷阿難尊者的疑惑，他就用這個機會，因為波斯匿王也在大眾中，所以和他先有一個對話，就可以表示這個見性所在。他就告訴大王說「汝見」，你所看到的變化遷改不停，你所看到的這個實際性常常在千變萬化。「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你知道、不知道在你這個身體裏邊，有一個不改變的一個東西、一個地方呢？波斯匿王就很恭敬地合掌對佛說，我實在不知道這個事。佛就說，我現在給你表示一個不生滅的性，那個真性是不生不滅的。

佛就開始問他說：大王！你是幾歲第一次見到這個恆河水？波斯匿王說：我三歲，就是我很年輕，「慈母攜我謁耆婆天」，謁就是看看。我們去看看那個耆婆天。耆婆是梵文，就是不滅，是不是？是長生的意思？（有人答：長壽）長壽。

上人：還是不行的。

弟子：耆婆天就是長壽，那個梵文是 Jiva。

上人：再重講過。

弟子：Okay. 就是和佛這個對話，就是要表示那個真性所在，所以呢…

上人：你前面講說「一個地方」，那也不對的。

弟子：不對，Okay.

上人：「有不生滅的地方」，這話都不可以的。

弟子：是不生滅的性，他要令波斯匿王知道他裏邊…

上人：從頭講。

弟子：Okay. 佛對於…

上人：不要慌！

弟子：佛對於波斯匿王就說：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在千變萬化、不停止。「悟知汝滅，亦於滅時」，你現在知道你有一天會死，在死的時候，你的身體裏邊有一個不死的性，知道、不知道？波斯匿王就很恭敬合掌對佛說，我實在不知道。佛說，我可以告訴你那個不生滅性。然後開始用方便法，令他認識那個不生滅性。他說你年幾時，你是多大年紀第一次見到恆河水？

波斯匿王說，我才三歲，我的母親就帶我見一見這個耆婆天，可能是一個廟，就是拜耆婆天的廟。那個「耆婆」是梵文，意思是長壽，長壽天一個地方。我們到那個地方，「經過此流」，經過那個恆河。那個時候我才知道這個恆河水，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已經三歲了。

佛問他說：「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你知道那個時候光陰不停止了，常常在改。那麼你三歲那年，「見此河時」，第一次看到這個恆河，「至年十三，其水云何」，再過十年，那個水怎麼樣？「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那個水，我三歲那個時候和十三歲那個時候是沒有改變，宛然無異，一點都沒改變。「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那麼再過四十九年，這個水沒有改變了，完全一樣了。

「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那麼看你現在的樣子，你就老態龍鍾了，你老年老的样子，就是頭髮白了，這個面皮皺紋很多。「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就是那個面孔和你年輕的已經不同了。「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雖然你的面孔改變了，可是你所用的那個見性，看見那個水，年輕的時候和現在，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王言：不也，世尊」，沒有。佛說：「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雖然你的面孔現在很多皺紋，可是那個見精、那個性沒有皺紋，沒有一個生、一個滅，沒有一個童年、沒有一個老年。「皺者為變，不皺非變」，那個會生皺紋就是你的面皮，跟這個見性不同，見性是沒有生、沒有滅的，四大假合這個身體是會改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那個不改變的是沒有生、沒有滅，不像你現在年紀老了，跟那個年紀童的那種情形。

「云何於中，受汝生死」，那麼你裏邊有什麼在受生死呢？「而猶引彼末伽黎等，

都言此身，死後全滅」，如果像你以前所信任的末伽黎那個外道師，他所講的那種，就是一種邊見，那是邪見之一個。他是說那個斷見，斷見就是說我們死了，只有這一次，死了之後全滅，沒有什麼。你現在相信、不相信你以前信的那個外道師？

「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踴躍歡喜，得未曾有」，現在因為佛就說破了那個外道，他就用他很有邏輯、很有次序這種講法，令王就自己看破他以前所信拜的、所尊敬的這種外道的理論。他因為現在知道不生不滅那個涅槃性，就是那個真正光明的佛性，所以「得未曾有」，就得到解脫了，他知道他裏邊有一個不生、不死的一個性質。所以他現在雖然年紀老了，他也可以不怕死，他可以修成那個性，就可以有自己的大智慧。因為實在那個性上，是不講老年、少年，沒有一個老，也沒有一個少，在佛法裏邊了。這都是這種有為法，才有一個年輕、一個年老，修行還是在個人的。

那個時候因為佛把這個方便講好了，所以不但波斯匿王，而且大眾踴躍歡喜，得未曾有，他們很快樂，因為可以看見，他們如果能修的話，他們也可以得到解脫。雖然身體死了，可是他們也可以離苦得樂，在有為法裏之中，有一個可以得到解脫的道路。

那個時候，阿難就從他的座位起來了，禮拜佛，然後合掌，跪下來白佛，這就是他的身清淨，他的口清淨，他的心清淨，有這三種表示。他說「世尊」，就是婆伽梵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那個時候阿難還在不明白之中，他還在尋找那個真性，所以他說，我現在聽佛講這個方便，那個性是不生，也不滅了。雖然這樣子，為什麼佛剛剛告訴我們，我等輩，就是阿難他，也包括全部的大眾在內，他不是給他自己講，他還是替大眾講。他說為什麼佛說我們「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我們做的事情是做得不正確了？我希望佛可以興大慈悲，洗滌我的塵垢，我所不明白的這種見惑，或者思惑、塵沙惑、無明惑。

那個時候，佛又現一個方便法，就「垂金色臂」，他就伸出他的手臂，「輪手下指」，他就用他的手掌往地一指了。「示阿難言」，他說你現在看見我這個母陀羅手。母陀羅就是 mudra，就是手印。「為正為倒」，是往下、是往上是正呢？阿難就說：「世間眾生，以此為倒」，不是我阿難。簡單地說，阿難也是一個繡花的，在他還沒有明白以前，他也是歡喜這樣子。他說不單我，所有世間的人認為這是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我自己也分不清楚了，是正是倒。

佛告訴阿難說，「若世間人以此為倒，則世間人將何為正」，如果按照你說的這是

倒，什麼叫正呢？「阿難言」，阿難說，「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為正」，如果佛用手往空一指。兜羅綿手也是佛三十二相之一，佛的手好像兜羅綿，就是很軟、很莊嚴的。上指於空，那我才叫正，不是倒。如果指頭向空，就是正。

「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佛然後用他的手臂向空，改變那個形式，如果我把這個顛倒的首尾相給換一次，「諸世間人，一倍瞻視」，他們看看多久，「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那時你的身體和如來清淨的法身，他們會發明，他們會認為如來的身體，名字叫正遍知，這是如來十號之一。汝等之身，你們眾生的身，就是顛倒性。

「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按照你所觀察的，就是你的身體、是佛的身體，稱為顛倒呢？「名字何處」，那個名字在哪裏？什麼叫顛倒？什麼叫清淨法身呢？「號為顛倒」，那個顛倒的名字在哪裏了？「於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瞞瞻佛」，那個時候，他們真地是無所適從，我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答覆了，因為佛令他們不知道怎麼樣答覆才好。等一等再講佛要對他們講清楚，令他們認識那個真性在哪裏。

上人：這一段（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海潮音。遍告同會。）你沒講呢！

弟子 B：後面還有一點點，黑板寫不上去。

上人：啊？

弟子 B：後面還有一點點。

上人：那怎麼有寫那一段，沒有寫這一段。

弟子 B：那一段在這段經文後面，因為黑板太小了，只有幾句話而已。

上人：把它擦去了，再…

上人：你就只那麼念，這麼講可以囉！你們再不要做這個 copy，做一遍完了，你們不知道弄到什麼地方去？那有現成的經，為什麼要做 copy？你們這麼搞法，這就等於毀像焚經一樣的。

（往下仍是弟子的講解）

於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瞞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海潮音。遍告同會。

接著後邊那一句，就說那時阿難，還有大眾，他們就瞪著眼睛，「瞪瞞瞻佛」，他們就睜開眼睛，向佛一瞪。因為真地不知道那個清淨的法身，和他們顛倒性那個身體，和以前佛那個譬喻就是說，他的手指向空，他的手指向地，是哪一個方向才對？

「目睛不瞬」，他們那個眼目珠裏邊也不瞬，也不眨眼睛，就是一直望佛，希望他快點給他們講清楚了。他們「不知身心顛倒所在」，那個身體、那個心，顛倒或者正確那個方所。

「佛興慈悲，哀愍阿難」，那個時候，佛就廣興慈悲心，哀愍阿難尊者，及諸大眾，我現在就令他們清楚，解開他們的疑問。「發海潮音，遍告同會」，佛就放他這個大獅子吼，那個海潮音的聲音。海潮音那個音聲，就像那個海潮，就是普遍的一個聲音。海潮是流流不停的，那個聲音也是洗滌眾生的熱惱，洗清涼，這是海潮的作用。遍告同會，就是告訴所有大眾裏邊的弟子，天龍八部，護法善神，就解決他們的疑問。

上人：錄音帶你們都沒有保護好，有很多遺漏的，又有很多的地方不圓滿。以後你們無論男界、女界，在那個漏的地方補充一下都可以的，不一定要我來補充。因為盡等著我，我也不願意再講第二次，我做事不願意反反覆覆的，我講一遍講過去，你們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你們願意流通，你們每一個人，或者男界、女界都可以錄音，就是插一段旁人的錄音帶也不要緊。因為誰講經有的時候都會有人代座，或者有什麼事情、有特殊情形，都有旁人給代座，所以就加旁人一段錄音，也都無傷大雅的。

[《回本文》](#)

【註二】

(補講經文，一九九〇年)

阿難。此若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是故當知。色

實在燈。見病為影。影見俱眚。見眚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捏所成故。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

（弟子輪流講完，上人講解。）

阿難。此若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

「阿難」：佛隨著又叫阿難，說是「此若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你說如果這個圓影是燈現出來的色，那麼眼睛沒有病的人，他為什麼看不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那麼這個圓影就是眼睛有毛病的人才能看得見。

「若是見色」：假若你說這個圓影是眼睛看見的色。「見已成色」：這個見已經成為色，成為有形質的了。「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那麼既然「見」，你若認為它是個色，那眼睛有病見圓影的，又應該叫個什麼？你說一說看。

「復次阿難」：那麼阿難在這個地方沒有什麼話說，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佛才又說「復次」，我再給你說一說，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這個圓影是離開燈，還仍然有這個圓影，你說這是「見」有的這個圓影，那麼「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你就應該看見旁邊所有一切的物質，都有圓影出，乃至屏、帳、几、筵，都應該有這個圓影出才對。

「離見別有」：離開這個見，另有這個圓影，「應非眼矚」：你這個也不應該是眼見了。那麼見是眼見，現在是離見別有，那就不是眼睛所看見的了，那是旁的物質都有的。「云何眚人目見圓影」：為什麼就單單說這個眼睛有毛病的人，他才能看見那個圓影呢？沒有毛病的人為什麼就看不見呢？

是故當知。色實在燈。見病為影。影見俱眚。見眚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捏所成故。故諸有智。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

「是故當知」：因為這個，你當知「色實在燈」：圓影這個色在燈。「見病為影」：因為那個眼睛有毛病了，才見出這個圓影。「影見俱眚」：你這個影和見都有了毛

病了。「見眚非病」：你這個見和眚若沒有病的話，「終不應言是燈是見」：你也不應該說這個見圓影，是燈，或者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你說在這個裏頭分別有非燈非見，你有這些個妄想分別。

「如第二月，非體非影」：就好像你看見有兩個月一樣，你也不能說哪一個月是月的本體，哪個月是月的影子。「何以故」：什麼緣故呢？「第二之觀」：你看見的第二月，「捏所成故」：你捏著眼睛，令眼睛才看出兩個月亮來。「諸有智者」：因為這個，所以一切有智慧的人，「不應說言，此捏根元」：你不應該說捏得看見第二個月是真的、是假的，「是形非形」：是有體性，是沒有體性。「離見非見」：你也不能在這裏頭說這個見有了毛病了。

「此亦如是」：我說的這個眼睛所生的毛病，也是這樣子。「目眚所成」：這是眼睛有了毛病才看見這個樣子。這就是這個世間一切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一切的形象，都無非因為我們自性上有了毛病，才見出這些個形象好像真的。實際上，「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今欲名誰是燈是見」：現在你想叫誰是燈、是見呢？「何況分別非燈非見」：何況你再生一種分別心，說這不是燈，也不是見，由這個分別心來這麼妄自分別。

《楞嚴經》是開智慧的，可是阿難他所犯的毛病，就是不用他般若的智慧，就用他心意識來分別種種的境界、種種的理論，所以佛處處破他這個心意識。古人說：

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

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

那麼在中國的禪宗裏頭，就是要你參，參悟一個話頭，你參得沒有路可走了，無路可通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個修行，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你在「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所以《楞嚴經》也都是破人的執著，破人的心意識。

我們一切時、一切處能用般若的智慧，那麼一切的道理自然能迎刃而解，不用這個心意識來分別它。我們學習經典，也要學習用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像那個鏡子似的，一照即了，隨照隨了；事來則映，事去則淨，不留痕跡。可是阿難他處處帶著葛藤，帶著痕跡，所以佛就要破他一切心意識的執著，分別的執著。這是這一段的道理。

我們這兒學生也多了，我發現大家走路也不按著次序走。尤其做完了講經這個法會，

人在路上常常講話，好像一個市場似的，這不是一個阿蘭若的地方應該有的一種形象。我們每一個人在走路，沒有到宿舍之前，希望自己檢點自己，自己尊重自己，自己愛惜自己，不要亂講話、連講帶笑，又在路上也打打鬧鬧，這是不可以的！如果長時這樣子，這是失去自己的品德，自己應該尊重自己。你人抬人高、自尊自貴，你自己不尊重自己，你叫旁人不能尊重你的。所以無論你是學生，是什麼人，都要自己尊重自己，按著次序，在路上不可以亂講話的。

本來這個不需要我來講，做老師的你們應該早就告訴學生守規矩，不可以這麼嘻嘻哈哈，連講帶笑的。我發覺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你們都管的什麼事情，我看見一天比一天不像個樣子，所以我忍也忍不住了。

補講經文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睹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

（弟子輪流講）

上人：你們女界也出來一個預備講的，等翻譯完了，接著就要講了，不要等著叫。

弟子：這一段比較簡單，因為剛好是要解釋第二個妄見，就是同分妄見。它跟著昨天晚上我們看到的別業妄見那一段…

上人：我講那個人，出來到這兒坐著等著。

弟子：這種業叫同分，這個宗趣，我昨天只講不好那一方面。不好那一方面是別業妄見和同分妄見，就給我們知道，我們普通的意見、普通的見解是一種病，令我們看得不對、看得不清楚，所以我們看得不實在。就是說我們普通的人在世界上，我們的自性上有病。什麼病呢？就是無明。但是這兩種妄見，也可以說從另外一方面看，佛其他的用意，也是很妙，是什麼？就是要顯我們的真心。佛常常用這個方法，在佛教裏邊，教化眾生也是常常用這個方法，看不好那一方面，就顯出好的那一方面。也是告訴我們什麼都不可以得到。佛把那個妄取消，取消了以後，真的那

個妙就現前。

上人：女界沒聽見啊？

(上人講解同一段經文)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睹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佛悲心切切地不憚其煩，對阿難又解釋說，云何叫同分妄見呢？前面是講的別業妄見，這是同分妄見。同分妄見，是所造的業相同，大家都有一樣的業。可是這種業雖然是一樣，那麼人的面貌各有不同、人的環境各有不同、人的行為各有不同。雖然不同，可是同造這一樣的業，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為，又聚集到一起了，這叫「同分妄見」。這種見是由業發生的，由你大家造什麼業，受什麼果報，聚集到一起，所謂「善一夥，惡一群，什麼人就找什麼人」，什麼人也遇著什麼人，什麼業也遇著什麼樣的果報。在不同地方造的業，在同一個地方來受果報，因為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因為他是這一類的。

「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佛說阿難！人的妄想所造成這個南閻浮提世界，除去大海水的外邊，「中間平陸有三千洲」：中間有一些個陸地，這個陸地有三千大洲。為什麼叫洲呢？就因為有水。有水的地方，又有陸地的地方，所以叫洲。我們這兒正處於南瞻部洲這個地方。「正中大洲，東西括量」：這個大的洲，包括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大國凡有二千三百」：這個大的國家裏邊又包括有小的國家，所以舉其大的、人都知道的，有二千三百那麼多。「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那麼小的國家，在一個小洲裏頭，或者有三兩百國的，或者又有一國的，或者又有兩個國家的，或者又有三十個國家，或者四十個國家，或者五十個國家，這多少都不等。

「阿難，若復此中」：可是阿難！你要知道，就在這些國家裏頭，「有一小洲」：就在這個大洲裏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其間祇有兩個國家。一個國家的人就惡業充滿，一個國家的人就善業充滿。那麼這個惡業充滿的人，就同感惡緣，一起感到有這個惡緣。怎麼叫惡緣呢？就有一些個不吉祥的境界

現前，所謂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現乎蓍龜，動乎四體，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又說：「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這個國家有一些個不祥的境界現前，這就因為國家的領袖沒有德行，沒有智慧。因為沒有德行，他就沒有智慧；沒有智慧，也就沒有福報；沒有福報，所以老百姓就跟著遭殃了。

在中國商湯王的時候，他說過這麼幾句話：

予小子履，
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
朕躬有罪，毋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予小子履」，履就是商湯王的名字。「敢用玄牡」，敢用黑牛來祭天，「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我敢告訴這個最大的上帝。皇皇就是最大的樣子；后帝就是上帝。告訴上帝什麼呢？他說：「朕躬有罪，毋以萬方」，他說朕躬我一個人若有罪，不要加到我萬方老百姓的身上。「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他說萬方老百姓他們如果造了罪業，那不是他們的罪業，那是我的罪業。為什麼呢？我做他們的領袖、做老百姓的代表者，所以老百姓沒有好，還是我沒有好，我沒有把他們教化好了，所以「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萬方的人若有罪，都是在我的身上。這是中國古來賢聖的國王，他以過錯自責，責罰自己，不責罰老百姓，所以後人稱他為聖君。

「則彼小洲當土眾生，睹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珥玦，慧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那麼無論哪一個國家若有災難重重，這都是當局執政者沒有修德行仁，所以才有這種的飛災橫禍。總括起來，有月、星、日這三種。那麼月也有災禍的表現，你等這個惡緣現出來的時候，不是天旱，再不就是水澇，再不就是地震，再不就是山崩，這是常見的一種災難。又有非常見的，好像這個暈適珥玦、慧孛飛流、負耳虹蜺，這都是災難的表現。

什麼叫暈呢？暈，就是那個惡氣圍繞著月光，在日月光的上邊，這叫「暈」。那麼古來漢高祖被匈奴所困的時候，那個月就現月暈七重。所以漢高祖當時也就遭難了，

被匈奴給困住，幾幾乎沒有把他抓住殺了，這是月現的災。適，就是黑氣把月光遮住了。珮，就是有一種好像環，環繞這個月，這是個「珮」。那麼玦就是環繞一半，像那個月戴這個玦牌似的。這是月光的災難，凡是月光有這種情形，這都叫不正常了。可是這種別業妄見，就這一個造惡業的國家看見，造善業那國家就沒有，雖然兩個國家是挨著，那麼一個國家就看得見，一個國家就看不見。

彗，就是彗星，在中國俗稱就叫「掃把星」。這個星它是光芒四射的、很長的，這麼一個星，這叫「彗」。孛，也是光芒四射，可是它這個短，這是「孛」。飛，這個星是從空中那麼橫過去，中國叫它「流星」，又叫「賊星」，有土匪，就是這個飛，這個星星它在空中飛。流，就是那光芒下注，這叫「流星」。它那個光也是很亮的，射到人間來。這個都是非常的一種災難的表現，這是星辰示現的一個惡境、一個惡的兆。

那麼日有這個「負」，在那個日的上邊，這叫負，也是惡氣在太陽上邊。若在太陽旁邊，這就叫「耳」。虹蜺，就是雨過天晴的時候，這一般人常常見的，不過見的有的不是那麼惡的，普普通通下雨晴天常常見著那個，俗語叫「虹（音槓）」。早晨見著這個叫「虹」，晚間見著的叫「蜺」。這種有災禍的虹蜺，它看起來總是屬陰的，不是那麼光彩。雖然也看著那麼花花綠綠的，好像很好看似的，可是那裏頭有一股煞氣在裏頭藏著，你會看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不吉之兆。

「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所以同樣兩個國家，一個國家就看得見這種的惡緣，一個國家就看不見。所以這叫「同分妄見」，就是造一樣的罪業，他們就看得見；沒有這個罪業，就看不見。

翻譯者：國家將亡，必有？

上人：「必有妖孽」，妖孽就是不吉祥的事情發生。

翻譯者：還有下邊呢？

上人：「現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現乎蓍龜」，乎，就是「之乎者也矣焉哉」那個「乎」嘛！蓍是一種蓍草，龜就是 turtle。古來人用這個蓍草來占卦的，不知道什麼事情，就給它占卦，一占，就很靈的。「動乎四體」，或者在這個胳膊、腳上生什麼病啊！「禍福將至」，有禍也先知道，有福也先知道。禍福要來的時候，「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好的一定先知道，不好的也先知道；就是吉祥的也會現出來，不吉祥的也會現出來。

本來很多話想要講，我怕你不會翻譯，所以也就不講了。是啊！我講起來，有很多的道理要講的，我也不會翻譯。

弟子：會！會翻譯。（然後有另一位弟子出來翻譯。）

《回本文》

【註三】

(補講經文，一九七四年)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睹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慧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阿難。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

阿難。如彼眾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眚即見勞。非色所造。然見眚者。終無見咎。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見所緣眚。覺見即眚。本覺明心。覺緣非眚。覺所覺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眾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彼見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

阿難。如彼眾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國。彼見圓影。眚妄所生。此眾同分。所見不祥。同見業中。瘴惡所起。俱是無始。見妄所生。例閻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眾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

(上人講解)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

這一段經文是說這個「同分妄見」。有同分妄見，有別分妄見，別分就是互相見的不同；同分妄見，就大家相見的一樣，所以就舉出一個國來做為比喻。「云何名為同分妄見」：怎麼說叫做同分妄見呢？「阿難」：你注意聽，你注意啊！我告訴你。

「此閻浮提」：說是這個南閻浮提，「除大海水」：除去一切鹹水海這個大海水。「中間平陸」：在這個海的外邊有平陸，就是陸地。「有三千洲」：那麼在這個陸地上有三千個洲。「正中大洲」：在三千洲的中間這個大洲，「東西括量」：東西南北這包括度量，就是數（音屬）量它有多大。「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大的國家有兩千三百那麼多。「其餘小洲」：其餘的，在這個小的島子上、小的洲，「在諸海中」：也是在這個海裏邊的小島。「其間或有三兩百國」：這個小的洲裏邊，有的國家或者有三百國，或者有兩百個國家，不一定的；「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或者有一個國家，或者有兩個國家，或者也有三十個、四十個、五十個國家，這沒有一定的。

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睹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慧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

上人：這一段經文，果修先講一講。

果修：我沒有本子。

上人：我不管你有沒有本子，因為你也講過《楞嚴經》。那麼你沒有本子，你聽什麼呢？我講《楞嚴經》，你沒有聽？

果修：聽過。

上人：那麼聽過，你現在沒有本子，你看什麼呢？你聽什麼呢？你連個本子都沒有，怎麼會聽我講？找不著了？

果修：找不到。

上人：哎！你們原來在這兒都不是聽經呢！。

果修：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

上人：欸！你不必念了，你就講就好了。

果修：佛再說，譬如有一個小洲，在小洲裏邊有兩個國家。在一個國家，所有的人看到很多不吉祥的事情，或者他們看兩個太陽在天上，或者看兩個月亮。這些東西我都不知道怎麼樣念，但是我知道一個是掃把星，或者…

上人：那你講的時候怎麼講的？

果修：一個星球在虛空很快落到地上。他們看在天上有很多不吉祥的表現，在一個國家所有的人看到。可是旁邊這第二個國家沒有人看到，他們都不會看見這樣不吉祥的事情。雖然他們在很近，好像在一起，他們看天上是一樣的…

上人：還沒有到那一段文呢！你就講這段文，除了這段文的意思，不要講。

果修：「彼國眾生，本無所見，亦復不聞。」所以他們…

上人：沒有講到那兒，你講那兒幹什麼？這一段你都沒有講完呢！

果修：在我的本子，沒有這個一段一段的，再繼續。

上人：那麼現在你在這兒聽什麼呢？你怎麼聽經連個本子都不要？這是什麼意思？你頭先幹什麼來著？

果修：我就是在那兒聽。

上人：在那兒聽，那你連個本子都沒有，你聽個什麼？我念到什麼地方，你都不知道？這一段文你還沒有講完呢！

果修：這個「負耳、虹…」，這幾個字不認識。因為上人沒有講，我沒有聽，所以不明白，我也看了圓瑛（《楞嚴經講義》），也看不清楚，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上人：什麼？（對另一個弟子）你來講。看看你們三個，誰會講？等一等果普再講。

弟子：我比她記得不多。

上人：不多，也講一講看看。

弟子：我記得…

上人：那你們平時每一個人都要講《楞嚴經》，那這個地方怎麼講過去啊？你們都誰講過《楞嚴經》？果修講過。

果修：我講過，在這個地方，我看錄音帶沒有，所以我很詳細看圓瑛法師，可是我不會太懂。

上人：這個地方沒有？怎麼錄音帶上會沒有呢？

果修：這錄音上沒有…

上人：什麼道理呢？你們把這個錄音帶怎麼…，欸！這個「法」先滅了。

果修：這個錄音帶上很亂七八糟，前邊在後邊，後邊在前邊，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很奇怪。

上人（歎了一口氣）：你講了。

果逸：有的時候有掃把星，有的時候這個太陽好像有耳，兩個耳。

上人：你講這個文，不是叫你講那個。

果逸：「若復此中，有一小洲」，是說在這個大海的外邊，在這個陸上，有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洲、一座小海島。在這個海島只有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單單一個國家的人，因為「同感惡緣」，就是說他們在以前在一起造很多的惡業，所以有這種不好的因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因為這個，這些個眾生在這個小的國家，「睹諸一切不祥境界」，睹是看見；他們在這兒都看見種種不如意的境界，種種不吉祥的事情發生。

好像「或見二日」，或者看見在天上兩個太陽，這都是表現將有一個很不好的事情要發生，譬如水災、火災之類。「或見兩月」，這是一樣的。「其中乃至暈適珮玦」，暈適珮玦，我可以猜一猜，是好像太陽有的時候，好像有雲彩，或者一個圓形的東西在太陽的外邊，這是說在一個地方可以颳一個很大的風，可以殺死人之類的。「慧孛」，是掃把星在虛空飛來飛去。「負耳虹蜺」，負耳是有的時候太陽現出好像有兩個耳。虹蜺是好像在中國幾千年以前，有一個皇帝，不記得是哪一個朝

代？他好像看見一個小孩穿紅色的衣服。他看見這個，這是不吉祥，是表示很快他這個皇帝的朝代要滅了，沒有了。

「種種惡相」，好像以上所說的，還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不吉祥的相。可是雖然這個小國家裏邊的人都看見，在他們鄰居的那一國家所有的人，只看見一個太陽、一個月亮，也不會看見那麼多不吉祥的東西。這是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的惡緣，所以不會看見。兩個國家在一個小洲，可是只有一個會看見這種不吉祥的境界。

上人：我沒有念到那個地方呢！我再講一講。

「阿難」：佛又叫一聲阿難，說：你知道嗎？「若復此中」：就在這個南閻浮提裏邊，假設另有一個國家、有一個島子，所以說「有一小洲」：就是有一個小的島子。

「祇有兩國」：在這一塊土地上、一個島上，有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雖然在一個島上，可是所感的業報不同。在兩個國家一定有國的界限，雖然這個界限是相接、接連著，可是「唯一國人」：其中就有一國人，「同感惡緣」：這一個國的人就一同受這種的果報，而感到有一種惡緣。惡緣就是不吉祥的事情，就是很多很多的災難，好像打颶風、下大雨。那麼前一個時期，在這個國家的中部颶大風，把人都吹到虛空裏頭去了，然後死了幾百人那麼多，這都叫不吉祥的事情，這都叫惡緣。

那麼你看，一樣在這一個國家，有的人就受這種惡的果報，有的人就沒有。好像三藩市這兒沒有受過這種的惡緣，你就不知道這個痛苦。在中部那些個地方，把房子也都給吹到虛空裏頭去了，把樹木也都連根拔出，都吹沒有了，又有水、又有火，這種的災難，那太多了。

「則彼小洲，當土眾生」：就在這一個小洲的上邊這一個國家的眾生，「睹諸一切」：睹就是看見。看見什麼呢？看見一切「不祥境界」：所有的境界都不吉祥，有的時候這個樹就會說話，你聽著有人在那樹上講話，但是看不見人，這是不吉祥的事情。這都叫怪異，在這怪的事情就是很多不祥的境界。

「或見二日」：或者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就見著兩個太陽。為什麼要兩個太陽呢？這就主於國家有大的變化，或者這個皇帝死了，另外一個皇帝把這個皇帝給殺了，因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上沒有兩個太陽，你見著兩個太陽，這就不吉祥了。或者這個總統把那個總統給殺了，這有兩個太陽的預兆就是對國家不吉祥。「或見兩月」：月亮、太陽，哪一個國家都只有一個，但是他見著兩個，有兩個太陰出現，這也是主於國家不吉祥的。

「其中乃至暈適」：這個暈，「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要是月的旁邊，好像這個水把那個月泡上似的，這暈。「礎潤而雨」，造房子的基礎那個石頭要是有水，就會下雨了。月亮那個轉圈，你看到好像有水的樣子，不一定是水，但是就好像水似的，那麼就會颳風了。月亮外邊有一圈，這叫暈。適，就是有一種黑氣，很昏暗的樣子。暈就是有一股惡氣，這惡氣你總看著它不舒服，很特別的樣子，在這個月亮的周圍、月亮的旁邊有一股惡氣。這適就是有一股黑氣遮著，遮著這個月亮怎麼樣也露不出來，但是這也不是雲彩，這叫適。「珮玦」：珮就好像那環珮似的，在太陽、太陰旁邊，戴著那麼好像女人戴的那種珮一樣的。玦，也都是這個之類的。總而言之，太陽、太陰旁邊不可以有什麼，那麼它有了個東西，這就是不好的現象。

「彗孛飛流」：彗，就是去年所出那個彗星。彗星就是光芒四射，那光射出去很遠很遠的，這是彗星。在中國秦始皇那時候就常常有彗星出現，所以那時候的老百姓都非常地痛苦。這個孛，它也是有光芒出來，但是它出來不長，就像火那個苗子似的，沒有了又出來、沒有了又出來了。彗星這光射得遠，孛星沒有那麼遠，但是它也有光芒出來，這叫孛。飛流，飛就是在空中飛的，從這兒飛到那地方去了。流是流星，這個流星也有的從天上下來好像下雨那麼多，就是那個隕石，石頭從空中下來，就像下雨似的，這是流。

「負耳虹蜺」：負耳，就好像在太陽、太陰上生出像耳朵似的。虹，虹（音紅）就是虹（音槓），不是方才你說看見熒惑星，不是那個。這個虹就是從天上出那個叫虹（音槓），俗語叫虹（音槓），文言叫虹（音紅），虹常常出現。有的說早起叫虹，晚間叫蜺；有的說虹是屬於雄，蜺屬於雌，雌雄；總而言之，就是陰陽的意思，這個天地很不正常的。

那麼雖然是這樣子，但是如果你這國家人心都改變了，也會好的。所以這是「種種惡相」：種種惡相就是不單單所說出來這幾種，還有很多很多的，不過沒有完全提出來說，有大的、有小的，好像颳颳風啊！這都是不吉祥的事情。那麼「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國家要是要興盛了，這一切一切都吉祥；國家要亡了，一切一切都不吉祥了。又說「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這一個人要是有福報的話，那一般老百姓都跟著借光了；要是一個人沒有福了，老百姓也都跟著受苦了。這就看這國家的元首、國家的領袖、這國家的總統，他若有福報，老百姓就跟著有福；他要是沒有福報，老百姓就跟著受苦。這也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的元首代表這一切的情形。

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

「但此國見」：在這一個小洲上有兩個國家，那麼這兩個國家應該有一種共同的業報。可是這兩個國家，一個國家見著這種不吉祥的境界、不吉祥的災難現出來，全國的人都看見。可是「彼國眾生，本所不見」：那麼另外在一個小洲上那個國家，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眾生本所不見，就看不見，沒有見著這種的境界。「亦復不聞」：也聽不見這種不吉祥的聲音。所以這叫同分妄見，這一個國家業力相同的，就有這種妄見；另外一個國家這個業力不相同，它就沒有這種妄見。

我們金山寺果先的哥哥的兒子在這個月七號往生了，他在電話上請我幫他超度，我已經幫他畫上一點心超度。那麼現在又有方果悟的婆母，她是在哪一天往生的？等一等你們各位也給她立個牌位，或者今天、或者明天立個牌位，早晚做早晚課的時候給她迴向迴向，誦經念佛來幫助她業障消除，早生極樂世界。我也幫助她，送她往生，那麼大家都誠心一點，力量就大一點。

阿難。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

佛恐怕阿難不注意，所以又叫一聲「阿難」！說是阿難，「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我現在為你把這兩種事的因緣，或者進、或者退，那麼互相形容來告訴你。這兩種事就是眼睛上有病和見著燈上有影像，和一個國裏邊同見種種的惡緣，另外一個國就不見。這種種的道理，我用這個進退互相來形容這個道理，來告訴你。

阿難。如彼眾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

佛說完了前邊進退合明這個道理，又叫「阿難」，說「如彼眾生」：好像前邊所說那個眾生「別業妄見」：他是單獨自己這種的別業，特別的這種業，他見的這個景象不真實，見的這個境界不真實。什麼呢？他前邊說，「矚燈光中」：他眼睛看這個燈光裏邊，「所現圓影」：在這個燈外邊都現出來有圓影。「雖現似境」：雖然他看見這個燈上有圓影，好像是一個境界。但是「終彼見者」：可是你究竟一研究這個道理的話，結果是見圓影那個人「目眚所成」：他因為眼睛有病所成就的。

眚即見勞。非色所造。然見眚者。終無見咎。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

「眚即見勞」：這個眼睛上有毛病，所以在這個見上就發生了一種妄見，這種妄見就叫見勞。「非色所造」：這不是外邊真有這個境界、真有這個色相所造成這種的見勞相。「然見眚者」：然而見到這個燈光上有圓圈，和這個見有了毛病，「終無

見咎」：這和本來見性那個見是沒有關係的，不是那個見性有了毛病，是眼睛有了毛病。「例汝今日」：好像舉一個例子，阿難你現在「以目觀見」：用你的眼睛看見種種的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一切的國土，「及諸眾生」：和所有的一切眾生。

「皆是無始見病所成」：你所看見的這種境界，這都是在無始劫以來，無明的見病所形成的、所成就的，這也都是一種虛妄。

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見所緣眚。覺見即眚。本覺明心。覺緣非眚。

果逸講一講這一段文。

果逸：「見與見緣」，是說這個能和所，雖然「似現前境」，好像是實在的，實際上原是我的覺明。「見所緣眚」，本來我們的見性是本覺妙明，可是因為依真起妄，由一念無明，這個真心轉，成了見分和相分，這是好像一種病。雖然「覺見即眚」，現在好像生了病。「本覺明心」，我們的本覺、本有的清淨妙明真心，本來沒有什麼病。「覺緣非眚」，這個覺和所覺，這又說這個能和所是好像一個病。可是「覺非眚中」，所知道的這個覺，就是這個明心、本來的明心，本來沒有一個病。

上人：沒講到那兒呢！「見與見緣」怎麼講？就講這一句。

果逸：「見」，或者是這個能和所？

上人：怎麼樣？能、所怎麼樣？

果逸：這個能見和所見。

上人：能見的是什麼？所見的是什麼？

果逸：這個「見」，不是見性，就是見。和這個「見緣」，見有幾個緣，應該有因和什麼之類的，我忘了是什麼？

上人：果修你講呢？果修，講這一句。

果修：這一句？

上人：嗯！

果修：我已經看過圓瑛法師。

上人：你看過，那你再講一講看看。

果修：他說這個「見」，是三細相的第二相「轉相」，也是見分，見分和相分，這是屬於見分。這個「見緣」，他說是三細相的第三相「現相」，他說這個屬於相分。

上人：嗯！有什麼意見沒有？沒有甚麼意見，我們今天這個 Lecture 就算講完了。

「見與見緣」：頭一個「見」字，就是能見的見分；第二個「見」字，見緣這個「見」，就是所見的相分。這個能見的見分和所見的相分，「似現前境」：都是現出來好像前邊這個境界。前邊所說這個人眼睛若有了病，就見燈光會有個圓影；人的業障若有了障礙，就會見這個國土有種種的不祥。可是在這一個國的人看見，那一個國人就看不見；那麼眼睛有病的人就見著圓影，沒有病的人就看不見。以這一個有病的人眼睛見圓影，譬喻全國的人見著這種種的災相，這都是唯業所現，業障所現出來的，眾生造業就要受果報；那麼因為有眼病，就見圓影，這種種的情形，似現前境，好像前邊這個境界。

「元我覺明」：這個和我本來的覺明、這種覺性是沒有關係的。「見所緣眚」：這是因為這個眼睛有病了，才見著這種的病。「覺見即眚」：你明白了這個「見」是眼睛有了毛病了，才有這個眚。「本覺明心」：本來自己這個見精，自己這個本覺的明心，妙明真心，「覺緣非眚」：能見著「見」這個覺性，它沒有毛病。

覺所覺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

「覺所覺眚」：這就是能覺這個所覺這眼睛的病，你能覺悟所覺這個眼睛病，這就是能見的見，那個真見的見精。「覺非眚中」：這個覺不是能見病的那個覺，不是能見病的那個見。「此實見見」：這個覺就是真正你那個見精的見，你能見到眼睛病的那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你怎麼又可以說這個「見」字，就是覺聞知見那個見呢？覺聞知見那個見，它不是這個真見的見精。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眾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

以前邊所說這個道理，那一國所有人的妄見——同分妄見，和單單一個人的別業妄見，這都是一樣地虛妄。「是故汝今」：因為這個，所以你現在「見我及汝」：你能看見我——佛這個身體，和你自己的身體。「并諸世間」：所有世間一切的形象。

「十類眾生」：眾生本來是十二類，現在去這個無想和無色，所以是十類的眾生，因為無想、無色是看不見的，所以現在只十類的眾生。「皆即見眚」：這都是你這個「見」的虛妄，都是別業妄見、同分妄見這種虛妄的毛病。「非見眚者」：不是

你這個本覺明心，不是你這個真正的見精它有了毛病了，不是的。

彼見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

「彼見真精」：能見的那個真正的見精，「性非眚者」：它的本體不是有毛病的，是那個眼睛有了毛病了。所以說「故不名見」：所以你那個眼睛有毛病，見著圓影，這不是那個見精，不是那個真見的本體。

阿難。如彼眾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國。彼見圓影。眚妄所生。此眾同分。所見不祥。同見業中。瘴惡所起。

「阿難」：佛又叫一聲阿難啊！說「如彼眾生」：好像那一般的眾生，「同分妄見」：一起看見這種種的不祥、種種災難，這是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譬如這一國，也是一切眾生同見這個妄見，那麼這一人也是有別業，他單單見著這個圓影，所以例彼妄見，別業一人，就比例這個妄見的別業一人。「一病目人」：這一個病目人，「同彼一國」：和那個一國都有這種虛妄的見，「彼見圓影」：這一個人見著圓影，和一切眾生見到種種的災難。「眚妄所生」：這都是有毛病了，才有這個虛妄生出來。「此眾同分」：這一國這個眾同分，「所見不祥」：所看見這個不吉祥的。「同見業中」：這是眾同分裏頭、同見這種業裏邊，是「瘴惡所起」：因為瘴惡、這種業障、這種惡緣所生出來的。

俱是無始。見妄所生。例閻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眾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

前邊所說這個別業妄見、同分妄見，這「俱是無始見妄所生」：這都是這個見上，無始以來由無明生出這個虛妄的見，才有這種的境界。「例閻浮提」：那麼以前邊那一國和一人，比例這個南閻浮提「三千洲中」：三千個大洲裏邊，「兼四大海」：和這個四大海，「娑婆世界」：這堪忍的世界，「并洎十方」：和所有的十方「諸有漏國」：所有一切的國土，這有漏的國就是眾生沒有了生死。「及諸眾生」：和所有的一切眾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都是這個覺明無漏妙心裏邊的「見聞覺知虛妄病緣」：都是這個見聞覺知生出來一種虛妄的毛病這種緣。所以「和合妄生，和合妄死」：那麼這眾緣和合虛妄而生，眾緣和合虛妄而死。

時間也到了，禮拜一再講。

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

淨本心。本覺常住。

前邊所講這個依報和正報，依報就是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謂之依報；正報就是我們人這個身體。依報有成住壞空，正報就有生老病死。什麼叫成住壞空？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一增一減，這叫一個劫。從八萬四千歲，每一百年，身量的高度減去一寸，壽命減去一歲，減到人的壽命到十歲上，然後再增，也是一百年，壽命增加一歲，身量的高度增加一寸，增到八萬四千歲，這叫一個劫。那麼一千個劫叫一個小劫，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四個中劫是一個大劫。

所以這個世界成，要二十個小劫的時間；住，也是二十個小劫；壞，又二十個小劫；空，又二十個小劫，所以這叫成住壞空。成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住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壞二十個小劫也是一個中劫，空二十個小劫也是一個中劫，所以成住壞空這四個中劫合起來，這叫一個大劫。那麼在依報上有成住壞空，在正報上就有生老病死，我們人二十年生長、二十年住、二十年病、二十年的期間是預備死了。

這個生死，有分段生死，有變異生死。怎麼叫分段生死呢？分就是你有你一分，我有我一分，這是分。段就是你有你的形段，我有我的形段，你的形段是五尺六寸，我的形段就五尺九寸，那麼另外一個人的形段就三尺三寸，這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形段，這叫分段生死。凡夫有分段生死，二乘有變異生死。什麼叫變異生死呢？他念念遷流，念念生，這是個生；念念滅，這是一個滅，是一個變異生死。那麼二乘人有變異生死，他分段生死雖然了了，變異生死還沒有了。

生死就是以無明為因，以業識為緣，這個因緣和合，有了生死，所以說「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無明和業識這種和合的緣，及不和合的這種關係。「則復滅除諸生死因」：那麼這樣就把分段的生死和變異的生死這個生死因都滅除了。「圓滿菩提」：這時候生死因滅除了，就得到涅槃的妙果，圓滿這個菩提，「不生滅性」：得到這個不生滅性了。「清淨本心」：那麼這個不生滅性，就是一個清淨的本心，也就是那個真心，「本覺常住」：這是那個本覺，常住不變的自性。

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

破這個和合及不和合生，阿難還有這種懷疑，所以佛再說一說這種的道理，那麼說明了這個見性就是這樣子。所以就先責怪阿難，他說了，「阿難」啊！「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說阿難，你啊！你雖然以前明白我所講的本覺妙明這個道理，本覺妙明這個性不是屬於因緣的，也不是屬於自然的。可是「而猶

未明」：這就是責備他，說你還沒有明白「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這個覺元，就是本覺妙明。這個本覺的妙明，也不是和合生，也不是不和合生。和合生，就是無明和業識和合而生的；也不是不和合生，你以為它和合生，或不和合生，這都是不對的。

那麼前邊所說這個因緣、自然，自然的外道，這叫神我的外道，他有個「我」，這個我就是「神我」。他就這麼樣想了，想什麼呢？他想在這個相分的外邊，自然就有一個見分，這個見分就是他所謂那個「神我」，就變成一種外道的知見。這個因緣的外道他就想了，他說這個相分外邊沒有一個見分，他所以就說「無我」，沒有一個我，就是這個相分。又有計和合的，他說無明和業識和合，而有這個生滅，這個生滅相和生滅性是互相夾雜的，他們兩個分不清的，他是這麼樣想，所以說和合。不和合的，他就想這個生滅的相和不生滅的性，不是一樣的，誰和誰都沒有關係，所以他這個是計不和合的。那麼這四種都是外道的一種思想，不是佛所說的這種道理。

現在佛就恐怕阿難也迷到這個上邊，所以再來把它說明了。那麼這個生滅和不生滅，妄和真，就是在這個妄的時候，那個真也沒有離開；在這個真的時候，那個妄也存在的，不是不存在。好像這個手，手心和手背它雖然是兩個，但是你反過來就是。這個生滅相和不生滅性，它也是一個的。那麼好像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都是這種道理。但是佛知道阿難還有所懷疑，所以就對他說這種的道理。

我們學佛法，一定要把《楞嚴經》研究明白了它。《楞嚴經》是生大智慧的，你想要自己有正知正見，開大智慧，所以必須要明瞭《楞嚴經》。這《楞嚴經》是破邪顯正的，把一切的天魔外道都給破了，顯出我們人本有的正知正見。可是在佛法將要滅的時候，最先滅的就是《楞嚴經》，《楞嚴經》先沒有了。所以我們要是護持正法的話，就要研究《楞嚴經》，明白《楞嚴經》，保護《楞嚴經》。

在佛法將滅的時候，世界就出來一些個妖魔鬼怪、邪知邪見的人，他有世智辯聰，世間的智慧他有，辯論的能力他也有，所以他就提倡說《楞嚴經》是假的，叫人不要相信它。為什麼他說《楞嚴經》是假的呢？就因為《楞嚴經》把他所有的毛病都給說出來了，把他這種的邪知邪見都給說出來了，如果有《楞嚴經》存在，那麼他自己這個邪見就沒有人相信了；若沒有《楞嚴經》了，那麼他這邪知邪見就把人都會迷惑住，所以他提倡說《楞嚴經》是假的，這個就是一種魔王現身。所以我們學佛法的人，對這一點特別要注意、特別要小心！不要被魔王這個邪知邪見所轉，改變你的思想和見解。

誰有什麼意見沒有？

弟子：我們是不是也講《楞伽經》？

上人：《楞伽經》是講禪宗的道理，那和《楞嚴經》又不同了。在佛教裏頭，菩提達摩傳這個禪宗，以《楞伽經》為主；這個《楞嚴經》是代表整個佛教真正的智慧。

上人：有沒有問題啊？

弟子：菩薩會不會現一個外道師父的相？

上人：一切法皆是佛法，皆不可得，一切都不可以執著的，你若執著，就不是佛法；你不執著就是佛法，執著就是魔法。

弟子：Charles Luk 翻譯的《楞嚴經》是不是好？如果不是，只懂英文的人應該看什麼？

上人：有的地方對，有的地方不對，他那個很多很多地方都錯誤了。我們這兒現在正是研究翻譯這個《楞嚴經》。他所翻譯的完全和這個經本來的意思不相合的，好像他說西方人不歡喜〈楞嚴咒〉、不讀〈楞嚴咒〉，這是完全一種錯誤的。《楞嚴經》上如果沒有〈楞嚴咒〉，那根本就沒有因緣說《楞嚴經》。《楞嚴經》它主要地就是讚歎〈楞嚴咒〉，那麼 Charles Luk 他公然就說這個咒是沒有用的，不要了，這和佛說《楞嚴經》的宗旨完全不相合了。

上人：還有沒有問題？

弟子：我聽說佛說一切的經典都是方便說法，都是為了令弟子明白《法華經》而說的。而且到了末法時代，其他的經典都失去它的力量，只剩下《法華經》有真正的力量。

上人：不錯！一切經典是為《法華》而說的，但是《法華》也是為的眾生要成佛而說的。可是最後法滅的時候，不是剩《法華經》，不是只有《法華經》在世界上，是只有《彌陀經》。在佛法都滅了之後，就單單《彌陀經》在世界上存在著。那麼《彌陀經》存在一百年以後，又滅了，就只有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在世界上存在。至於這個《楞嚴經》是開智慧的，開智慧的是《楞嚴經》，成佛的是《法華經》。《楞嚴經》是破除一切天魔外道的，它也可以說是為著《法華經》而破這個天魔外道，令人都修《法華》。《法華經》是成佛的，修那種行門也就是為的成

佛。

上人：明天你那個卷五那兒也有一段沒有錄音帶嗎？

弟子：十四片。

上人：怎麼那麼多？

弟子：是。因為他們錄的時候，錄到前邊那上面，所以有很多都沒有。

上人：你們怎麼搞的？搞得都沒有了，講出來的錄音帶你們都保不住它，啊！你們這些個人真是太可憐了！Okay.
